

致 六四天安門事件受難者及家屬



六四诗集

康英时题



六四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會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7巷17弄4號

No. 4, Alley 7, Lane 147, Sec 3, Sinyi Road. Taipei 106, Taiwan

Tel: +886-2-2708-0100 Fax: +886-2-2708-1148

Web: www.tfd.org.tw

初版一刷 2007年5月 定價 NT \$38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發行人：蔣品超

著作者：六四天安門事件等百餘位相關詩人合著

封面題字：余英時

美術設計：英子

出版發行：六四文化傳播協會

地址：410N Rural Dr. Monterey Park, CA 91755, USA

電話：1-626-416+8178

(本書感謝由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等支持全球民主與人權發展單位贊助出版)

詩集

主編

蔣品超 國際網路史上首例經專業研究機構研究揭示遭國際大型網路公司（Google）封鎖作者、臺灣第三屆總統文化獎被提名詩人、中國原武漢大學新聞系教師。

編委

- 王丹** 六四天安門廣場前學生領袖、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三次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多項國際人權大獎獲得者、世界華文作者協會第一屆“世華文學獎”新詩獎獲得者。
- 張伯笠** 原六四天安門學生領袖，北京大學作家班學生，六四期間北京大學學生《新聞導報》總編輯，臺灣聯合報小說獎、美國華盛頓郵報最佳圖書獎獲得者。
- 陳破空**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自由亞洲電臺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 袁紅冰** 六四學生運動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組織者，中國原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中國原貴州法學院院長。
- 盛雪**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加拿大記者協會深度新聞調查獎、加拿大少數族裔新聞記者獎、加拿大全國雜誌獎獲得者、加拿大卡爾頓大學駐校作家。
- Caitlin J Anderson**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顧問

- 余英時**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格人文研究獎（The Kluge Prize for the study of Humanity）得主。
- 林培瑞**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
- 司徒華** 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
- 蔣亨蘭** 美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
- 王軍濤** 六四學生運動期間政府與學生協調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 傅希秋**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會長。
- 曾建元** 前臺灣智庫法務部副主任，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 胡志偉** 前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文學委員會主席。
- Amber Jia** 美國第十四大上市公司UnitedHealth亞裔市場部總監。

目錄

序言

《六四詩集》編輯顧問委員會 編者的話

王丹	16	《六四詩集》出版的意義
鄭義	18	詩所預言的審判與復活

chapter 1: 天安門運動廣場及蒙難者作品

北京大學作家班作品	26	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當年廣場流傳作品	28	我們都在哭泣
北京大學學生作品	29	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張伯笠	31	長相思·雨夜送耀邦
王丹	33	獄中詩·相信
	34	關於園藝，我們知道什麼呢？
駱一禾	36	黎明
老百姓	38	有沒有腦袋都一樣了
鮑彤	40	煉獄
喻東嶽	41	仍然——我的宣言
應去	42	六四子
袁紅冰	44	祭壇
	45	獻祭
	46	紫色的痛苦

劉曉波	48	體驗死亡
	55	記憶
陳破空	61	血啊，母親身上的血
	63	畫面：六月四日
蔣品超	65	沉沉的一握
	69	你走了，誰來認領這無情的歲月
	71	六四，我的孤絕的黃鶴
	73	堅持
廖亦武	75	大屠殺
師濤	81	疼痛
	83	仰望北京
	85	六月
	86	安息日8首
	92	復活
馮海光	96	最好的現代派詩
林自勇	97	冬鳥
胡曉舟	102	致中國
曾祥文	108	獄別
陶君	114	十七年了
楊春光	119	青春流血的黎明
崔鶯鶯	124	自由，親愛的
安田	129	失去自由的狗

chapter 2: 民主人士作品

蕭強	132	北京詩箋
盛雪	141	時間是長是短
	144	留住火種
	146	六月的風
	148	我要活著
	151	記憶與背叛
楊建利	154	坦克與詩
楊煉	156	廣場
顧城、楊煉	159	悼詞
北島	163	悼亡——為六·四受難者而作
	165	夜歸
	166	東方的想像
黃翔	168	祭奠——懷念偉大的1989年6月4日
	169	給天安門母親
貝嶺	170	紀念——為“六四”受難者
杜導斌	172	六四日記
鄢烈漢	174	正義必勝
	176	野火燒不盡
俞心焦	177	主義
	179	黑夜頌辭
鄭貽春	183	那一夜

	186	蟲子
任曉町	188	八九如詩 六四當歌
張林	197	一場惡夢
林輝	200	心中的鮮花——獻給“六·四”無名死難者
杜智富	202	光輝的十月
林牧晨	205	格爾尼卡
歐陽小戎	207	為牢獄而作的歌
	210	一個女鬼的告別詞
鄭存柱	213	滿江紅——六十四周年有感
張熾恆	215	最後的脊樑
雨人	216	獻給懷念——給我曾經二十歲的同齡人
井蛙	218	六月四日，我該如何是好？
牟傳珩	222	楓葉
東海一梟	224	“六四”十五周年祭
張子霖	226	自由理想
林泉	228	紀念六四

chapter 3: 民間人士作品

白樺	230	再生
趙思運	232	無題
	234	喪失
	235	一顆子彈

	236	木樨		288	太陽
徐江	237	悼念一個北京的孩子	趙造	289	中國，請你推平天安門
張曉平	241	農家的小樹	雨文周	291	別後
成朴	243	自由神	娜仁花	293	清明
朱紅	245	記憶	冷楊	295	時光之外
曾德曠	247	紀念日	鄧洪複	297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個人的話
平林舟子（林林）	250	致屈原		299	死亡的歌
	252	懷念愛國的事	古島	300	制服沒有什麼不好
	254	六月四日我把手放在額頭上	西嶺	302	六月
簡楊	255	六月五日	方舟子	304	最後的預言
Cannon	259	夜遊山海關老龍頭——悼六四		306	會有這樣的時候
孫凱	262	還記得嗎？那一年		308	我只是站在這裡靜靜地看著你
林莽	265	挽歌	馬連環	310	日曆
方人	267	黑夜與良心	謝海南	312	懸賞通告
	269	沉默	聞雨	313	百年孤獨
周倫佑	271	看一支蠟燭點燃	陳以信	314	自由的想像
	273	戰爭回憶錄	非楊	317	怪胎
	275	在刀鋒上完成的詩句無法轉換	夢喬	319	六月，每天都有一顆星星在墜毀
	277	想像大鳥	草根	321	不要在六四凌晨懷孕
水古	280	失蹤的六月		323	六四是一把刀子
亦布	283	六月印象	茅境	325	扭動，抽搐
雨地	284	“六·四”九周年祭		326	六四招魂
天嵐	287	亡靈（外一首）	中貞	332	《十八魂》節選

力刀	334	國殤祭四章
勒輝	336	京華、詠史
文冰	337	1989登居庸關感懷

chapter 4：海外人士作品

余光中（臺灣）	339	媽媽，我餓了
鄭煥章（臺灣）	341	今年的粽子
Leslie Levy（美國）	342	仍然沸騰
	345	活在人間的毅力
	347	黑社會
曉鳴（加拿大）	350	趙紫陽之死
詹雅淳（臺灣）	351	眼淚
圖雅（美國）	354	紀念六四
	355	戰士
伍木（新加坡）	356	天安門——給六四難人
	358	土地
MIST（美國）	360	媽媽，我已不能回家
易明	363	母親
雪陽（英國）	364	母與子——獻給丁子霖和所有天安門受難母親
	366	誰對不起我們
	368	最後的詩
唐夫（芬蘭）	370	曾經的皇城岩漿

chapter 5：六四歌曲

佚名	374	等待——獻給絕食同學
鄧麗君演唱	376	我的家在山的那邊
梅豔芳演唱、潘偉源作詞、倫永亮作曲	378	四海一心
李壽全、李宗盛、陳復明、童安格等詞曲	380	歷史的傷口
羅大佑詞曲	382	彈唱詞（別後）
崔健詞曲	384	最後一槍
楊銀波詞、盤古樂隊曲	386	不滅的理想
菲利浦·摩根詞曲、圖雅譯	388	血流灑在那個廣場
金佩璋詞曲	391	毋忘六四
金佩璋詞、李鎬俊曲	392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桑梓詞曲	394	六四之歌
佚名	396	堅持到明天
佚名	397	重返廣場
《六四詩集》編輯、顧問委員會	398	編者的話

《六四詩集》出版的意義

王丹

〈六四〉十八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海外流亡的六四學生和當年參與運動的人士組成編輯委員會，準備出版一本《六四詩集》，作為十八周年的獻禮。我個人認為此舉相當具有意義，因此欣然參與。

說它有意義，首先是因為六四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多年以來在人們的記憶中總是以政治的面目出現。其實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不會只是單一的面向。我們看到的示威、靜坐、策劃、乃至他們的鎮壓，都只是六四事件政治的一面，但是作為當初以善良願望參與的經歷者，我們腦海中其實清晰記得的是那些非政治的，人性的，甚至是文學性的一面。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尚無一本從文學角度全面展示當年六四事件的歷史文獻。因此，《六四詩集》從這個面向呈現人們對六四的回顧與反思，可以使六四的形象更加豐富真實。

第二個意義是，《六四詩集》的出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凸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文學與政治發生關係，首先是因為二者都面對社會，面對組成社

會的個人。文學與政治的互動也是在社會這個層面上進行。二者都是一種社會事實，社會把二者聯繫在一起。二者也都具有社會功能：政治治理社會，文學安慰社會。對於追求人類進步的人們而言，文學與政治都是重要的手段和活動領域。文學是改進人們對人類自身的理解，而政治則試圖改變政府政策、國家領導人和制度來改進人們的生活、命運和社會正義狀況。在推動人類進步和改善人類社會的事業中，這兩方面活動需要也常常相互幫助。政治改進總是為文學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而文學可以為社會整體創造政治進步的精神動力和幫助進步政治力量動員民眾。文學並不總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貴族獨自享受的文化奢侈品。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曾經對於人們擯棄“四人幫”起過難以替代的政治啟蒙作用。美國歷史上《湯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譽為導致美國內戰從而解放黑奴的作品。文學領域最負盛名的諾貝爾文學獎中的道義關懷往往是政治關懷。邱吉爾竟然因其許多政治演講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些事例有力地表明文學對政治的功用是如何重要並被政治和文學界所鑒賞。

最後的意義是，希望詩集的出版可以繼續幫助人們記住歷史抗拒遺忘。今天極權者最希望的就是讓六四慢慢地從人民的記憶中消失。這樣，他們就可以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惡，就可以日後在必要時再複製另一個六四。我們紀念六四就是為了讓這可怕的可能性不再發生。只有讓歷史悲劇鮮活地存在人民心中，極權者才會有所顧忌。畢竟他們再強大，還是一個犯罪者。否則，他們就不會《六四詩集》還沒出版，他們就在內地查繳翻版了。

詩所預言的審判與復活

鄭義

我想我不是為這本詩集作序的最佳人選。但朋友們真誠相邀，惟有從命。對於詩，我沒有專門的研究。這篇短文所談論的，僅僅是一位八九民運親歷者對於詩的一點點感受。書稿匆匆看過，選得不算精粹，編輯體例也還有加以改進之可能。尤其希望將來再版之際，能夠徵集到更多的現場詩歌。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國，那真是一個波濤洶湧的詩的海洋！

光陰荏苒，八九民運被絞殺已經快18年了。18年的歲月，不算漫長也不算短暫。屠城槍聲中出生的孩子，如今已然長成門扇高的姑娘小夥兒。18年的一棵樹，也成了合抱的棟梁。然而六四的血沒有凝結，還在靜靜流淌。死難者的魂魄，還和夜風一起四處徘徊。有詩句這樣說：“……六四老了，掉了幾個牙齒/十七歲的六四不是少女/她被命運拋棄，被愛人遺忘/她長長的指甲沒有修剪，凌亂的白髮沒有梳理/或許你在半夜三更看到一個遊蕩的女鬼/那就是我們深愛過的六四啊……”。(茅境：《六四招魂》)寫的是帝國的冷血和民眾的遺忘。18年了，

世界和我們一同期待。期待什麼？超度與審判。每一位心智健全的人，都會在心底作出類似的預言：“會有這樣的時候/怎能沒有這樣的時候/一年復一年，不會太久/在同一個永遠的日子/以心底的淚水釀造祭奠的薄酒/一起等待最後審判的鐘聲越來越近”。(方舟子：《會有這樣的時候》)

——在這裡，我想離開政治說一句詩歌：其實，詩歌超越人世間一切權柄，她不僅可以預言審判，她自己就是最後的審判。

詩歌有一種神奇的性質。

18年前，我們唱誦著詩與歌走上街頭，爆發出火山般的對自由的渴望。他們呢？他們用武裝直升機的轟鳴和槍彈的呼嘯作出回答。仇恨的履帶，把青年和女神都碾成了碎片。他們似乎勝利了。他們愚蠢的頭腦就是不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詩歌是殺不死的。18年後，我們的詩結集出版，他們呢？他們怎麼不出一本“鎮暴詩集”呢？

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詩歌天生來就不屬於暴君。我指的是詩意，並非那些諂笑的類詩的長短句。真正的詩意，那種美好，不是用金錢與刺刀可以收買脅迫的。

回憶起近18年前春夏之交的那些日子，心底總會漾起如夢的詩意。北大“三角地”大字報欄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校旗飛揚的絕食營地上，到處都有人在抄詩誦詩。那個時候，他們在做什麼呢？他們在調兵遣將，懷著地獄之火般的仇恨，妥貼地萬無一失地安排著殺戮。暴君們天生來就是與詩為敵的。因為詩的真正本質不是諂媚，不是蠻橫，不是仇恨，而是信仰、希望和愛。我們對自由的渴望，對生活的熱愛，與詩是互為本質的。於是，在漫長野蠻的監禁中，在咀嚼

失敗苦果的流亡中，我們仍然不停地吟唱，用詩來對抗苦難與死亡。

有一些細節是難忘的。每日清晨，絕食團廣播站開播，那開始曲並非通常人們可能選擇的鬥志昂揚的戰歌，而是一首温情脈脈的《讓世界充滿愛》：

……當我走過你的身邊
我願帶走你的笑臉
心中沒有一點陰雲
陽光變得更加鮮艷……

當這歌聲如夜霧輕輕漫過廣闊雜亂的營地時，太陽正在升起。廣場東邊，歷史博物館背後魚肚白的天空，迅速暈染上朝陽的霞光。早晨的風，陣陣徐來，旗繩撲打著高高的旗杆，發出如鐘似磬的樂音。

……希望會有那麼一天
再也沒有眼淚仇怨
再也沒有流血離散
共有一個美麗的家園……

——尚未從夢裡甦醒，你就走進另一個充滿愛的世界。那真是一種美好的感覺。

還有那些花，人們不斷送來的鮮花。百合、馬蹄蓮、玫瑰、鬱金香、薔薇、

一串紅、鳶尾、石竹、風信子……那麼多花，廣場幾乎成了花市。（我看見，這些花也曾送給圍城的軍人，在他們還沒被稱為殺人“畜生”之前。）後來，那些嬌艷的花都被士兵的軍靴踏爛了。但在我們的詩行裡，有一朵薔薇正在復活：

……我將默默背起自己的遺骸
爬過鮮血洗滌的屠城之夜
爬過沒有被寫完的青春史詩
爬過五千年歷盡劫難的國土
抱緊理想，爬進最後一泓月色之水

蒼天已在苦難中猝然崩塌
謊言高壓著沈默，而六月
青春史詩的第一朵薔薇
不可凌辱，正緩緩掙出稚嫩的春色
在應聲倒下的地方
在曾經長滿勿忘我的無名荒崗
在母親悲慟的泣影裡，在情人淚濡的羅裙邊
殷紅地綻放

（雪陽：《最後的詩》）

早在槍聲尚未停息之際，詩人白樺已經預言了被屠戮者（小草）必如十字架

上的耶穌一樣復活：

……當春水從人們眼中湧向大地的時候，
上帝微笑著從十字架上走下來，
小草挺起最柔弱也最具韌性的腰肢，
復活必然成為一個莊嚴的節日，
歡歌一如生命，無所不在。
(白樺：《再生》)

朋友們，在困難的日子，要堅守我們的希望與理想，永保歌唱與哭泣的能力。在我們身處的這個墮落的時代，詩就是我們的彌賽亞。詩說最後的審判即將來臨，那鐘聲就必然敲響。詩說被屠戮者將要復活，那節日必不遠了。

2007年3月1日，華盛頓D.C.

chapter 1

天安門運動廣場及蒙難者作品

北京大學作家班 作品

chapter 1-1

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五月，是員警最忙碌的季節，
他們像知了一樣蟄伏在每一條街上。

他們揮舞著羽翼——
在陽光下揮舞著羽翼，
那些羽翼上長滿了蜘蛛網……

同學，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來，
把我的手伸出來，
把我們的手伸出來，

讓我們的手臂挽在一起——
把死亡和苦難交織在一起，

把生命和真理交織在一起，

在五月的廣場上，
我們用我們的軀體，
挽成一隻巨大的花圈——
不朽的花圈！

是的，五月是樹木綠透的季節，
是我們把自己從生命之樹上折下來的日子，
是無數條蔥綠的枝葉在紀念碑下，
等待枯萎和復活的時刻。

同學，不要問我叫什麼名字，
把你的手伸出來，
把我的手伸出來，
把我們的手伸出來，
讓我們的手臂挽在一起——

1989年5月13日

注：推薦人推薦時說明，當年此作品作者署名即為“北京大學作家班”。為尊重歷史，所以這 依照當初的作者署名署名為“北京大學作家班”。

當年廣場流傳 作品

北京大學學生 作品

我們都在哭泣

chapter 1-2

chapter 1-3

符任之 詞（改寫） 曲（注）

我們都在哭泣，
因為太陽將我們背棄，
大地落滿了枯葉，
天空溢灑著陰雨，
唉，潔白的雪花沾滿了污泥，
森林森林都不相信土地。

我們都在哭泣，
哭泣不能改變世紀，
要尋求寶石般陽光，
要尋求寶石般陽光，
需要需要氣壯山河氣壯山河的勇氣，
需要氣壯山河的勇氣。

1989年5月

注：本詞原為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天安門廣場流傳一時的詩抄，這裡是經符任之譜曲改寫後的詞。若本詩集能再版，殷切希望能得到人們幫助，找回原詩，找到當年的作者。

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我可愛的同胞們，和我一樣你們都以親身的經歷
瞭解到中國今日局勢的艱難。在這樣的時刻
我自願站起來，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我不能忍受千百年來蒙受苦難的民族繼續以往的歷史
我不能忍受千百年來被遺忘的人民權利再被冷落
我不能忍受那些無能但卻絞盡腦汁吸取人民血汗的老爺再施淫威
我不能忍受……

如果今天的政府不顧人民的乞求而高高在上
如果今天的老爺不顧人民的憤恨而再行鎮壓

如果今天的民族還要走一條悲傷的歷史
如果今天的人民還得再受以往的苦難……

我不能無視生命的價值，不能無視生命對我的要求
我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為苦難的人民能夠得到永恆的幸福，我寧願死去
為苦難的民族能有富強的明天，我可以不要這年輕的生命

以生命的名義發言
起來吧，願如今日這樣生存的人民
起來吧，為了不再有苟延殘喘的民族

1989年5月15日

注：推薦人推薦時說明，當年發現此作品時，作者署名即為“北京大學學生”。

長相思·雨夜送耀邦

風一程，
雨一程，
長歌當哭送君行，
赤縣淚無聲。

呼一更，
喚一更，
聒碎民心志未成，
夜深望明燈……

1989年4月15日

本詩選自張伯笠《逃亡者》。胡耀邦逝世消息傳來時，張伯笠和北大作家班的幾個同學來到北大三角地，那裡的學生三五成群議論著耀邦的逝世，但沒有講演的，也沒有悼念的標語出現。張伯笠便和幾個要好的同學商回到宿舍，含著淚水，望著屋外的夜雨，提起毛筆寫了此詞。詞是寫在白紙上，寫好了，為了保護自己，同學們統一詞下面落上“北大作家班”。自此，北京的大學生用詩文拉開了天安門運動的序幕。就目前可查到的資料，這首詩詞可能是“六四天安們民主運動”當年的第一首詩詞。

作者簡介：

張伯笠，原北京大學作家班學生，六四期間北京大學學生《新聞導報》總編輯、天安門指揮部副總指揮，是六四鎮壓後被中共政府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之一。六四後妻離子散，九死一生。1991年逃到美國，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後進神學院讀書獲神學碩士學位，現為新加坡神學院博士候選人。其作品曾獲臺灣《聯合報》小說獎、美國《華盛頓郵報》最佳圖書獎。

王丹 作品

chapter 1-5

獄中詩《相信》

相信歷史
歷史是青銅掘出的隧洞
留在不滅的記憶
相信現在
現在是一發不歸的航道
在通向大海
相信未來
未來有一首唱不完的歌謠
與人類同生同滅

放下哀傷和沉默
我們相信一切
在黃昏和拂曉之間
體味
 時間的報酬
 期待的歡樂

關於園藝，我們知道什麼呢？

關於甘菊

關於枯萎

關於絲綢一般的歲月

那些無法抗拒的季節

然後是風

秋天裡我們修剪枝葉

虛擬的春天隱約成型

我們從一座山莊開始

石頭，泉水，房屋

面對每一塊泥土

每一道水紋

關於園藝，我們不需要知道很多

也許就像是迎風的桉樹

呼嘯而去之後

落葉滿地，樹幹依然

我們只要重啟灌木上的花朵

只要調整庭院中的格局

關於園藝

我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2006年4月6日

作者簡介：

王丹為1989年中國六四民主運動學生領袖之一。被列為21位通緝犯之首。1991年起入獄4年，1996年因主張平反六四，並組織萬人簽名運動，再次被捕判刑11年。

王丹曾就讀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歷史系。現為哈佛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王丹三次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是多項國際人權大獎獲得者，2003年獲世界華文作者協會第一屆“世華文學獎”新詩獎。

駱一禾 作品

chapter 1-6

黎明

黎明手捧親生兒子的鮮血的杯子
捧著我，光明的孿生兄弟
走在古波斯的高原地帶神聖經典的原野

太陽的光明像洪水一樣漫上兩岸的平原
抽出劍刃般光芒的麥子
走遍印度和西藏
從那兒我長途跋涉 走遍印度和西藏
在雪山，亂石和獅子之間尋求——
天空的女兒和詩
波斯高原也是我流放前故鄉的山巔

採納我光明言詞的高原之地

田野全是糧食和穀倉
覆蓋著深深的懷著怨恨
和祝福的黑暗母親

地母啊，你的夜晚全歸你
你的黑暗全歸你，黎明就給我吧
讓少女佩帶花朵般鮮嫩的嘴唇
讓少女為我佩帶火焰般的嘴唇
讓原始黑夜的頭蓋骨掀開
讓神從我頭蓋骨中站立

一片戰場上血紅的光明沖上天空
火中之火，他有一個粗糙的名字：太陽
和革命，她有一個赤裸的身體
在行走和幻滅

作者簡歷：

駱一禾，北京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畢業。曾任中國知名雜誌《十月》編輯。

1989年5月，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漸趨高潮，13日震驚中外的廣場絕食開始，駱一禾積極參與，第二天凌晨，身體不支，倒在廣場，不省人事，5月31日因腦血管突發性大面積出血死於天壇醫院，年僅28歲。駱一禾是有史可查因參與中國1989年愛國民主運動的第一位死難者。

戒嚴後廣場 作品

chapter 1-7

有沒有腦袋都一樣了

——北京戒嚴有感

老百姓（注）

菜籃子是您給抓的，
鴿子窩是您關懷的，
悶罐車是您提供的，
就這腦袋是咱自己的。

眼睛您又給蒙上了，
耳朵您又給堵上了，

嘴巴您又給封上了，
手腳您又給捆上了。

咱百姓還剩下甚麼？
動彈不了啦，一無所有了。
可您還說咱動亂了。
乾脆，這腦袋也給了您吧！

有沒有腦袋都一樣了！

注：推薦人推薦時說明，當年發現此作品時，作者署名即為“老百姓”。

鮑彤 作品

chapter 1-8

煉獄

讀罷黃庭又易筋（1）

幾生修得住城秦（2）

虎賁何事環環伺（3）

我有金剛不壞身

- （1）“黃庭”、“易筋”是中國古代有關修身養性的書籍。
- （2）“城秦”，作者在秦城監獄坐牢，秦城向來是中國當局關押重要政治犯的監獄。
- （3）“虎賁”，喻指看守武警。

作者簡介：

鮑彤，前中共中央委員，原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秘書。1989年5月28日因中共中央高層指控其向外洩漏北京戒嚴機密而被以“洩露國家機密和反革命宣傳罪”在北京被捕，六四後被判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1996年5月27日已服完刑期被釋放。1998年起公開為趙紫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呼籲。

喻東嶽 作品

chapter 1-9

仍然——我的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爛的鐵屋！

仍然要搗——搗不碎的醬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淚！

仍然要幹——幹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戰——戰不勝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巔峰！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憂思！

仍然要畫——畫不圓的圓圈！

1989年5月23日

作者簡介：

喻東嶽八九民運前擔任《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六四”期間與湖南瀏陽小學教師餘志堅和湖南省汽車運輸公司瀏陽分公司司機魯德成一同前往北京，因將顏料和雞蛋潑向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宣傳與煽動”罪名判處無期徒刑，喻東嶽服刑期間曾被綁在電線杆上連續數日在太陽底下曝曬，並被當局單獨關押了兩年。由於身體不堪折磨，喻東嶽1991年底在獄中精神失常。外界稱喻東嶽、餘志堅和魯德成為“六四三勇士”。

應去 作品

chapter 1-10

六四子

——悼六月四日死難同胞並感懷

問鯤鵬雖大，毛羽稀稀，禿翅能飛多久。
飲食獨夫更欲食，群瘋綠狗。
槍下亡，孕與嫗，男與女，老與少，童與叟。
寸鐵全無，慘呼撕肺，亦難感化禽獸。

十裡長安百姓血，日還怕見，悲雨蕭蕭漏。
喚一聲，同輩英靈，切莫匆匆走。
錢君行，封壇老酒，今已無需再用鬥。
頭頂舉過拋下碎，唯願暫掩憤恨口。

如何慰，泉台舊部，低首將石扣。
旌旗遍展中華，陰陽同攜手。
想秦皇暴政，遜台朝，前轍坑儒後。
陳吳起，阿房百里終灰朽。

管是何人，管是何派，與民為敵自損壽。

焉再學，梁山好漢，死臨方悔招安誘。
休靠曹賊，休憐司馬，同是一鍋肉。
數古來，多少成敗者，先被誣為寇。

破廈著染依舊枯，巨龍缺水自然瘦。
柴斧百萬定江山，非是誰家囿。
歷史敢回幾十年，百萬柴斧更有。
槍是何物，人皆有心，血染飛洪吼。

筆難再續，哀痛羞言，淚流襟和袖。
臂上青紗已印我，念懷詩千首。
舉劍集師唱楚歌，嚇得項王抖。
煤山待到懸屍日，絕不忘，告君碑前酒。

1989年6月5日，六四鎮壓次日北京校園

抄錄者後記：原詩豎版。忽聞你們徵集六四詩作，準備出版《六四詩集》，欣喜之餘，忽然想起了17年前，“六·四”之後，錄下的一首詩。我家住在鋼鐵學院（北京科技大學）附近，“六·四”剛過，很多人都在抄學生們寫的詩。這首六四子，是我認為寫得最好，也是我唯一保存下來的詩，作者應該是一位大學生。另外，在鋼院還貼出了許多照片，記得最觸目的一張，朝見地上有許多屍體和殘肢斷臂，目不忍睹。可惜我現在身在國內，不能自由地談論這些。這些事過去很長時間，當年抄詩的紙也破舊了，人們已很少提起，連我自己也逐漸忘記了。可每當讀起這首詩，當時的事又歷歷在目。為了不讓自己忘記，不讓大家忘記，也別忘了那位“應去”。我把這首詩寄給你們，希望能讓大家看到，王丹能看到。

袁紅冰 作品

chapter 1-11

祭壇

燃燒的心，
熄滅於
荒涼的死寂。
枯死的心，
化作風裂的巨岩。

岩石之巔，
永恆與無限構築的祭壇上，
供奉著
一滴堅硬的血，
一片燦爛的冰，
一縷金羽毛般的陽光。

陽光是刻在鐵骨上的悲痛；
寒冰是永不消融的哀愁；
那一滴堅硬的血呵，
1989年6月4日
是“六·四”之夜的遺囑。

獻祭

野鴿從心中飛去了，
帶走了歡樂和春光；
我死了，心已經化為枯草，
可是生命之路卻還沒有走完。

失望像影子伴隨著我，
可我依然嚮往沒有升起的太陽；
我死了，情感已經變成荒漠，
可沒有清泉，為什麼還要希望？

我不再責備你的失約，
也不再向你傾訴我的悲傷，
——只默默地注視著你的眼睛，當你到來的時候，
——只默默地注視著你的背影，當你離去的時候。

讓荒涼的情感在孤獨中保持荒涼的驕傲吧，
那是我最後的價值；
把愛情的渴望留給過去的足跡，
在血泊中破碎的心只嚮往豔麗的獻祭。

紫色的痛苦

——寫於六·四周年

你告訴我，天外的雲縷中有雪白的愛情；
你告訴我，落日後面能找到英雄的心靈。
我相信了你，卻得到紫色的痛苦；
我不再相信你，心中又只剩下灰色的悲傷。

你告訴我，火焰中能採到淡紫色的花；
你告訴我，猛獸的眼睛裡有美麗的夢。
我相信了你，卻得到紫色的痛苦；
我不再相信你，心中又只剩下灰色的悲傷。

銀髮的哲人呵，我明白——
你編織美麗的謊言，是讓我愛戀紫色的痛苦；
銀髮的哲人呵，我不責怪你——
你編織美麗的謊言，是讓我離開灰色的悲傷。

1990年6月4日

作者簡介：

袁紅冰，流亡作家，現居澳大利亞。1989年“六四”事件中，組建了“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援助廣場學生。“六四”之後被當局列為北京大學教師中“頭號清

查對象，遭受長達兩年的政治審查，並被剝奪授課權利。1993年3月，因發起、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遭中國當局以“顛覆罪”秘密逮捕。年底，在安全部門嚴密監視下流放貴州，成為“中國法律當代訴訟史上的失蹤者”。

2003年7月，在任職中國貴州法學院院長期間，攜耗時三十餘年秘密創作出的四部書稿，逃亡海外，後陸續出版，獲得崇高聲譽。2005年8月，創辦《自由聖火》網站，任總編輯。2006年5月，發起中國自由文化運動。11月，任“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協調委員會首席委員；《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系列叢書》主編。

劉曉波 作品

chapter 1-12

體驗死亡

——“六·四”一周年祭

—

紀念碑一陣陣抽泣
大理石的紋路浸透血跡
信念和青春撲倒在
坦克履帶的鐵鏽下
東方那古老的故事
突然新鮮欲滴

浩盪的人流漸漸消失
猶如一條慢慢乾枯的河

兩岸的風景化作石頭
所有的喉嚨都被恐懼窒息
所有的顫抖都隨硝煙散去
只有劊子手的鋼盔閃閃發光

—

我不再認識旗幟
旗幟像還不懂事的孩子
撲在媽媽屍體上哭喊著回家
我再不能分辨白晝和黑夜
時間被槍聲驚呆
像失去記憶的植物人
我丟掉了身份證和護照
那個曾經熟悉的世界
在刺刀挑起的黎明中
找不到一捧泥土
掩埋自己

赤裸裸的心
與鋼鐵碰撞
沒有水沒有綠色的大地
一任陽光蹂躪

三

他們等呀等
等待變成野獸的時刻
等待時間編出精緻的謊言
直等到
手指變成利爪
眼睛變成槍口
雙腳變成履帶
空氣變成命令
來了
終於來了
那個等了五千年的命令

開槍——殺人
殺人——開槍
和平請願與手無寸鐵
拄拐的白髮與扯著衣襟的小手
絕不能說服劊子手
槍筒打紅了
雙手染紅了
眼睛燒紅了

一粒子彈
一股渾濁的宣洩
一次犯罪
一種英雄的壯舉

多麼輕鬆
死亡就如此降臨
多麼容易
獸慾就得到滿足
那些年輕的士兵
也許剛剛穿上軍裝
還沒有經歷過
被姑娘親吻的醉意
卻在剎那間
體驗到嗜血的快感
殺人是他們青春的開始

他們看不見浸透襪衣裙的血
聽不見掙扎著的尖叫
對鋼盔的堅硬和生命的脆弱
他們毫無感覺
他們不知道
一個昏庸的老人

正在把古老的京城
變成又一處奧斯維辛

殘忍與罪惡拔地而起
像金字塔一樣輝煌
而生命崩潰如深淵
聽不到一絲迴響
屠殺雕刻出一個民族的傳統
歲月悠悠，如廢棄的語言
做最後的訣別

四

我本想在陽光下
加入殉道者的行列
用僅存的一根骨頭
支撐起虔誠的信仰
但天空不會為犧牲者鍍上金黃
一群飽食死屍的狼
在正午的溫暖中
喜氣洋洋

遙遠地我把生命放逐到

一個沒有太陽的地方
逃出耶穌生日的紀元
我不敢正視十字架上的目光
從一支煙到一小堆灰燼
我被烈士的酒灌醉
以為這個春天已經消逝

當我在深夜的煙攤前
被幾個大漢攔路搶劫
戴上手銬蒙住眼睛堵住嘴巴
扔進不知駛向何方的囚車
驀然醒悟：我還活著
當我的名字在中央電視臺
變成新聞中的“黑手”
無名者的白骨立在遺忘裡
變成一枚英雄勳章
我被自編的謊言高高擎起
逢人便講我體驗過死亡

儘管我知道
死是神秘的未知
活著，便無法體驗死亡
而死去就再不能體驗死亡

但我仍在死中飛翔
沉淪地飛翔
無數個鐵窗後的夜晚
和星光下的墳墓
被我的噩夢出賣

除了謊言
我一無所有
1990年6月于秦城監獄

記憶

——“六 四”六周年祭

—

夜晚懸掛在鋒利的邊緣
數次醒來想看清些什麼
數次睡去如臨深淵
大霧在體內彌漫
微風偶爾閃亮
一根針遊走在血管
連綴起支離破碎的詞句
思緒破敗
像離散的情人
抱怨著彼此的背叛

—

一種被流放的妄想
需要簡明清晰的虛無
時光倒流如同時光飛逝
血泊中的面容睜大眼睛

塵土的氣味飄散開去
記憶的空白
像現代化的超級市場
今天是情人的生日
每一小時都很珍貴
都必須用瀟灑的
百元鈔票和信用卡
添滿

三

意識到自己是劫難的倖存者
我會盡力感到震驚或羞愧
意識到活下去是宿命
我幾乎潸然淚下或痙攣
自由是一條名牌領帶
擺放在熏香的衣櫃
尊嚴是一張用不完的支票
在飯店和商場之間
在銀行和股市之間
千百次地傳遞
那無數張激動的年輕面孔
曾經是旗幟是口號是標語

是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
一場陰雨過後
變成沒人念讀的悼詞

四

死者們上路時
我不曾相送
外交公寓裡寬大的浴缸
浸泡著受驚嚇的骯髒肉體
軍車停在立交橋上燃燒
槍口對著陽臺上的攝像機
藍眼睛和黑眼睛相互對視
找不到打開家門的鑰匙

是誰，偶爾拍下了
站在坦克前
揮動手臂的小夥子
使全世界為之感動
但，除了坦克上的炮口
沒人看清過他的面容
他的名字也無人知道
後來呢？後來呢

他蹤跡全無
曾為他流淚的世界
也懶得再去尋找

他們上路時還很年輕
撲倒在地的瞬間
還為一線生機抽搐掙扎
他們被投進焚屍爐時
身體還很柔軟
無名的屍體化為灰燼
一個時代或漫長的歷史
也至多是一縷青煙

五

生活只是無差別的連續
一天和一年沒有區別
談戀愛和搞陰謀沒有區別
抽煙、閒聊、泡酒吧
性交、搓麻、洗桑拿
貪汙、跑官、販賣人口
剝下了皮的身體
一副不辱使命的凜然

時間真的住進了瘋人院
金錢那麼輕易地
原諒了刺刀和謊言
小康的日子很享受
作為替屠殺辯護的理由
像儒道互補的形而上學
成為人人都接受的理想

六

這個民族的靈魂
慣於把墳墓記憶成宮殿
在有奴隸主之前
我們已經學會了
怎樣下跪才最優美

1995年6月3日於北京西北郊市公安局軟禁處

作者簡歷：

劉曉波，吉林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博士。1989年3月～5月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後因回國參加“6·4”而中斷。同年6月因參加“6·4”運動被捕，和侯德健、高新、周舵一起，被稱為廣場四君子。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從事自由寫作及民運、呼籲為“6·4”平反、

保障人權被囚禁，失去自由。1996年10月8日被捕，勞動教養3年。

1990年、1996年兩次榮獲美國《人權觀察》頒發的“海爾曼人權獎”，2003年榮獲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第十七屆“傑出民主人士獎”，2004年榮獲記者無疆界和法蘭西基金會頒發“捍衛言論自由獎”，2004年、2005年兩次榮獲香港“人權新聞獎”。

陳破空 作品

chapter 1-13

血啊，母親身上的血

是噩夢驚醒了母親
還是母親搖醒了午夜

吶喊，飄自遙遠的古城
激越如風，淒厲似雨

兒子呼喚著自由
母親呼喚著兒子

血啊，母親身上的血

倦極的母親，疏於防範
那驟然而至的彈雨槍林

又是一個黎明前的黑夜

由坦克詮釋傲慢
由機槍數落仇恨

兒子，粉身於老邁的鐵蹄
母親，匍匐於猙獰的履齒

血啊，母親身上的血

母親，年近五千歲的母親
依然為夜色淌血

非為生命分娩
而為青春祭奠

母親，血雨中低泣的母親
可曾見，夜空中
兒子飛翔的靈魂

自由寫在天上
自由不在人間

血啊，母親身上的血

畫面：六月四日

血從畫面上滑落
畫面呈現
宇宙最初的混沌

月光遺棄的大地
翻著黯紅的海洋

無聲的畫面

此時此刻，我不在
墮淚的天安門
此時此刻，我不在
浴血的長安街

殺戮，在腦海中肆虐

老朽與大兵
橫阻著新世紀的大門
沉重的裝甲
撞碎我一夜幽夢

夢裡，我依稀見證
民主女神含笑的憂鬱

畫面頃刻失聲
交付給最後的動感
奮張的口形，凝固成史

書於1989年6月4日；同日張貼於廣州中山大學校園；2006年6月，循記憶整理。因年代已久，記憶所限，與原稿有差異，並有所修改。

作者簡介：

陳破空，原名陳勁松。湖南大學土木系學士；上海同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廣州中山大學經濟系助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自由亞洲電臺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1985年帶領10名研究生，聯名上書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力促政治體制改革，並於次年夏與中共中宣部對話。1986年上海學潮主要策劃者。1989年廣州民運主要組織者。1989-1995年兩度入獄，坐牢近5年。主要文學作品有代表作小說《颱風》、《半截生命》，詩集《緋聞》，文藝評論《“走向共和”：生動展示歷史的驚人相似》等等。

沉沉的一握

在我因“6·4”事件被捕前返校接受調查時，我的導師緊握著我的手，站在我在校任宣傳部長時曾經常張貼宣傳品的宣傳牌前，臉色凝重，良久不發一言……

永遠忘不了
那沉沉的一握
雖是短暫
意卻那樣深濃
是寒風折枝的日子
你如此珍愛花朵
是荊榛叢生的歲月

你不避刺蔓
送來這情真意摯的愛河

坎坷中
我渴望看清自己所走的路
孤獨時
我需要理解和支援
沉沉的一握
我知道
不只是道義的問候
更有真誠的相囑
——無言是作別的沉重
對視裡滿含哀憐、厚愛和傷痛

這是一條悲涼的路
高牆、電網、荷槍實彈的哨崗
注射著窒息生命的思想
而我明白肩上的重任
迷途時，我會想起你的眼
懈怠了，我會摸一摸我的手
寂寞
我溫馨
痛苦

我歡樂
孤獨
我深沉
恐怖
我抗爭
有了你這份真情
我會燃燒得更加赤誠

謝謝你，在一片淒涼的荒原
生命給了我一杯苦酒
你讓我品出了甘甜
謝謝你，在一條崎嶇的山路
有人想把自由閹割
你鄭重誠摯告訴我
那是邪惡
謝謝你，在一個寒冷的冬夜
歷史給了我一牢冷酷
你為我送來了取暖之火
——我
永遠不會忘記

生命到了盡頭
我會有飽滿的收穫

燦爛的行程
歷史有了日出
祖國將日益民主日益自由
日益繁榮昌盛
而我將清楚地知道
這一次收穫這一次日出
離不開你
我沉沉的真摯的一握
以一個祖國赤子的名義
在那激動人心的時刻
我將深深地深深地
刻你在紀念碑的一角
1990年3月23日，中國漢陽

你走了，誰來認領這無情的歲月

——悼念紫陽

你走了，誰來認領這無情的歲月
那些血，灑滿了長安街，悲慟
從北京傳遍了這個唯一能有生命的星球
殘肢、斷骨，碎滿廣場，至今
多少人，仍在漆黑的夜
用他們哭裂的心，緊緊抱著

你走了，誰來認領這無情的歲月
那些僵屍壓垮了的天空，無人能縫
良心的孩子們，抱著良心，在血泊
走不出路。天空，是破碎的天空
槍口，還在廣場在那一夜吹來冷風
珍貴，坍塌了，有情難為無情的火種

你走了，誰來認領這無情的歲月
有人接下你的權柄，無人
接過你的悲哀。河山失色
一夜的屠城碾碎了那些青澀的真誠
碾倒你曾想奮力舉起的旗

那些想做人的手，空著，十指朝天
總也討不來該有的生存，中國
依然只有乞丐，跪滿了國土

你走了，誰來認領這無情的歲月
旗，倒在你的墳墓，旗已無聲
國土，寒風盛行。人類，東方的人類
在一片枯死的落葉上，飄著

2005年1月20日，洛杉磯

六四，我的孤絕的黃鶴

六四，我的孤絕的黃鶴
誰來為你建起另一座黃鶴樓
在北京，在那一夜血泊中
你身受巨創，忍痛飛離的廣場

古岸拍打著江水，市井紅綠
短裝革履踢踏著悠悠不盡的東流的濤聲
漢陽關，崔顥的子孫南來北往，不絕徒履
隨他幽長的哀怨，熙熙攘攘，已走進現代
黃鶴樓，人神共築的古岸
兒女情長，香客嘯喧，再無須鄉關
日暮此景，在不絕徒履的子孫
崔顥坐著，崔顥不再孤單
崔顥是否還會望向樓外

而我，坐在我無樓的世代
在這異域，一直坐在無樓的北京
開花槍趕走了那一夜我飛來的黃鶴
履帶碾壓，甚至不容留下一根羽毛
人神彙聚的血泊，天地千年一瞬的靈光映著
那是我的鄉關，照過我的人類

崔顥不知，崔顥坐在江邊的黃鶴樓
遠離北京
沒有崔顥的詠唱
沒有千年延續的憂傷
沒有紛至遝來的香客
沒有矚目萬眾的景仰
誰來為我孤絕的黃鶴，建起另一座黃鶴樓

無樓，在崔顥的世代，在人神散離的北京
無江天，供我仰望遼闊，極目遠景
無芳草，讓我目睹靜謐，矚望神明
人聲，蓋過了古久的長江
紫禁城，幽僻、陰晦的北京
只潛藏著我的傷心
不容留我的黃鶴

2006年7月2日，洛杉磯

堅持

我知道站立是一種幸福
所以不回避風的來處
我知道抬眼就是虛無
所以捂住胸口
也要堅守住痛苦

我把根留在了那裡
所以我的目光
會不時的朝那裡張望
我把愛投影在遠方
所以恨也跟隨著一起滋長

我的骨頭雖然堅硬剛強
但我不願意
我噴射的火焰會去把你灼傷
我的心中是一片純淨善良
但我依然渴望
我能夠擁有我的嚮往

如果付出並不能收穫報償
我會為田園的荒涼而憂傷

如果真誠終有一天贏得了夢想
我會舉杯，是的，用欣喜舉杯
來祝福，祝福我們彼此
都戰勝了滅亡

2002年4月2日，洛杉磯

作者簡介：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畢業，曾任校學生會宣傳部長，武漢大學新聞系教師，因在校期間參與組織湖北地區六四學生運動同年11月被捕入獄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獄中與難友主辦手抄暗刊《荒原狼》，任主編。

2001年起，在美國利用網路與中國詩人進行詩歌交流與論戰，宣導“反思歷史、關注政治、悲憫民生”，掀起規模龐大影響深遠的“民生思潮”。

2004年9月16日美國動態網以“蔣品超”為物件發佈研究報告《Google Chinese news censorship demonstrated》揭示他被Google新聞搜尋在中國封鎖。這是國際網路史上首例經專業研究機構揭示的國際大型網路公司封鎖事件。因此引起國際社會長時間廣泛關注。同一天，與其爭論的作者中詩人伊沙以與他《呼喚英雄》等系列詩作爭論的作品集《我的英雄》、詩歌評論人李少君以與他《中國詩壇的悲劇：偉大詩人失去了偉大的讀者》等三篇詩論爭論的現場作品《草根性與新詩的轉型》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詩歌評獎活動“明天·額爾古納新詩雙年展”中獲獎。

2005年4月14日，獲臺灣第三屆“總統文化獎”提名。

大屠殺

謹以此詩獻給法國大革命200周年
謹以此詩獻給中國五四運動70周年
謹以此詩獻給六四慘案的死難者

而另一種屠殺在烏托邦中央進行
總理一傷風，人民必須咳嗽，戒嚴令一次次下達
老掉牙的國家機器壓向膽敢反抗疾病的人們
手無寸鐵的暴徒成千上萬地倒下
職業殺手披掛鋼鐵在血海裡游泳，在緊閉的窗戶下縱火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軍用皮靴，他們不會顫抖
這些沒有心臟的機器人不會顫抖
他們的電腦只有一個程式，一道漏洞百出的公文
代表祖國屠殺憲法
代替憲法屠殺正義

代表母親嗆死孩子
代表孩子雞奸父親
代表妻子謀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毀城市

開槍！開槍！向老人、向兒童、婦女開槍
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
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
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盡情地掃射
那些潮水般湧過來又轉瞬即逝的臉多美麗
那些即將上天堂和下地獄的臉多美麗
美麗，把人變成怪獸的美麗
引誘人去糟踏去誣衊去佔有去玷污的美麗
幹掉一切美麗
幹掉鮮花、森林、校園、戀愛、吉它和過於清純的空氣
幹掉那些想入非非的念頭！掃射！掃射！好過癮啊
就像吸一次大麻、上一次廁所，在兵營裡亂搞一次叫老婆的玩意
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啊

打穿腦殼！燒焦頭皮
讓漿汁迸出來。靈魂迸出來
濺向立交橋、門樓、欄杆！濺向大馬路！濺向天空變成星星
逃跑的星星！長著兩條人腿的星星

天地顛倒了
人類都戴著亮晶晶的帽子
亮晶晶的鋼盔
有支軍隊從月球裡殺出來，掃射！掃射！掃射！多好玩啊
人類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
追到雲上去！追到地縫和皮肉裡去掃射
把靈魂再打一個洞！把星星再打一個洞
穿紅裙子的靈魂！系白腰帶的靈魂！穿球鞋做廣播體操的靈魂
往哪里跑！我們要把你從泥土裡挖出來
從肉上扯下來，從空氣和水中撈起來
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啊
屠殺在三個世界進行
在鳥翅，魚腹，微塵裡進行。在無數座生物鐘裡進行

跳吧！嚎吧！飛吧！跑吧
你越不過一道道火牆。遊不過一灘灘血
好過癮！自由好過癮！掐死自由好過癮啊
權力永遠會勝利。永遠會一代又一代傳下去
自由也會死灰復燃。一代又一代死灰復燃
像黎明到來之前那一丁點光亮
不。沒有光亮。在烏托邦的中央永遠沒有光亮
我們的心一團漆黑。又黑又燙，像一座焚屍爐
一點點燒毀死者的幻象

我們會存在的。統治我們的政府會存在的，白晝快結束了
好過癮！好過癮啊！劊子手還在嚎叫

孩子。渾身冰涼的孩子，手握石塊的孩子，我們回家吧
嘴唇蒼白的姑娘，我們回家吧
肝腦塗地的兄弟姐妹，我們回家吧
我們無聲無息地走
在離地面三尺高的路上走
一直朝前、總會有安息的地方
總會有聽不見槍炮聲的地方
我們多想躲進一根草莖、一片葉子
叔叔、阿姨、奶奶、爸爸、媽媽，家還有多遠
我們沒有家了。誰都知道，漢人沒有家了
家是一個溫柔的願望
讓我們死在願望裡！掃射吧掃射吧
讓我們死在自由、正義、平等、博愛、和平這些縹緲的願望
讓我們變成這樣一些願望
站在地平線，引誘更多活著的人去死

下雨了，不知是雨滴還是透明的灰燼
媽媽你快跑！兒子你快跑！哥哥你快跑！弟弟你快跑
小兔崽子，你快跑啊，咱們哥倆只能死一個
劊子手不會手軟！

劊子手，仁慈的仁慈的劊子手
放過這些婦女和孩子，放過這個婦女和孩子
給漢人留下一個種，就一個種
求您啦，劊子手！你不會手軟嗎？更可怕的白晝要來了
掃射！掃射！掃射！好過癮！好過癮呵

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哭吧
趁你還沒有被圍殲，趁你還剩下吃奶的力氣，哭哭哭吧
讓你的哭聲遺棄你，融入廣播、電視、雷達，作為一次次殺戮的見
讓你的哭聲遺棄你，融入植物、半植物和微生物
開出串串白花，年復一年為逝者致哀，為你自己致哀
讓你的哭聲被篡改，歪曲，被聖戰的叫囂淹滅
屠夫們從城東來，從城西來，從城南和城北來
金屬頭盔閃閃發光。他們合唱著
太陽從東方升起，太陽從西方升起，太陽從南方和北方升起……
腐臭的酷夏，人與鬼合唱著
你不要到東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你不要到南方和北方去……

我們置身於光明卻人人都是瞎子
我們置身於大道卻人人都不會走路
我們置身於喧嘩卻人人都是啞巴
我們置身于焦渴卻人人都拒絕喝水

不識時務的人，四面楚歌的人，企圖射殺太陽的人
你只有哭，你還在哭，你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你被悶死，曬死，你渾身起火！但是你哭著
你登臺表演鬧劇，你被遊街示眾，但是你哭著
你的眼球爆炸，燙傷了圍觀的群眾，但是你哭著
你懸賞自己，偵破自己，陷害自己
你說你錯了，這個短命的時代全錯了！但是你哭著
你被踩成肉餅，你哭著
肉餅被踩成肉末，你哭著
一隻狗舔光了肉末，你在狗肚子裡哭著！哭哭哭著
這樣空前絕後的屠殺是為了狼狽的倖運

1989年6月4日凌晨

作者簡介：

廖亦武，1988年進入武漢大學作家班，不久被開除。1983年與周倫佑等人開始發表地下刊物與民間刊物。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廖亦武發表詩作《大屠殺》並且籌畫詩歌電影《安魂》，而被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四年。1999年廖亦武發表《沉淪的聖殿》，被中宣部定為年度禁書，出版該書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被整頓；同年出版《漂泊一邊緣人訪談錄》，隨後被查禁。2002年廖亦武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後導致出版該書的長江文藝出版社被整頓。

分別於1995年、2003年兩次榮獲美國赫爾曼哈米特獎。2002年獲得“傾向”文學獎。

疼痛

牆上的肖像失去了反思能力
窗外的風也阻止不了暴力的發生
我用整整一夜的瘋狂折磨你
直到我們彼此精疲力盡
像兩隻雨後的風箏

我曾是一篇童話劇的主人公
我曾揮舞著雙手
教孩子們歌唱
我曾在有月亮的夜
偷聽兩隻烏鴉的對話

但暴虐的真相輕易地就將我
擊倒。疼痛沒有月光的溫情
我在充滿謊言的鐵盒子
掙扎，我努力說服自己做一名安靜的
病人，把一口惡氣吞進祖國的心臟
2004年元月6日太原

仰望北京

仰望北京，那座
廣場的名字，沉甸甸地
壓在我的心上
那不是我的廣場，它不允許我
坐在那裡思考，不允許我發呆
地上的每一條磚縫
都散發出詭秘的磁場

我想讓我的身體離開這裡
讓我的記憶離開這裡
這可怕的劊子手的墳
想把我留在這裡殉葬！
我想把我的名字連同屈辱
一同踩死在這裡
然後全身長滿翅膀逃離魔掌！

我也曾鼓起勇氣，用一雙夢想的
眼睛，審視著每一個黎明的開始
也想過出賣讚美的歌聲
換取一生的和平和安寧
沉默，它安慰過我，卻也在戲弄著

我，它堅硬如死亡之牆

可是我的恐懼，它又來自何方？

2004年1月6日太原

六月

所有的日子

都繞不過“六月”

六月，我的心臟死了

我的詩歌死了

我的戀人

也死在浪漫的血泊裡

六月，烈日燒開皮膚

露出傷口的真相

六月，魚兒離開血紅的海水

游向另一處冬眠之地

六月，大地變形、河流無聲

成堆的信劄已無法送到死者手中

2004年6月9日

安息日8首

1、安息日

我在水中的泡影
洗清了前夜的宿醉
誰的一隻酒杯
如此沉重
猶如宮殿被政變的陰謀包圍

一首詩，越寫越短
直到目光衰老
看蒼生如草芥
黑鏡頭裡面孔的故事
被重複放大，又反覆縮小

2、悲劇臨近

悲劇正在臨近
而我竟視而不見
我收拾好一隻行李包
不知靈魂將在何處寄宿

我的額頭已被
打上永久的十字傷疤
卻要每天面對眾人
對人類經歷闡釋或評說

3、答案

一隻煙給了我信仰的力量
一個下午的沉思
一段《聖經》故事
一張被屠刀砍得亂七八糟的
兒童的臉
給了我信仰的力量

有什麼方法比
殺死一個人的信仰更殘酷呢
他們正在找我
他們荷槍實彈，準備破門而入
我正為他們準備好一個現成的答案

4、《末日浩劫》

末日不會在一個下午

突然來臨
除非一部叫作
《末日浩劫》的電影
會帶來這種神奇的預感

但是我總覺得，有人
突然敲門
遞過來一張傳票，說：
“先生，你被捕了，
我們找你好久了！”

我盯著緊閉的門
我想衝出去
對滿街的便衣員警
狂叫：
“你們，不會等到那一天！”

5、手

安息日
我的嘴巴好清閒
我的舌頭好靦腆
緊握著筆記本的有力的手

開始了流亡生涯

我和死亡的距離
只隔著一道門
我猜想著，誰會是
那一隻按下死刑電鈕的手
那只剛剛離開妻子乳房的
無比溫暖的大手

6、“請別傷害我”

眼淚平安地落在
張開的《聖經》
它沒有讓我品嚐
酸澀的味道
“有人用你的名義在驅魔”

有人用你的名義包紮住
額頭上的傷口
有人在深夜裡為你祈禱
因為黑暗是最昂貴的裝飾
燙金的字母會說話：

“請別傷害我！”

7、愛與痛的邊緣

戀愛中的犀牛
用夢境遮掩自己
在戰爭中受傷的一條腿
它在靜夜中沉思
愛與痛的邊緣有著感人至深的力量

但是它毫不掩飾
為和平而拼死的決心
歲月不會放過任何
稍縱即逝的愛情
就好象槍聲不會放過反抗者的仇恨

8、空談

在咖啡廳、小酒館、濱河大道旁
在高樓大廈神秘的玻璃牆內
在枕邊的低語中、在黑夜的獨白
在通向牢籠的漫長的石子路上——

只有空談，那微薄的同情：

“我們怎麼辦？”

在拯救世界

把我們靈魂從睡夢中連根拔起

2004年6月21日

復活

——寫給“天安門母親”

我爬到聾子耳邊
把一陣密集的槍聲叫醒
我爬到盲人的面前
為他描述一幅
關於死亡的畫面

我爬到一團影子
撫摩冰冷的心跳
我爬到百貨公司擁擠的人群中
為自己尋找一件禦寒的身軀

我爬到寂靜的課堂
讓自己學會發出真實的聲音
我爬到戀人的窗前
看到她在和自己的思念跳舞

我爬上教堂的尖頂
想聽到人們懺悔的氣息
我爬到烈士墓園的草叢間

想看到自己如初夏的野花般復活

我打開惠特曼的《草葉集》
一行一行地讀，一字一句
填充著我年輕蓬勃的血液
我的眼睛，在一排排點燃的燭光中復活！

我的手，觸摸著鋼琴那鍵盤
正在彈奏一曲《歡樂頌》
我是哀樂中的英雄
但也曾是人間的快樂王子！

我整夜整夜地
蜷縮在母親的床前
聽她對著空白的牆壁
呼喚她可愛的兒女歸來

我沒有打擾她
我也聽不見她的哭聲
聽不見時光無聲地消磨著她的悲痛
我離她如此的近呵

我生怕會在歌聲裡發生可怕的事

我關上窗戶

讓月光躲在鎖著的櫃子裡面

幼時錄製的唱片印滿母親的指痕

一本《成長日記》上，寫著我的名字

但最後的那段文字之後，再沒有注明日期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一切都來不及寫，一切永無法再寫！

一行眼淚落在地上

我把它們踩碎，踩進土裡

我不想讓別人看見

這哭聲裡埋藏著清醒的仇恨！

我站在戒備森嚴的廣場上

對著冷漠的人群一遍一遍叫喊

“我沒發瘋！”我的雙腳仍然頑強地

矗立在堅硬的地磚上、同伴的血泊中

我站立在這裡，我是青春的代言人

密密守護著一段“孩子”的心香

那四面八方的鮮花盪起白色的秋千

永遠不讓我的母親孤獨地守望

2004年6月2日

作者簡介：

師濤，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教育系政治教育系，在校曾成立“蝸亭詩社”，和任“夏雨詩社”社長、主編等。

曾先後獲得美國青年中國組織2005年“青年中國人權獎”、美國新英格蘭筆會2005年“瓦西爾·斯圖斯自由寫作獎”、美國保護記者委員會2005年“國際新聞自由獎”，國際報業聯合會已宣佈將向他頒發2007年度“自由新聞金筆獎”。

馮海光 作品

最好的現代派詩

chapter 1-17

見難友寫詩詩句錯位荒誕，稱是現代派，心血來潮，寫此長短句。

強姦犯，殺人犯，搶劫犯
他們在外是不知恥
我們是思想犯
我們在外是努力要讓他們知恥

睡上下鋪，吃同一盆飯
心情不好朝對方把眼珠子翻
現在，我們和他們都關在同一座監獄
相依相靠，住一起
難分彼此
滑稽

1992年3月

作者簡介：

馮海光，北京大學畢業，1989年參與和組織湖北地區學生運動入獄，在湖北第一監獄（漢陽監獄）服刑，曾與蔣品超、李海濤、林自勇、孫三寶、胡小舟、曾祥文等人秘密編寫獄中暗刊《荒原狼》。現移居澳大利亞。

林自勇 作品

chapter 1-18

冬鳥

——給來獄探監的女友

冬雪前
一隻遠方的鳥
飛過昏暗無力的天空
北風吹來的時候
流雲飄泊
季節的足音
異樣沉重
好似大地即將沉沒

靜靜地
在風雨的罅隙
那隻鳥

飛過我的頭頂
回首的探望
究竟為什麼
為何這般憂心忡忡

不要流連
今夜的風雪
必將兇猛
何不快点趕路

嚴寒
你飛過一片無情的空間
飛過我的傷口
潔白的羽毛
會被血染紅

你去吧
天真的哀愁
美麗的俯衝
融不化今日的冷落
一千多個日子
你走後
我會在沉默中

靜靜度過

淪陷的風景
漫長的寂寞
心已不願去跳動
回想起
無數次的激越
竭盡了我的情感
初夏的熱愛
寫在白布紅字的頭巾
都已在那片廣場
失落

你今天來找尋
困在冬季的我
一片真誠
我知道

麻木的感覺
依然如故
茫然的目光
只有跟隨長風
在曠野上追蹤

沒有親友
無所謂苦痛
只在漫漫長夜
多了一個冰涼的夢

失去的一切
都被幻想圍困著
退去了海水的雙眼
如何掠過壯麗的落幕

我將面對風雨
歷經坎坷
來年的陽光
爬進夢的窗口
冬夜的受難者
有一顆孤傲的心
會否還有瘋狂的追求
你不必心痛

你是一隻海鷗
回大海去吧
不要在冬日裡停留
不要被野蠻的風暴捲走

深情的問候
是那遙遠的影子
當有一天
我抬起頭
應在日出的光芒裡遨遊

你應該驕傲
有一對美麗的翅膀
太陽下
才有真實的生活
不要垂憐什麼
憐愛的價值
誰沒曾想過
風來了
請不要停留

1992年2月中國漢陽

作者簡介：

林自勇，1985年在武漢組織文學社團，1989年7月25日因支持六四學生運動在武昌被捕，在湖北第一監獄服刑，曾秘密參與編寫漢陽監獄獄中手抄暗刊《荒原狼》。1994年7月24日出獄，現居北京，職業撰稿人，編輯，著有長篇小說《幻象大限》。

胡曉舟 作品

chapter 1-19

致中國

你的影子常常觸動我的靈感
你的夢語曾經攪碎我的寂靜
你的目光紮進波濤將海看穿
灼熱的目光劈開岩石
把地底的烈火冶煉
精緻的妖靈逃遁
撞入廢園

我的時光觸摸你的臉龐
我的呼吸歡喜給你親吻
我的歌聲讓彩雲抱緊降臨你田園
清亮的月色朦朧你
我的戀雲借著星雨
勇敢地彈射你的窗簾

給無言作別

路燈下 雨滴間 花痕上
都有我沉思的筆尖
伶俐地雕飾你的眉頭
周身回盪無止抑的笑音

七色花和七色夢
不停跌入我的懷中
微微抿一抿豐潤的紅唇
將愛的酒窩空著
期待斟滿某種誘惑
些許不安份的憂慮
像狂情瀑布下游獵的野鶴
把清濯的翎羽在陽光下展示
靈靈的光
在水霧霽虹間流連

醉中醒來 又醒後醉去
為拾起遐想中的貝珠
一千遍地折騰
只算搖搖頭
為了你的緣故

為了你永遠閃光的緣故
 我是一塊礪石
 我是一段蒼茫
 我是一件隔絕貪婪的法衣

你的影子常常觸動我的靈感
 在我投問漂泊的途中
 你讓我捕捉陰霾背後的光環
 在沒有顏色的洞底睜大瞳孔
 想像幽暗的遠方你是一盞明燈
 儘管月亮將身影沉入波心
 流動的輕快的銀錦屬於你
 快摘下我這熟透的蘋果
 ……乾渴的跋涉者

何苦折磨溫馨多情的良宵
 一個倉促的季節
 一塊濃煙繚繞的熱土
 一方和平鴿等待起飛的晴空
 一段接一段抹不掉的記憶
 一腔停在空中沒曾滑落的哭泣
 一片採自山澗印著暮色的枯葉
 一行芳香撩人芳香的日記

起源於兩片濃雲
 一次天意的相遇
 為愛而失去自由
 為自由而失去愛
 一群鳥撲向藍天的時刻
 我頓悟 夕陽為什麼墜落
 一句語言噴發的烈火
 焚燒盡千萬年的禁錮
 我討厭的喜歡你
 你的淚淋濕了我的孤寂
 令我不忍目睹卑劣的枝掛著蓓蕾
 任寒流恣意調笑它的風采

一個屈魂升起
 一個紅星座發出空靈的暢想
 碧宇的光帶在雲際飄舞
 頌歌……季候的英雄
 震裂瘋狂的禁閉
 讓出天堂填實地獄
 當虎口張大善物被啖吐
 獵槍 神箭
 噴射 飛翔
 血 丹青的江濤

情侶的熱流沖淡
我的心開始冰涼
殘酷的時光
使失去的得到痛苦
使得到的失去夢幻
我的脈搏
刻鏤崇拜聖潔的韻律
在無限與有限的癡留
在忘卻與永恆的評判中
揚起一塊殘剩的墨塊
染成史畫曾奢望的景觀
感覺懷中餘溫的滲透
不再彷徨

綿綿的雲海湧動光的思潮
銀色的弧線相連清純的嚮往
緊握刻刀勒出高山的凝重
從此 你的眼
跨進清純步履的門檻
向外瞻望
我焦灼的心急劇的抖動
當一隻杜鵑的鳴叫揉進夢
水的激盪 泛響

那串曾經很深的回首
浮在記憶 引注身心清新的含笑
永遠飄灑蕙風拂拂的花香啊
依然輕繞著我瘡痕的心田
孕育一株清俊的野草

飛蛾的壯觀將自身融進偶像
森林阻擋風沙的迷狂
一代人扛起一代人的歷史
一個真理截住無數謊言的氾濫
江河的朝聖者
海洋的吼動給空曠充實
舉杯的手臂撐起一個個峰頂
作飲恨的錢行
為不再墜落的星星
和完美的淚

1992年3月

作者簡介：

胡曉舟，湖北監利人。1989年因支持六四學生運動被捕入獄，在湖北第一監獄服刑，曾秘密參與編寫漢陽監獄獄中手抄暗刊《荒原狼》，事件暴露後與同難一起遭受獄方嚴厲處罰。

曾祥文 作品

chapter 1-20

獄別

——贈難友李海濤博士

當邁步踏上這艱難的旅程
我們並沒有想像過今日的風景
走過一段辛酸的道路
才真正體驗寒夜的清冷
整整一個冬季
我們面對的儘是風雪泥濘
你那柔弱的面孔
再無法保持一種深遠的寧靜
苦澀的笑容
依然是剛毅的神情
只是跌跌撞撞的眼波
時時引起一連串回復的陣痛

崇高的嚮往
善良的願望
都早已冰封
一切從已知和未知開始
離開了幽美的家園
也就遠離了特有的寧馨
四周圍難測深淺的目光
破壞了所有的氣氛
一種可以理解的言語
卻從未遺落
應有的那份真誠
有一種感覺
時常蔓延受傷的胸口
侵蝕孤傲的心靈
完全的信任全部的獻出
是今天身處冬夜的保證
從未企求華麗的前景
夢想溫柔的街燈
儘管滄海桑田
儘管鬥換星移
憑男人堅實雙手沉沉的一握
就足以溝通溫暖的牽引

在每一次神迷的交談
有一個永久持續的傾向
暗暗把握著推進的氛圍
總是試圖掩飾的某種激動
只能在言語上奮力向前
我曾努力捕捉你的聲音
抓住你的誘惑
在你的痛苦中沉默
在你的歡快裡高興
在你的歎息外暗省
在你別樣的愛護中恣情
品嚐激情悵惘
傾吐熱望煩悶
分解積鬱愁苦
悲哀
曾到達極頂

有時你無可奈何地一轉身
彼此輕輕的一瞥
我們便已深刻地意識到一種環境
再也不需要語言
只是從來不曾表露
最真的仰慕

最深的敬佩
真想赤裸裸地面對
讓自己癡狂
拋開一切外形
狂暴面前我們沒有流淚
即便血脈膨脹
仍以一種灑脫的寬容藐視眾生

在你深奧的注視下
在你睿智的言語中
在你善意的戲謔
我想緊緊地擁抱你
你使我自豪而興奮
隨時都有一種驕情
燦然而生

雖然到了最後的時刻
也沒有勇氣說聲告別
遠方那線青翠的綠意
難以潤妍這原始的蠻荒
只要你能理解
這片刻的癡呆
我不再責問命運

是不是需要公正
男人們註定會活得很累
只是為了輕鬆
只是為了開心
只是為了一份許諾
只是為了一份責任
我們就走離了
風平浪靜的港灣
飽含柔情的目光
真實親切的呼喚

當我孤獨的歸去
我會記起冷酷的燈影
我會記起未盡的酒盞
我會記起未了的話題
只是一片易動的情緒
會因此失去平衡
只有心中常存的惦念
才是一份慰藉

過往的一切
我會慢慢地回味
每一次登高時刻

因為你的緣故
我會凝視一個固定的方向
在一個不經意的時候
在一個很愜意的地方
會有一片真情
悄悄地降臨
全部的理由
只是為了彌補那今天我們全心所有的
值得珍惜不該忘卻必須留戀的
美麗的遺憾

作者簡介：

曾祥文，湖北監利人，生卒年月不詳，據信已遭中國政府以經濟罪行處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入伍，1989年因支持六四學生運動被捕入獄，在湖北第一監獄服刑，曾秘密參與編寫漢陽監獄獄中手抄暗刊《荒原狼》。事件暴露後，曾與同難一起遭受獄方嚴厲處罰。

陶君 作品

chapter 1-21

十七年了

——獻給逝去的父親

十年前我就是父親了
現在，兒子離開我已五年
難得維生，四處漂零
想起兒子，心中的傷
就在風 裂開
十多年前的父親
如今，我已體會

我去了廣場
父親去省城
我在廣場和同伴坐著

對著民主女神
父親在尋我的省城聽到槍聲
母親舉著香火
雙手合十顫顫巍巍祈禱
徹夜不眠

我在路途中輾轉
他們在煎熬裡流淚
我終於躲過埋伏，回到了小鎮
兒子還活著
父親嗚嗚而泣
竟象他才是做錯了事的兒子

殷紅的廣場
占住了我全部記憶
後來我總要離開
後來每次離開父親就跟在我身後
可憐的父親
我是他的命
他無能
他只好腳跟腳，跟著他的命根
怕我把他弄丟

羈押，是冷酷的
手銬、槍刺不長人的表情
我在裡面
他就蹲在外面牆根
我一聲咳嗽
總驚得他驚慌地竄起

無畏，是劍
我守著良心
無畏，是劍
沒有刺著他們
我刺著父親

幾年了，父親已去
天，塌了
我再找不到支撐
黃土掩埋了我的孝心
我帶著傷痛
一個人前行
身後再沒有他的人影

點一支燭
為受難者哀悼

點一支燭
我想起我的父親

十多年了，十多年後
我的愛，和恨
我的自由，和尊嚴、親情
上溯到廣場每一粒麵包、汽水
上溯到身後曾一步一趨戰戰兢兢的腳步
抗爭
堅硬過深牢鐵窗

想起父親
想起千里之外的兒子
歲月，依然陰霾濃重
父親，兒子，孫子
我們隔著，就這樣隔著
閻羅王的牆根，父親已開始為我在那 蹲
兒子的臉已經變過五年，沒見過我表情
我的飄零
未改苦行

在兒子前
他不懂為何我象雲

在父親前

我無法忘卻空中飄過的血影

2006年6月3日佛山

作者簡介：

陶君，1989年學潮期間，擔任安徽省高自聯“頭子”，後任安徽省駐京高自聯總指揮，外高聯常委。1989年8月7日被安徽省公安廳拘押。2001年4月17日，因梅花網事件，遭深圳市公安局拘押；8月10日，被深圳市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妻離子散。2004年4月16日刑滿出獄。

青春流血的黎明

——紀念「六·四」天安門廣場大屠殺

子夜

黑暗向黎明開始了公開大屠殺

千萬個手無寸鐵的孩子們

倒在了不分青紅皂白的槍口下

血泊飛濺著，飛濺著

淹沒了金水橋

擊落了天真無邪的晨星

一具具屍首，一具具
被獸性發作的裝甲車
壓成了來不及呻吟的肉餅
黎明前深重的黑暗啊
血洗的沉沉黑夜延續的黎明
看那只即將斷送共和國的腐敗而殘暴的魔手
自己也為自己敲響了最後垂死的喪鐘！

黎明啊，我的中國
果真那公正太陽的天平早已位移了嗎
可那些是千萬個善良的心臟啊
還沒等他們為黎明而戰的心跳動到黎明
就被任意強姦黎明的劊子手卑鄙地屠賣
頓時，在啟明星墜落的位置上
整個黎明的天空佈滿了淤積的血污——
 淤積中國的大面
 淤積心臟出血熱——

被血染的黎明，黎明也急劇凝聚著積血雲
血肉橫飛的天安門廣場飛飄著不死的魂
悲壯被狂笑謀殺不了
血腥擦亮了整個中國的眼睛
不再僅僅失眠的中國，地火開始奔突

血債已經種成心臟上的噴血的彈孔
再不能只去揮動沒有槍的手
快快把 V 型的手指插入苦難的泥土
在滾滾的荒原上去長出火海的樹
重新起來！起來
為誕生全新的鳳凰涅槃的國度而浴血奮鬥！

槍聲過後並不是寂靜的陽光啊
流血之後怎會清除血染的泥土
更大的風暴準備在華夏的上空飛揚
母親啊，沒有一種聲音
比孩子們死前的呼喚更親切更叫人心痛
沒有一種火焰
比那豺狼焚毀孩子們的屍體更悲慘更無情
我的母親我的父親和我的同胞兄弟姊妹們啊
真正祭禮的墓碑是覺醒的旗幟
讓無名的屍首去尋找情人復仇的手吧
讓青春大流血的廣場上
把所有花環挺直為槍刺的鋒芒
在未來歷史不遠的恥辱柱上
去宣判人民公敵的一個個自我絞刑！

腥風，血雨呀

血雨，腥風啊
億萬人民的淚水將匯成血水
流入長江，黃河
奔
騰
咆
哮
吧！
沉沉黑夜醒來的中國
黎明血色起來戰鬥的中國
不
倒
的
中國啊
為明天
命名著
勝—利—的—一—戰—鬥—！

1989年6月4日

【補後記】1989年「6·4」之後我被密密逮捕關押1年半，主要因為寫作並散發這組詩。1991年我出獄後，這組詩已被當局收查殆盡，除在當局存檔外，其他地方已難找到。現在失而復得，應該感謝當年一位寫詩的小女孩，是冒著危險用一個瓶子把它埋藏至今（即1998年）才給我。她當年因怕員警經常追查她藏有此組詩，且也因此事被

工作單位開除等緣故，只好與丈夫雙雙去了海南謀生，也算是擺脫了警方對此組詩藏稿的追查。這樣才有了我這組“反詩”萬險中的萬幸。現在把它重新列印出來，仍按原件一字未改：筆名未動、簡介復原、歷史如常，以備詳考。

2001年8月20日

作者簡介：

楊春光（1956年12月—2005年9月19日），畢業於解放軍洛陽外國語學院，創辦並主編所在部隊第一家軍旅詩報《新星詩報》。1987年3月主持海南島全國文學社團聯合會並被選為主席，因此遭受鄧小平軍內點名批評，受到黨內嚴重警告和軍內降職降薪處分，並被所在部隊軟禁半年，中國“反自由化”時期成為中國軍內聲討對象。

1989年因參加“六四”民運，書寫組詩《太陽與人和槍口》被軍內秘密關押一年半，後轉業地方從事文化專業創作。主編“中國第三代詩人詩叢”工程。1993年與人創立空房子主義詩歌流派。

崔鶯鶯 作品

chapter 1-23

自由，我親愛的

含一枚果汁軟糖在口裡，關上大門
在這個夏天的夜裡，我與世無爭
拒絕風，拒絕火，拒絕
一具具灼熱的肉體
只留頭頂上的星星
還有身旁靜靜生長的莊稼
喧囂結束，我轉身離去

穿過時空，敲門聲再次響起
那個烏雲壓天的夏夜
你站在門外，我面若桃花
你雙手在後，我以為陽光和星星捉迷藏
以為你神秘地笑著

我猜，那一定是玫瑰
而手銬鏗鏘作響
是愛情的匕首，劃破長夜
血，濺在天上
噩耗，在城市裡穿行
你站在門外，說我的玫瑰
倒在血泊裡了

我的玫瑰倒在血泊裡了
浸染著淒美的笑
我竟沒覺得痛
只深愛上遠方那簇燃燒的燈火
表情在那個夜裡凝固
自由，我親愛的
你帶著我的初戀
連同那轉身時的淚光
跟著月亮走了，留下的
全是陰影

邁過一具具屍體
我躺在陌生人的懷
像個妓女一樣
聽著活命的小錢叮噠作響

看著廣場上受了驚嚇的鴿群
各自找一個安全的角落，睡去
一切被擋在了永遠關閉的記憶門外
那場六月的愛情
我們如曇花一現
你曾經火熱的嘴唇
幾乎灼傷了我的軀體
然後是終年積雪，層層覆蓋

怪誰呢，親愛的
自從你離去
我就趕不走無邊的空虛
其實，我又何曾擁有過你
越想抓住你，就越感覺無力
那年夜裡我眼眸中一汪清澈的湖水
如今漂浮著血絲
看著你迅速向幕後的群山退去
直到我越來越辨不出你
那絕望的愛情
如西天慘烈的火雲依託著落日
離去的註定要離去嗎

離去的註定要離去嗎

為何上帝從不眷顧我腳下的土地
自由的燈塔，為何只在夢裡閃爍
為何我癡情的腳步無法停止走向你
是智者發現了光
還是疲憊的旅人走失了自己
既然人們無法理解火
又如何解釋飛蛾的心思
我煉就金剛之身，依然目光如水
每當月亮升起來
我就感激，感激這
曾落滿灰塵的心靈
如今被愛的光澤覆蓋
一切變得新鮮
眼睛裡，依然有嬰兒般的好奇
需要觸摸嗎
需要廝守終生嗎
想起這些，我依然疼痛
自由，我愛親的
其實我要的不多，只需咫尺
只需咫尺，讓我看看你的樣子

點一支香煙在手裡，掩上心扉
頭頂上的星星一明一滅

我坐在院子，與世無爭
如一尾緘默的魚，坐在岸上
閉口不談那些驚濤駭浪和海底裡的憂傷
只聽著巨浪拍打著命運
聽著哽咽聲，漸漸平息
在這寂寥的六月天
在這孤獨的夜
我把掙紮和痛苦埋進土壤
情欲和相思藏進心
剩下微笑，淚水和詩句
自由，我親愛的
在這六月的夜
淚水留給自己
我只把微笑和詩
送給你

2005年6月3

失去自由的狗

今夜我突然恐懼
恐懼鏡中的人像不是我自己
是誰？除了我
就是這個世界上任意的行人
無所謂的麗人
牽著導盲犬的盲人
——但是
那不是我同種的人
因為，在我的村莊沒有狗可以存活的自由
那裡有一條，打了結的繩索
那裡還有一根被不同的人
被不同時代的人
被不同時代的不同年齡的人
他們的手汗浸泡得油光錚亮的棍棒

今夜我突然恐懼
恐懼曾經吞咽下的食物
充塞著導盲犬的皮毛
於是，我看見鏡中的我
就是一個無助的瞎子
拿著那根油光錚亮的棍棒
尋找，失去自由的狗

2004年6月16日

作者簡介：

安田，大學期間曾參與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據信他的著作《天安門情人》是第一本已出版的描寫經歷六四運動的人們生活的長篇小說。

chapter 2

民主人士作品

蕭強 作品

chapter 2-1

北京詩箋

一，星星

那一夜我太累了
睡下就沒有醒

當裝甲車碾過帳篷
我還在香甜的夢中

我們的肉黏在冰冷的履帶上
血朝石板一寸寸滲入

我們的青春
在熊熊火光中升起

依然守望著廣場
成為黎明最亮的星星

二，鮮花

那時絕食後
第六天的黃昏

一位雙目失明，白髮蒼蒼的老奶奶
在小孫女的攙扶下

捧著一大束鮮花
顛巍巍走進人群

糾察線默默分開
喧嘩的廣場久久地安靜

暮色蒼茫中
花兒血一樣紅

三，大爺

你們那位是首長
我找他說話

你說這是誰下的
黑了心的命令啊

我們北京好好的
你們開著坦克進來幹嗎呀

您也是中國人
把槍撂下，我領你去天安門看看

求求你們都把槍撂下
那兒都是孩子們哪

四，鼓手

唱了一夜歌，喊了一夜口號
大夥都累極了

快天亮的時候
廣場上突然熄了燈

我們明白，軍隊就要進來
最後的時刻到了

一片死寂，不知是誰
抱著鼓走到紀念碑上

二十萬人靜靜地坐著
黑暗中只有那緩緩激越的鼓聲

五，女兒

為他合上雙眼時
我沒掉一滴淚

他的學生證，那稚氣的笑
至今還在我的懷裡

第二天清晨，我帶著黑紗
去給他的父母發信

在燃燒的路障
坦克，機槍，滴血的刺刀前走過

我不害怕
我是北京的女兒

六，母親

他才滿二十
前天他才滿二十啊

弟兄四個，他是最懂事
最孝順的孩子

他就是拿著話筒
和大夥一起跟當兵的講理

……坦克就這麼
就這麼壓過去了

老天爺，你不會做天
你塌了吧

七，大嫂

當兵的，你們可真行啊

你衝著我也打呀

九歲的孩子也惹著你們了嗎
你們還算是人嗎你們

有種你們上老山去呀
你衝我們北京人開什麼槍啊你

大學生們也都是你這歲數
喝我們口水還說聲謝謝

你再開槍啊你，我不怕
活著不也就跟螞蟻似的嗎

八，街坊

槍一響，大夥兒往外衝的時候
誰也沒知道害怕

讓解放軍在家門口打了學生
咱北京人寒碜哪

可那哪只是打了學生

那是殺了學生，還殺了咱們街坊

那些來院裡喝過水，害羞，懂禮貌的孩子
哪個在，哪個不在了，咱不知道

血洗淨了，道又鋪平了，又能去乘涼放風箏了
可那殺死人的廣場從今往後，咱們還樂得起來嗎

九，孩子

遊行的時候
他騎在爸爸肩上

小手舉著個大牌子
“父子聲援團”

燒軍車的時候
他跟在爸爸後面

爸爸拿一個大火把
他拿一個小火把

一大群員警把爺兒倆抓走了

四歲的孩子，現在怎樣了

十，飯店

來來，再滿上
不能說了，咱還不能喝嗎

兄弟
你醉了

扯蛋
我沒，沒有

那我豎著的手指
這是幾

民主
和自，自由

十一，等待

今天，他們又要審訊了
我在默默數著時間

他們還會誘迫，拷打
我還會什麼也不說

她白色的身影還會出現嗎
她溫柔的黑眼睛，像母親，姐姐，還是女友

那雙美麗的手
還會輕輕為我搽洗傷口嗎

天快亮了，他們又要審訊了
我還是什麼也不會說

1989年6月18日

作者簡介：

蕭強，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1989年在美國攻讀天體物理學博士學位。學生運動被鎮壓後第四天返回中國，給受難者家屬送去美國各界人士的捐款。1989年年底加入在華盛頓特區的全美學自聯。1991年到紐約加入中國人權組織，任該組織執行主任職務十餘年。2001年獲美國麥克亞瑟基金會“麥克亞瑟獎”。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新聞研究生院中國互聯網專案主任。本詩為作者當年回國為難屬捐款時的現場採寫。

時間是長是短

碾碎的骨骼
任性地堆聚成一座石雕
洞穿的雙眼
訴說著從血肉
化成石泥的苦難

人們興高采烈地圍攏
又茫然若失地四散
喧囂的日子
沒有人記得昨天
沒有人在你面前
靜靜地站一站

驚恐過後

要相信一切都會改變
天將再藍 風又再暖
雨中撐起的傘
也是一片小小的豔陽天
廣場上冰冷的石板
原諒了不經心的背叛

朽與不朽
早已令人厭倦
鋼鐵肯定硬過骨肉
不需要履帶下的亡魂再次證驗
是死者
讓生者知道了活著的好處
揮霍的活法
立刻瀟灑的蔓延

很想點燃一支蠟燭
陪你共度這個夜晚
天上沒有星辰
到處都是黑洞洞的眼
側身混進鬧市
只有冰冷的魚
孤獨的聚散

日子瘋狂旋轉 沒有正反
人這樣活過 永遠不再團圓

一個事實 很久才能被接受
一個悲劇 轉眼就煙消雲散

在不斷變幻的焦距後
透過模糊的視線
細數鏽蝕斑駁的紋路

不知距離 是太近 還是太遠
不知時間 是太長 還是太短

2000年6月4日

留住火種

逝去的歲月是荒塚是黑暗的洞穴
沒有星星也沒有微風
只有夜只有夜又濕又冷壓過來是無數個
破譯不了也夢不斷的噩夢
無數顆啟明星閃過的天空
被劈開被暴虐在血中浸了又浸孤獨地
懸掛著再也沒有太陽的升騰
沒有太陽 朋友
伸出你的手
讓我們留住火種

生活龜裂在額頭在瞳孔在無數個
希望失望的瞬間撕碎了夢
舉著蒼白的彷徨馱著悲愴的苦難
顫抖地捧出一個發黴的憧憬
一行大雁從死亡的弧線上飛過
用蘸血的羽毛悲哀的燃燒天空
燃燒所有慘澹的永恆的日子
燃燒永恆 朋友
舉起這火把
讓我們留住火種

讓我們留住著溫暖這光亮這還狂妄著
理想的流浪者還狂妄著明天的太陽
黑暗被火洞穿夜在逃亡黎明大步走來
八面是風是搖撼一切吞噬一切的烈風
路上不再是荒涼的驛站腳步不再踏響苦難的
夯歌用我們的火把搭起靈魂的基架
浸血的大地蒼勁地崛起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 呵！朋友
讓我們留住火種
留住火種

1991年6月

六月的風

六月的風
滾過死神駐守的廣場
青春的生命沒有恐懼 沒有憂傷
每一滴血
都綻開一朵美麗的蒲公英
在坦率的大地上
迎接真誠的陽光

六月的風
撫過和平鴿折斷的翅膀
剪出一個沒有太陽的黎明
懸掛著固執的渴望
被達姆彈洞穿的夢想
在腥紅的風中
高傲地飄揚

六月的風
一層層剝開夜的幃帳
剝開蒼白 剝開慘澹 剝開彷徨
孤獨的星座勇敢地勾劃出
溫柔的遠方

美麗的傳說中沒有苦難
也沒有死亡

1992年

我要活著

我死了

當夜被更黑的夜佔領

坦克碾碎了我

碾碎了我年輕的心和愛情

星星也四散藏躲

我死了

我的真誠被擠成了一幅血腥的招貼畫

嵌在長安街的大道上

無奈地展示了一個共和國的墮落

我死了，朋友

可我來，是為了更好地活著

我要活著

我還年輕

不想在許多夢想發黴之後

彎著腰熬日出日落

我還年輕

不想在真誠被一次次的典當之後

低著頭裝作滿不在乎

我還年輕的肩膀

想挑五千年的沉珂

我還年輕的眼睛

想探探重重鐵幕後的罪惡

我來了，我們都來了

我們都很年輕

年輕的臉龐沒有陰影

年輕的肩膀沒有膽怯

年輕的歲月沒有斬不斷的繩索

我們將真誠整齊排列

熱切的期待著

真誠使虛偽讓步

壯烈的故事

不再是死難的悲歌

走向黎明的人群

不再需要跨過

由人的軀體填滿的歷史溝壑

可是

當夜被更黑的夜佔領

坦克毫不猶豫地碾碎了我

碾碎了我年輕的心和愛情

我的身體飛散飄落

化作無數啞了的和平鴿
夜夜飛臨那廣場 那校園 那路口 那街道
固執地用滴血的身軀
在天空悲哀地拼寫著
我 要活著
我 要活著

1997年6月

記憶與背叛

——記六四屠殺十七周年

……

於是
我們四散奔逃 藏躲 奔逃 藏躲
鋪天蓋地的悲慟
被亡命的腳步捲起撕扯拉破
成條成塊成襤褸成碎末
無數奔逃的影子
裹挾著化整為零的悲慟
在異域散落

未及回眸
未及靜默
未及舔吮相望的淚眼
未及擁吻奔離的倉措
必須在
漆黑的粘濕的陰冷的疲軟的湧動的
血肉模糊的無邊無際的
悲慟
覆蓋吞噬我們之前
亡命天涯

並回身
用心血與淚河
絕望的掩埋奔逃的路轍

流亡的命運是鄉間村頭的磨
用生存的冰冷和堅硬
將倉皇的你我粉碎再做
慢慢碾碎遍遍細磨
摻入流離的辛酸和現實的苦澀
隱入眾生
嬉笑怒 的從容與蹉跎

多少年的噩夢驚魂
多少年的引頸拼搏
多少年的迎風忍辱
多少年的孤燈寥落
我們終於相忘於江湖
相忘得
心安理得
相忘得
不容辯說

多少人的患失患得
多少人的峰回路闊

多少人的迎來送往
多少人的彈冠高歌
背叛記憶
原本不是我們預謀的選擇
面對面的尷尬
就讓它不動聲色的
錯過
不必提起過去不必面有難色
不必假意轉身不必用手遮額
我們都已是別人
早已不是當年的
你我

2006年6月

作者簡介：

盛雪，生於北京，1989年移居加拿大。加拿大筆會會員、中文獨立筆會會員、電臺記者和電視臺時事評論員，暢銷書《遠華案黑幕》作者，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重要活動人士。

曾獲加拿大2000年度新聞界最高榮譽“加拿大記者協會深度新聞調查獎”和2000年度“加拿大全國雜誌獎”。迄今，盛雪是加拿大唯一獲得以上殊榮的華裔人士。2005年獲頒加拿大族裔傳媒協會新聞獎，是該屆30位傑出個人獲獎者中唯一的華裔人士。2007年獲聘加拿大首都卡爾頓大學駐校作家。

楊建利 作品

chapter 2-3

坦克與詩

愛爾蘭詩人席慕·希尼在《舌頭的管轄》中說：從來沒有一首詩可以擋得住坦克。

從來沒有一首詩
可以
擋住坦克
但是每一首坦克碾碎的詩
都被履帶
播種在地
長出悲憫

2003年10月

作者簡介：

楊建利，山東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哈佛大學甘乃迪學院政治經濟學博士。一九八九年自美返國參加"六四"學生運動，投身于中國民主運動。1997年擔任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曾舉辦過各類與中國民主與未來有關的研討會。2001年8月他創辦網路週刊《議報》，擔任社長。主張中國的民主運動要走“回國運動”、“非暴力運動”和“選舉運動”的道路。

2002年春，中國東北大規模工人運動期間，楊建利使用朋友證件從北京闖關進入中國，調查東北工潮。返美時在昆明被捕，被以“非法入境罪”和“為臺灣做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國際社會曾予以強烈關注。所選詩歌為作者獄中詩。

楊煉 作品

chapter 2-4

廣場

在這頁交代材料上，你離開六月，離開那個人
每個人都在告發自己中活著，因此，沒有那個
臉、身體和名字都與你相同的人
從你家的灰磚門樓出來，在胡同口停下
左右一望，就拐上那條你常去散步的大街

沒有。地鐵站，花壇，生鏽的鐵欄杆
一排小槐樹，遍地青青的點子，小白花閃閃爍爍
背後天空越來越藍。在這個季節
你習慣在這條街上，應當就那麼站著，聞花香

你不在廣場
交代材料裡，每個人都證明：自己不在
六月，沒人在廣場

你得寫另一個人
同樣穿戴你的面孔和名字，從不走出家門
得找證據，證明你的表情早就癱瘓了
你的思想從未高過帽檐
而心被窗棧、鈕扣和肋骨一道道鎖著
既隔音，也避開一切空襲

肯定沒有那個人，在廣場上跑、滑倒、呼救
聽見人體中彈時，沉悶如木板的響聲
黑夜被切開，帶著燙傷顫抖，你爬過半張被壓碎的臉
一隻死眼瞪著你，瞪你成一片黑紅沼澤
肯定沒人，在這兒活過、擁擠過、死過
六月，廣場不在。夏天和一串串槐花都是幻覺

另一個人寂靜如字，不知道廣場。沿著牆根走
沿著牆根走，灰泥斑駁的牆皮，前後左右四排牙咬你
一張大嘴，把你吐出來，你就睡了，還做夢
在床上安全地冒險，在蒼蠅愛撫下醒來

大家作證，你晝夜守住這小院落，蝸牛似的什麼也沒說
一張桌子頂著門，這骨骼搭成的小屋，連春天也不開窗
你怕風，因此總把皮膚拉緊

因此，你也參與謀殺六月
你得寫，你寫了：今年沒有六月
六月裡的廣場是虛無

你換上一張紙，尖叫就遠了
把自己寫成另一個人，你就活了
一筆一劃地寫，一生中，親手塗掉一個月年齡
你一輕，覺得裡面空了，那個人走了
廣場在寫滿錯字前，已被撕碎
紙屑紛飛，飄落。槐樹上從來就長著白葉子

1989至1990

作者簡介：

楊煉（1955—），中國新詩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獲義大利 FLA I A N O 國際詩歌獎、英國詩歌書籍協會推薦英譯詩集獎，受邀任德國柏林 D A A D 藝術交流計畫駐會作家、美國 A M H E R S T 學院駐校作家、臺北市作家駐市作家、德國尤利希斯報導文學獎評委，現定居倫敦。

悼詞

你們死了，不久以前還有那片
有藍天的廣場，母親推著車子
大聲地叫你，都那麼高了
還在風裡看飄舞的風箏
你們死了，不久以前我們還說
到廣場去說我們的話，和許多人
一起走向地鐵旁邊的樹林
不久前，我們還分一盆湯
泡速食麵，慢慢地喝
在雨裡邊，舉著傘，舉著燈
從一座座小帳篷間穿過
然而，這時你們已經死了

突然亮起的光，把你釘在方磚地上
你的腿斷了，你爬、喊
被鋼鐵的履帶壓得稀爛
我們不能忘記槍響的剎那
你吃驚地看著，那些鼓掌的手
捂住突然噴血的胸口
你們整齊地坐在地上
他們整齊地對著你們的臉開槍
裝甲車從你們的身上壓過去
到處是你們的腦漿
子彈追趕你，運死人的車追趕你
直升飛機、汽油和火焰噴射器追趕著你
你的皮膚發黑，焦裂
受傷的人和死人一起被燒掉

你們死了，我們不能忘記
你只比我們年輕一點
走起路來頭抬得更高些
會像孩子那樣笑，我們不能忘記
他們把你逼進牆角，只是為了
問也不問地殺你，只是因為你站在路邊
看見冒煙的槍口，你的眼睛就成了罪惡

只是因為你不願沉默
你說不要殺人，你的聲音就成了罪惡
只是因為你從家裡出來
救一個流血的人，你的生命就成了罪惡
槍一陣陣響著
把你們的身體搗成一團團血肉

你們死了，廣場死了
劊子手的嘴和槍還在響著
他們殺了你，還要殺你所有的
同學、兄弟、姐妹，你們的父母
他們在路上，向保護你的老人開槍
在學校，在實驗室門口
他們要殺所有知道你的人、愛你們的人
他們要殺死所有的記憶
他們把腥臭的謊言潑在你們身上
他們是一群吃死人的蛆蟲

他們說現在勝利了，他們以為把你變成煙
把血沖走，你們就永遠沒了
你們就永遠無法開口
永遠無法說出可怕的冤屈
你們死了他們就可以安享罪惡的生活

他們以為人是這樣的，可以被殺光、殺死
他們以為死能保護他們罪惡的生活

我們活著，站在你們面前
他們也會殺死我們，他們不知道
我們已經死過，在槍響的剎那
在廣場上，在我們的中國家
我們把心交給你，交給死者
為了是讓你們在我們的身上復活
我們要像你們那樣舉起手
完成你們未完成的使命
給血以血、給火以火！

1989年6月

顧城簡介：

顧城(1956—1993)，北京人。中國新詩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稱為以一顆童心看世界的“童話詩人”。

悼亡

——為六·四受難者而作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日般殷紅的天空下
結伴而行
苦難引導著苦難
恨的盡頭是恨
泉水乾涸，大火連綿
回去的路更遠
不是上帝是孩子
在鋼盔與鋼盔撞擊的

聲音中祈禱

母親孕育了光明

黑暗孕育了母親

石頭滾動，鐘錶倒轉

日蝕已經出現

不是肉體是靈魂

每年一起再過一次生日

你們有同樣的年齡

愛為死者締造了

永久的聯盟

你們緊緊擁抱

在長長的死亡名單中

夜歸

經歷了空襲警報的音樂

我把影子掛在衣架上

摘下那隻用於

逃命的狗的眼睛

卸掉假牙，這最後的詞語

合上老謀深算的懷錶

那顆設防的心

一個個小時掉進水

像深水炸彈在我的夢中

爆炸

聽見了我的恐懼

東方的想像

風中的鋼刀靈巧地轉動
大壩上的牛羊失蹤
樹木朝冬天一起鞠躬
綠色租賃給軍隊
枝幹被造成大船時
洪水來臨
豪華的時代
在宴請它的客人
銅號、美酒
竹椅上東方的想像
是不落的太陽
懸掛在磚窯上空
工匠們造就的天堂
流星般塌落
情人們睡在回聲
那世紀之交的橋洞
戴天使面具的人們
從橋上走過

作者簡介：

北島，原名趙振開，1978年同詩人芒克創辦民間詩歌刊物《今天》，是中國新詩“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對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化領域自由主義思潮產生過重要影響，1990年旅居美國，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現任教於加利福尼亞州大衛斯大學。

黃翔 作品

chapter 2-7

祭奠

——懷念偉大的1989年6月4日

這個日子
是刺刀尖上
沒有收斂的——記憶
是帶血的翅膀
滴下的——呼喊
是死者眼睛
沒有闔上的——天空
是大牆後面
鏢鏘撞響的——寂寞

1989年6月4日

天安門——廣場

1996年6月4日夜淚記於聽美國之音廣播之後，時秋瀟雨蘭正播放《大悲咒》磁帶以示沈痛祭奠。

給天安門母親

天安門廣場寬闊到足以容納千百萬青春
軀體的全部體積和重量
卻絕對容納不下
一滴
血
因為母親的一顆
淚水
足以使世界傾斜
因為沉默難以言說的事件
雷聲便開始終極的
解釋

2000年4月20日晨

作者簡介：

黃翔，曾參與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西單“民主牆運動”，參與組織“啟蒙社”，編輯《啟蒙》民刊。1994年獲美國赫爾曼·哈默特（Hellman-Hammett）言論自由作家獎。2004年10月應邀任匹茲堡避難城（COA/Pittsburgh）駐市作家。

貝嶺 作品

chapter 2-8

紀念

——為“六四”受難者

我目睹的暴力過去了
它滋生的果實
被恨的潮水洗劫著
一個預言再度呈現

苦難，完整而安詳
連同我的疼痛
它們僵立在時間的鐘擺下
整整一支隊伍的葬儀祭奠著記憶

而過去是無辜的

衰老，那年輪的不幸
迫使青春懺悔
青春，竟也烙下了死亡那永恆的印

冬天是自由的
在赤裸的空曠下
夢，佔有著妄想
如同想像的理性
在堅忍的無力中
展示記憶疲倦的力量

一個進程符咒般凝聚的
壯烈終結的力量

作者簡介：

貝嶺，流亡美國，《傾向》雜誌創辦人。2000年8月11日，因返國在北京印行《傾向》雜誌遭指控“非法印刷出版罪”被捕，後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中國當局將他遣返美國。

2000年獲美國西部筆會自由寫作獎，2002年獲邀任紐約公共圖書館作家學者中心駐館作家。

杜導斌 作品

chapter 2-9

六四日記

1

被季節所驅趕
向主義發起挑戰
五月，疲憊的五月
在路旁，在夜半
你我坐著觀看

紅太陽已經西垂
頭頂的月亮
今夜不再圓滿
這些我們十分明白
可是依然坐著
在五月，在路旁
在夜半

我知道你的目光在尋找
你知道我的心靈在等待
越過世紀末的縫隙
你在尋找一顆新星的光芒
透過夜幕
我期待著黎明的召喚

1989年5月17日

2

在歷史指定的那個位置
以昂首挺胸的姿式

你們把億萬人壓在胸膛的話
一口氣喊出
以生命作代價

1989年5月18日

作者簡介：

杜導斌，當年由於家庭成分的影響，無法接受高等教育，畢業於湖北省輕工業學校。2003年由於在網路及海外媒體發表自由言論被中國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3年，緩期執行。曾獲美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第十八屆“傑出民主人士獎”。

鄢烈漢 作品

chapter 2-10

正義必勝

天上佈滿烏雲
地下淌著血腥
槍彈劃破夜空的寧靜
大地嗚咽著無助的哭聲

坦克衝過來了
忠誠的驅體碾成了肉漿
人民敬仰的廣場
變成了屠殺人民的刑場

他們說手無寸鐵是暴動

坦克機槍瘋狂掃射是捍衛共和國
他們射出殺你們的無數子彈
你們的槍膛是血肉之軀倒地
只射出一顆子彈
是可憐的夢想

為民主自由而死
勇士們無所畏懼
可憐的夢想已在中國爆炸
不久的日子真理和正義的勝利
會在這裡把惡毒埋葬
讓自由、和平、友愛的歌聲
在天安門上空飄揚……

1989年6月5日

野火燒不盡

北京上空天昏暗，天安門前鮮血染。
獨裁邪魔大屠殺，中華兒女遭劫難。

屠殺不盡真理在，鎮壓不倒正義存。
野火燒盡根不死，春風吹時草再生。

1989年6月4日

作者簡介

鄒烈漢，中國湖北仙桃人，歷年傾心關注中國的民主運動。六四鎮壓發生後曾全力營救湖北地區受難學生，無數次通過各種途徑無私支助湖北地區被關押的六四反革命犯，湖北六四反革命犯出獄後大多曾受到過他的接濟。

主義

亂草中的歌 飛起來的童貞
早已遠離閨房
時間抽打著脊背
風中的人刀片一樣單薄
為什麼我又是山的兄弟水的丈夫
為什麼這麼多樹枝不能留住你的花 你的葉子
也不能留住我輝煌的果實
回憶人類 我以痛苦為花園
以真理為家 以政治和經濟為左鄰右舍
回憶中世紀的祖國

月光像一大群美女壓下來
我飛馬揚鞭 以英雄主義為一生的路途
回憶你楚楚展開的音容
我深愛的仇人的女兒
現在天就要下雨了 我就要大哭一場
在詩歌旁邊 叫一叫你的名字
為了多愛一次 我可以葉落千丈
可以讓一千個人緊緊追殺

1989年9月10日 浙江師大

黑夜頌辭

——題記：在沒有光明的地方

黑暗也是一盞燈

黑夜來臨 讓我在燈中點燈把亮起來的照得更亮
黑夜背著一筐桃花走下山崗 美麗的壞人即將幫助我
感謝黑夜吧 此刻黑暗的岩石上書生的初戀在閃爍
水田上 紫雲英上 晚餐之後仍然危機四伏
一雙即將伸向我們的筷子來自哪一片竹林
風吹著絲綢 風箏從海底升起
此刻真正的飛翔深入土地
而真正的短命也並非夭折的嬰兒
黑暗剛學會走路 就一腳踩到天上
這時土地 醒 還需再醒一次
這時夜深了 我深深地想你
水埋著雲朵 肥沃的土地埋著黃金和陽光
你的骨骼深埋在我的血肉中
水邊的草藥全部瘋狂 在為我的健康加速生長
這時一盆潑出門外的水 需要你來重新撐起
來吧 在窗外再打開一扇天窗
我們挖出銅號 請多情的人繼續抒情

黑夜初開的桃枝上 我們在嬰兒的啼哭中露出微笑
花朵落下 天下的美麗都落到你身上
一顆流星帶著災難落到詩人身上
水晶破碎了 永恆的光線在一分一秒拆散
黑夜如此漫長 我寫著一首越寫越長的詩
我思考著愛情 想著拉開距離之後再深深擁抱
這時寂靜回到歌唱 道路回到腳下
而你回到哪裡去 我的懷抱空空盪盪
這是青年人的夜 是春夜 收割後的田野上腦袋在開花
這思想的美麗被屯積錢財的和糧食的城鎮遺忘
這一群讀者 享受著我的詩句 卻從來不管我在哪裡
但是我的腦袋在開花 我坐著 走著 尋找著
在黑夜裡我們要讓一個瞎子來引路
瞎子 你的目光如此深遠 你見到過鬼
你說著神祇的夢 香煙和水鳥的夢
你說這世上從來沒有騙子 只有一大群受騙的人
道路隱隱約約 要用心去看 用雙手摸索
哦 瞎子 更快更遠的瞎子 你拉我一把
你看到比黑夜更黑的地方 看到了女人的心
勝利就在前方 但勝利並不是光明
黑夜更深 我更加深深地想你
一夜長大的嬰兒騎上白馬 長春藤緊跟噠噠的馬蹄
一群金魚和星星緊跟著瞎子

進入危險的水域 我的血汗參與波浪的行動
風吹著絲綢 白馬在絲綢之路上
我在白馬上熱愛黑夜和母親 還鄉的靈魂捲土重來
一切都要重新開始 待到美麗的少女越來越多
種花人才可以把鶴嘴鋤輕輕放下
黑夜 現在真正的黑夜進入我們內心
像父母的血率領一千朵桃花在我周身靜靜飛翔
現在唯一的桃子和我心心相印 它永不腐爛 永遠飄香
這是春夜 這萬綠叢中一點紅是我口中所吐
有一個聲音在輕輕叫著：太陽 太陽 太陽
啊 太陽 這太陽像一眼新開的煤井
像一個從未開口的人說盡人生
黑夜 我在越黑的地方越引人矚目
我多麼幸福 我還是幸福的
感謝黑夜吧 只要你有一點點亮光就有人來尋求
就有人愛你 但是為什麼我燃燒多年的愛情只剩下一堆殘雪
為什麼我就騎著這一堆殘雪 我已無話可說
但是我說出的黑暗已經放出光芒
在這樣的黑夜 這個走到哪裡哪裡亮的人
請聽一聽他自編自唱的歌
哪裡有朋友 哪裡就是好地方
哪裡有愛 哪裡就是家

1991年2月25日深夜，孤旅中

作者簡介：

俞心焦，浙江紹興人。1989年參與六四民主運動。1997年與馬哲、吳若傑等數十位大陸作家、詩人、學者共同發起了中國文化復興運動。1999年被羅織強姦罪判刑7年。

鄭貽春 作品

chapter 2-12

那一夜

一整夜的子彈
從最黑暗的深處
向瞳孔噴去
向靈魂噴去
向大地、江河、山巒
——噴去

坦克和老鼠在竄動
在頭顱上隆隆地滾動
在胸膛內撕咬，喧囂著兵器的問候
刺穿顱骨、心臟、大腿、眼睛、肺
主宰夜晚的赫赫神威
驅逐黎明驅逐霞光

驅逐啟明星閃亮的希望
贏得全面徹底的漆黑
贏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死寂
於是老鼠們跳起了歡樂的華爾滋舞
伴隨著《藍色的多惱河》優美的樂曲
伴著滾滾嗚咽的血淚之河

一整夜的子彈，從最黑暗的深處
擊倒了我倔強的骨骼
擊倒了我遠在千里之外的佇立
嘩嘩的淚水如決堤之洪
淹沒了我的心胸我的神經
淹沒了我的每一次深沈的呼吸和每次無奈的歎息
也淹沒了我生於斯長於斯的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那荒野嶺越來越狹窄的大陸架
我那越來越廣闊的沼澤地
和我的與我一樣黃皮膚黑頭髮的姐妹兄弟

雖然我倒下了
但我的生命仍在掙扎
我的筆仍在掙扎
還有我那永恆掙扎的綿綿不絕的思緒

雖然我在恥辱中苟活
但我知道我只要一息尚存
信念就是那槍擊不倒的風信旗
昭示那時來運轉的一天
——那潛藏著命運的不可抗拒的一日

為了自由的風瀟灑地降落在
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大地
我有所求
為了人的自由為了人的公正和正義
我為什麼不能把那一整夜的子彈
扔進現代歷史博物館
讓它成為整個民族的永恆恥辱的記憶

1999年6月4日

蟲子

蟲子在我的詩行中蠕動
慢慢地爬過一個又一個文字
蟲子組成了默默的先遣團
探聽我的思想 也探聽我的感情
蟲子的大部隊隨後趕到
攜帶著手銬、腳鐐、赤橙黃綠青藍紫的文件
和花朵與芳草連署簽名的逮捕證
蟲子要帶走我的每一首詩篇
要帶走我的每一部著作
因為據說，我的眼睛很毒
能夠勾走每一顆少男少女的芳心

蟲子法庭要判我無期徒刑
我的罪名就是以文字的名義
對蟲子的一切肆意地嘲弄
我陰謀顛覆蟲子的地位和價值
我不顧蟲子在植物發展史中的巨大作用

2003年9月14日

作者簡介：

鄭貽春，大連外國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學士，遼寧省營口市超群外國語學院教務處主任，國際筆會中國獨立中文筆會榮譽會員。因在互聯網上發表異見文章，2005年9月20日，被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任畹町 作品

chapter 2-13

八九如詩 六四當歌

當我向你敞開心扉的那一刻，
熱淚在湧流。
不要奢望乞求，
不要附庸風雅，
不要玩弄辭藻，
不要喋喋不休。

回首，
是瞬間，
是永恆。

來不及感慨，
來不及拒絕，
來不及喜悅，
來不及回味。

沒有權利感慨，
沒有權利拒絕，
沒有權利喜悅，
沒有權利回味。

我們匆匆而去，倉皇遲來；
我們疲憊不堪，迂回退讓；

不要以為沒有河川，就沒有瀚海；
不要以為沒有巨石，就沒有群山；

太陽，雖然孤獨；
宇宙，卻胸懷博大；

我們刻畫著眼前的美景，
在崑崙山巔鳥瞰。

我們筆走龍蛇，熱血鼎沸；
我們聯名上書，借題發揮；
我們廣交天下，豪情快慰；
我們安貧樂道，精氣充沛；

再多苦累，自己去扛；
再多憂傷，自己去背；

我們忠誠信仰，堅守誓言；
我們痛哭幽怨，壯懷激烈；

堡壘易從內部攻破，
背義貪利有如蟻穴之潰。

哪裡是聖潔的家園！
我們發出終極的追問。

波瀾不興，盛於長久；
縱橫四海，風情壯闊；

在抗爭的熱土上，歷盡劫波，
我們尊嚴依在！

並非有太多的歷史演義，
並非總是睡中的期待。

越過蒼莽的山水，
向世界唱一曲澎湃的歌！

沒有漁舟唱晚，
沒有大漠孤煙；

不是才郎，
不是秀女；

是崎嶇的夢想，
是巍峨的信念，
是變革的帷幄，
是改良的遺恨，

不是宮廷密聞，
不是激情過後，

是保守的猙獰，
是維新的破滅，
是壓抑的狂吼，

是堅韌的追逐，

是高貴的職責，
是神聖的義務，
是文明的印記，
是壯偉的風光，

是純青的智慧，
是團隊的交響，
是史前的豐碑，
是恢弘的畫卷，

是無盡的歎息，
是一本暢銷的書——

人民，是進步的先鋒；
人民，是幸福的源泉；
人民，是時代的主角；

啊！

何處尋覓昨日的奔湧，
哪裡望穿鐵窗的秋水？
善敗者，必勝之。

戎裝披掛，離恨別愁，踏上不歸的路。

自由，是我們的乳娘；
富足，是我們的夢鄉；
勝利，曾經與我們隔水相望；

沒有小橋流溪，
沒有斜陽夕照。

不是君子，
不是聖賢。

是詭譎的風雲，
是洶湧的驚濤，
是革命的無奈，
是慘烈的哀嚎，

不是學生有錯，
不是言論自由，

是喋血的護衛，
是抗暴的壯歌，
是民族的國殤，

是官民的震撼，

是正義待召喚，

是亡靈討告慰，

是母親在傷悲，

是苦澀的芬芳，

是景仰的圖騰，

是輝煌的遺存，

是五四的顛峰，

是最高的詮釋，

是盛不下的辛酸——

慷慨和奉獻學生，

力量與悲憤同在。

莫要說，

我們江河行地，不足為患；

莫要說，

我們浩然沛天，勢焰已去；

萌芽中的苗最壯，

繖襖內的娃兒最強。

壯士慷慨赴自由，

英雄憂思秉史錄。

人們津津樂道“正名”，

孜孜以求“昭雪”，

那不過是航程裡，

飛馳的驛站，

過往的橋樑。

傾聽蔚藍色的吹拂吧！

仰望明澈的天宇吧！

跪拜空靈的雪山吧！

那是烏雲散去的彩虹，

驅趕著不落的太陽，

是中國憲政的晨曦！

榮耀，是榮耀者的身份證；

罪惡，是罪惡者的墓誌銘；

自由之歌四海飄，
民主之光在閃耀，
但願那風聲四起，
真理降臨的一天，
我們再相會！

作者簡介：

任曉町，1978年至1979年參加民主牆運動，起草《中國人權宣言》，組建“中國人權同盟”，任負責人，後被勞教4年。1989年組織“政體改造”民主運動，發動紀念民主牆10周年運動。1991年以宣傳煽動罪處刑7年。1994年獲羅伯特·甘迺迪人權獎。1998年11月7-10日倡議組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1999年12月26日參與組創中國民主黨聯合委員會，任顧問委員會主席。

張林 作品

chapter 2-14

一場惡夢

我拼命撲動四肢
在空中飛行
企圖逃命

毒蛇和老鼠
從深山和高原傾巢而出
頃刻間佈滿了祖國大地

一條蛇纏住了我的脖子
要吞噬我的魂魄

二隻老鼠咬住了我的雙腳
這些嗜血如命的傢伙

我向南飛
南方瘴氣瀰漫
毒疫橫行
巨蛇巨鼠正張開血盆大口

我向西逃
崇山峻嶺擋住了我的視線
黃帝老莊如來佛都已隱身不見

我向北飛
北方赤地千里
黃河斷流
蛇鼠啃光了草原森林

我向東逃
東方波濤洶湧
自由女神遙不可及

我向天上的孔子孟子列祖列宗哭救
他們說此劫早已註定

最好聽天由命

毒蛇終於吸盡了我的靈魂
老鼠終於抽乾了我的血液
我終於失去知覺

無聲無息地掉落
通過蛇鼠的腸胃
變成一堆汗穢

2003年7月21日於病中

作者簡介：

張林，清華大學學士，國際筆會中國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因在互聯網上發表異見文章，2005年7月28日被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取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張林提出上訴，2005年9月13日在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被二審，維持原判。

林輝 作品

chapter 2-15

心中的鮮花

——獻給“六·四”無名死難者

我的心中藏著一朵鮮花
它有著不敗的生命、短暫的生涯
我沒有敬獻它於你們的墳前
我僅以我羞愧的心將它深藏

你們是否還戀著這片國土
是否在天堂把父母悄然牽掛
當偽善者的同仁射出凌晨的子彈
你們，甚至沒有留下名字和遺言

甚至還未舔嘗戀愛的甜蜜

你們的青春追隨著真理和明天
長安街在坦克的履帶下淪落
帝國踏著鮮血唱響了哀曲

一年又一年，我的夢中開放著鮮花
它空空的形體飽含著淚
六月的荒野上無數的小花就是它
它也就是你們，因而與我同在

以一朵鮮花的純潔愛著人類
以一朵鮮花的無畏面對強權
它在我孤獨的時候贈我安寧的力量
它讓我的心再沒有監獄的高牆

2006年6月4日

作者簡介：

1997年畢業於寧波大學經濟系。1997年～1998年，與俞心焦、王有才、李磊、陳健、陳蔚等組織中國文化復興運動。1998年與王有才、王東海等參與籌建中國民主黨，6月25日與王東海、王有才向浙江省民政廳提交註冊登記中國民主黨浙江委員會申請，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1998年7月14日因組黨事件被捕入獄。2005年8月創辦愛琴海網，2006年3月9日愛琴海網被浙江省政府新聞辦公廳強行關閉。

杜智富 作品

chapter 2-16

光輝的十月

據說是光榮的、偉大的、永遠正確的
於一夜之間
變成了猙獰的、邪惡的、滿手鮮血的

據說是先鋒、救星、人民的解放者
於一夜之間
變成了“殺他千百個買個十年十五年太平”的魔群

是一夜的夢嗎
還是我們昏庸了、麻木了
趨炎附勢了四十年

昏睡沉沉的民族啊
鬧“反”天不只一日了
肅反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左
反死了多少人
我們呼嚕呼嚕

大躍進，鬥孔丘
學大寨，揪宋江
又是浩浩盪盪的文化大革命
革掉了多少人的命
我們呼嚕呼嚕

民主牆塌了
黑貓要過河
白貓摸石頭
我們呼嚕呼嚕

六四槍聲砰砰，坦克隆隆
醒了片刻，剛轉身
我們又要呼嚕呼嚕了

昏沉的民族啊

邪惡橫行
是因為我們不爭是和非
殘暴無忌
是因為我們懦弱與諂媚

不要光說恨
想想過去的嘔歌吧
不要光說悔
想想天天的妥協吧

光輝的十月，年復一年
慘死的六月呢

1991年10月1日

作者簡歷

杜智富，生於青島，成長於香港，臺灣大學電機系畢業，加拿大阿爾伯達大學電機系碩士，1989年參加海外民運活動，任加拿大渥太華民主中國主席，1986年當選民陣第四屆主席，1989年當選民陣第五屆主席，現為加拿大加爾頓大學政治系碩士生。

格爾尼卡

長安街面，鋪滿碾爛的肉末
金水橋底，溢出發酵的血浪
北京城內，坦克轟隆隆嘶吼
國旗殷紅，在白骨叢中飄揚
華表前，民主女神化為齏粉
鴿群的屍體，如雪片般跌落
和花瓣一同被攪成黑色泥漿

從城樓的畫像到殿堂的僵屍
只見赤裸裸的鬼怪到處遊逛

從紫禁城故宮到中南海禁苑
死的活的妖魔都在跳舞歡唱
人民解放軍踏著人民的靈魂
一絲不掛地走過天安門廣場
呼吸著殘殺百姓熏鼻的榮光

這是一幅來自阿鼻國的圖畫
配上了以天堂為商標的畫框
這是勝過畢卡索的格爾尼卡
但牛頭塗抹著加顏料的蛋黃
創作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六月
作者是一個傲視天下的大師
蓋上了鐮刀斧頭的專用印章

1989年7月1日

作者簡介：

林牧晨，曾投入中國“民主牆”運動，6·4民主運動，參與組織“人權協會”，創辦並主編民刊《海燕》，多次被投進監牢。後移居美國，加入“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參與組建中華民會。

為牢獄而作的歌

——獻給曾經入獄、正在獄中和即將入獄的人們

這寒冬的最深處，
是否會飄過最後一片枯葉？
我的故人們啊！
長安的月夜早已逝去千年，
誰還在為良人擣衣？

那遠征者必經的戈壁瀚海，
半尺帷幕便足以遮天蔽日。

寒冬乍來，
寒冬乍去，
唯春色難覓。
只是已被風沙侵蝕的心靈仍在渴望：
愛人哪！
請捎來一封親筆書信。
再印上一個輕輕的吻吧，
從此望斷天涯。

當流星從鐵窗前隕落，
露珠便在小草葉尖凝聚。
八千里路並不遙遠，我的家園。
我用心靈伴你去向遠方。
悲風刮著槍聲驚破寒夜，
紙醉金迷的燈和酒，
在槍聲的迴旋中墮落。

我的故國啊！
哪裡是你的前路。
我赤裸著身軀和靈魂，
去滾那佈滿的鋼釘驟馬道。
人們在我鮮血淋漓的靈與肉前
宴飲、交媾。

難道真的是你？
我的華夏！
我的故國！

我不信！
你這廣袤的大地之上
竟連一株自由的橄欖都不能生長！
讓寒潮刮吧！刮吧！
刮去最後我一片破衫殘布。
我把胸膛挺給你，
有種，
就利刃一般插進來！
看看究竟是你凍僵我的心臟，
還是我燃燒的熱血
將你融為暖風！

我的愛人哪！
寄我一吻，
寄我一吻……

一個女鬼的告別辭

走吧，走吧，別回頭。
一回頭我就會現出原形，
變成一具骷髏。
去尋找新的自由和愛情吧，
別再留戀我的荒塚，
那盛開著金合歡花的道路，
血腥的不歸之途。
我不能送你，我已無能為力，
我會在陽光下灰飛煙滅。
灞河橋頭楊柳依依，
如果我還活著，就去折一枝送你。
長安，千年的長安，
奈何又起漫天塵沙。

紅旗飄揚的年代即將過去，
紅旗下亡魂卻永遠不再醒來。
走吧，走吧，到茫茫人海中去，
有人在遠方等你。
我的荒塚自會有個歸宿，
或是湮沒，或是築上豐碑，
那又能如何？

我已死去，而你……
去生活吧，你還年輕。

聽說過巴塔戈尼亞嗎？
在安第斯山的最南端。
那裡終年狂風呼嘯，
只有神鷹才能在冰封的山脊上翱翔。
若能熬過風暴和嚴冬，
那裡就是理想的家園。

當巴塔戈尼亞的夏天來臨，
草地上盛開無名野花，
黃、紫、白，微涼的陽光，寒冽的清泉。
嬉鬧的狐狸幼崽，忽然停下，
在風暴中凝視山頂，白雪，冰川。
那時你在看看四周，
可有什麼旗幟？

我已死去多年，
我已再見不到巴塔戈尼亞的夏天。
但我這裡，有掏心的比干，
投江的屈原，自刎的虞姬，
命喪胡塵的李師師，還有，還有……

走，走，你看別人，
都各自上路，徘徊和惆悵，
青春因此遠逝。
青鳥從不哀泣，
它，將飛往萬裡蓬山。
多年以後，請帶上你的新愛人來看看我。
我已經看見她了，
她很美，很美……

作者簡介：

歐陽小戎，軟體工程師。在危難之際，自願作高智晟律師的助手。曾因此被捕關押多時。

鄭存柱 作品

chapter 2-19

滿江紅

——六十四周年有感

逝者如斯，
驚回首，十番寒暑。
心潮起，街頭倘佯，
難驅哀怒。
拳拳報國情似玉，
癡癡吶喊聲如虎。
怎料想，
竟血灑長安，

傷心哭。

休空歎，
年華促。
英魂志，
君知否：
"遍神州華夏，
早行民主！"
再有青春行義舉，
定攜剩勇前相助。
冷橫眉，
看浩盪潮流，
誰能阻！

1999年6月1日《湘江評論》社

最後的脊梁

蔑視人類，也蔑視天神！
那個鋼鐵的醜類，
從你的身軀上轟隆隆馳過，
全世界在聽它大聲發佈謊言。
而我聽不見你的聲音，啊祖國！

死者沉默，生者也沉默，
我們是一小撮暴徒，
鋪天蓋地都是一個口徑。
多少年如一日，將來也是如此嗎？
我看不見你的屍體，啊祖國！

最後的脊梁被軋斷了，
最後的正直正離你而去，
兩千年後新的十字架上，
只留下一個血紅的幌子。
時間的雨水會沖淡腦漿和血跡。
你忍心讓我愛一個幌子嗎，啊祖國！

1989年6月4日

獻給懷念

——給我曾經二十歲的同齡人

所有用真心、熱血和冷淚
澆鑄起的年輕的歷程
越陷越深
烙在記憶的深淵
儘管苦楚隱隱，傷創依舊

滄桑歲月，總趁週年歸襄
我們卻不能回首，顧憐
哪怕僅僅，憑藉一個手勢
堅毅，指向昨夜
昨夜，陣痛般從夢中碾過

我們如此背負沉重理想
仿佛攬持萬能的咒符
主宰我們無盡悲哀的
或者歡樂

雨人 作品

chapter 2-21

破曉時分，有失聲的吶喊

激情死於激情的炎涼
只有顛骨裡，灼燒過的信念
足以將淚浮出眼前的真實
一絲絲眷戀掠起一絲絲慰藉
將我們冰銷雪崩的，擠垮

無奈的面孔在無奈間轉身
融入千年純樸的泥土
幻想有幾多
我們和幻想
終究無力脫逃

鎖鏈在記憶復甦之後
一直是沉甸甸的
一群被時間遺棄的過客
同樣遭遇文明邊緣的路口
正如你站在巨大而蒼白的歷史前
隔世
顎然
與惶恐

1997年6月1日

井蛙 作品

chapter 2-22

六月四日，我該如何是好？

我該如何是好
在這冰涼透骨的夏天
在這心內空無一人的廣場

你們熱鬧著先走了
我與許多落荒而逃的行者
升起空白的國旗，為你們
為17年前高挺過倒下的身軀

其實，我拒絕聽他們談起
一輛輛坦克，向你們開過來了

我如此畏懼目睹鮮血
而孩子脖子上的紅領巾卻沾滿了它們
就那樣
你們偉人一般揮別了自己
黑暗的牢獄
住在中南海裡的每一位神
是天安門的罪人

他們永遠微笑著撒謊
他們微笑代表一面國旗
上面雕刻著鐮刀鐵錘
和17年前被殺死的一攤草芥
我啊
如此恐懼看人們列出你們的名字

抵擋坦克的瘦小身體
在黎明的北京城倒下了
六月四日
連空中的鳥也被那些士兵
“誓死保衛中南海”的吼叫
嚇壞

街道上遍地的血跡
騰出神聖的位置
為一個虛弱的國度
為我們眼裡的憂愁被軍人槍殺

無論多少個陰鬱的雨天
他們的謊言抹不去你們的死
企圖，洗不去他們的罪惡

今天，我獨自一個人心疼
我不想呼喚英雄
我也不是被嚇倒的孩子
六四，是上帝忙碌的日子
他沒讓你們選擇生命

我應該開著坦克載著我的詩歌
回到廣場嗎
我應該和他們 你流落異鄉的兄弟
回到廣場嗎

你們的靈魂
和我們共同跨過了冬天
跨過苦難中國的肩膀

我該怎樣讓殺害你們的人
給空白的國家上色
給人民這個詞語添上翅膀
像當年見證了死亡的飛鳥
以祭奠的權利，哀鳴

殺害你們的人
今天，就在今天
我應該讓他們
帶來一束雪白的菊花
和一張泣不成聲的面孔

2006年6月2日，SAND BEACH

作者簡介：

井蛙，流亡詩人，現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牟傳珩 作品

chapter 2-23

楓葉

心靈的傷口
炸裂一個季節血紅的光芒
刺穿夜的眼睛
影子，沉重如夢

長安街，背不動的思緒
跌成一座座墳塋

血的舞蹈塗染霜雪楓葉
世紀末的夜空上
滿天亮著他們的腳印

一顆顆罪惡的子彈
是一枚枚殘酷的勳章

作者簡介：

牟傳珩，律師世家，大學文化。民主牆時期，即組織持不同政見者組織“民主志友學社”，創辦民刊《理論旗》、《志友論壇》，參與《海浪花》雜誌事務。1981年在青島公開組織公民集會，發表政治演講，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1982年獲釋後發起“廣交友，不結社”持不同政見者運動。1988年考取律師資格，先後擔任十餘家涉外企業法律顧問，後因所謂“政審不合格”，被當局剝奪律師執業權利至今。80年代末起，在大陸創立談判學，正式出版學術著作多部；90年代初，創立新文明理論，出版《贏：贏新格局》等多部系列著作，隨即遭中共宣傳部、出版署聯合封殺，引起國際媒體廣泛關注，後入選香港《世界名人錄（中國卷2）》。2001年8月，因接受海外媒體採訪、發表異議政論，及主導營救異議人士燕鵬，被以“煽動顛覆政權罪”判刑3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東海一梟 作品

chapter 2-24

“六四”十五周年祭

十五年前長安街頭世界聚焦於此時間停滯於此歷史裹足於此
一邊是烈火一邊是堅冰一邊是黑夜一邊是春陽一邊是白色恐怖一邊是彩色理想

槍聲響過坦克碾過愁煞人的秋風秋雨裡中國加速了下墜
突破五千年文明的底線下墜向歷史最低處向非人的世界下墜

他們在下墜歷史則預兆著飛翔和上升

槍彈擊碎中國夢更擊穿了茫茫迷霧層層鐵幕
多一個彈孔就多一隻眼睛多一片星光
碾碎了人心也碾倒了多餘的偶像

民族肌體上流淌的是黑色的恥辱也是紅色的榮光
一條血路在絕世悲歌中開始艱難成長

醒世的鐘聲燃燒的思想歷史在大轉折處響亮的標誌

十五年風霜雨雪洗不去長安街頭血痕深深
十五年高壓嚴封封不死動物園中人的吶喊
十五年前播下的火種默默萌芽悄悄茁壯香飄四方
期待著在廢墟上培育新的中國收穫新的太陽

2004年2月22日

作者簡介：

東海一梟，原名余樟法，筆名蕭瑤。網路活躍異議詩人、作家。

張子霖 作品

chapter 2-25

自由理想

陰冷的監牢只能囚禁我身軀
不可能囚禁我飛揚的心
我走在鋪滿鮮花和掌聲的莊嚴大道
緊緊的拽著理想的衣角

我插上夢的翅膀
飛躍民主的高崗
道德光芒照耀我的前方
善良在我心中成長

所有朋友請快出門

請走出你的書房
迎向自由的陽光
面對鐵鏢砸碎禁錮思想

祖國啊，我在你的土地上
種下希望
我期待她日新月異
如春筍茁壯

作者簡介：

張子霖，1985年12月15日出生，居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中國泛藍聯盟湖南負責人，民主人士，維權人士。

林泉 作品

chapter 2-26

紀念六四

天安門上雲出門，
天安門下血翻盆，
硝煙火雨人鬼怒，
鐵甲殘肢日月昏，

豪氣何如槍炮利，
頭顱碎處恨難伸，
悲歌一曲情不盡，
赤心萬年舞英魂。

作者簡介：

林泉，1985年作為訪問學者赴美，目前在北卡大學工作，身在美國，一直積極參加海外民運。

chapter 3

民間人士作品

白樺 作品

chapter 3-1

再生

對於在十字架上流盡鮮血的上帝，
死是漫長的疼痛的熄滅，
是人世苦難的集中體驗，
是大悲意念的最後完成。
對於在風雪中終於倒伏的小草，
死是暴虐下的極度屈辱，
是難以瞑目的強烈憤怒，
是千萬次抗爭經驗的積累。
但上帝和小草都能夠再生，
當春水從人們眼中湧向大地的時候，
上帝微笑著從十字架上走下來，
小草挺起最柔弱也最具韌性的腰肢，
復活必然成為一個莊嚴的節日，
歡歌一如生命，無所不在。

1989年6月6日上海

作者簡介：

白樺，劇作家、詩人、作家。原名陳佑華。1930年生于河南。1947年參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二野、昆明軍區、西南軍區及總政治部從事宣傳、文化、教育和文學創作。1958年被劃為右派，擱筆多年。1961～1964年在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任編輯。“文革”後中斷多年的創作得以繼續，1964年調武漢軍區創作組，但作品多有爭議。1985年轉業到上海作協做專業作家。1988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並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明尼蘇達等二十余所大學做巡回演講。1986年以後應邀出訪過美、法、德、日、澳等十幾個國家。在創作上，幾乎嘗試過所有的文學形式：詩歌、小說、電影、戲劇、散文等，均有結集出版。其代表性電影劇作有《山間鈴響馬幫來》、《曙光》、《今夜星光燦爛》、《孔雀公主》及《最後的貴族》等。

趙思運 作品

chapter 3-2

織成天衣無縫
每顆頭顱都是一個死結

逼近黃昏時
田野的阡陌縱橫成現實舞臺
模糊的燈光下木偶林立
雜亂了行人的目標
是否會有清晰的畫外音重新響起

1989年6月，曲阜師範大學

無題

作為一個文學博士和文科教授，我的研究方向是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史案。但作為一個親經那場運動目睹了熱血與血腥的詩人，我無法忘懷六四，我必須寫下我的痛苦。

血色裡
漂滿銅錢般的盾牌
揮灑出空洞的癡笑

高空之上一頭太陽噴吐著夏日情緒
十億顆頭顱仰盼芬芳的雨
陰暗角落裡爬出一隻醜陋的蜘蛛

喪失

花朵痛哭逝去的春天
灰燼痛哭熄滅的火焰
軀體痛哭凋謝的慾望
而我
不！

如果喪失是一種痛苦
我甚至已喪失了喪失的能力
一棵粗壯的大樹
被攔腰砍斷
仍無法喊出
被囚禁的傷

1990年6月，山東菏澤學院

一顆子彈

那年六月四日
一顆子彈正中我的心臟
嵌在兩瓣心臟之間
十四年了
它就一直卡在那裡
我努力地不讓它爆炸

我的肉體是一座城池
我的靈魂是一堆火焰
滿城大火從我的喉嚨綿延到胸腹
滿城大火從我的脖子燃燒到腳踝
抑制 燃燒
燃燒 抑制
沸騰的秘密在嗚咽
真理的咽喉被扼住

一滴漆黑的墨水滴進我的靈魂
擴散 像癌症一樣
一團墨水在滿城大火中 發出尖叫

一顆子彈在黑暗中迷失了爆破的方向
2003年6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木樨

經常見到木樨這個詞
但是一直不知道木樨是一種什麼樣的植物
我常常把木樨想像為木頭橪子
那種在農村的牆上經常見到的掛東西的橪子
後來我才知道
木樨是一個地名
在中國的首都

想起木樨地是北京的一個地方
想起木樨是木頭橪子一樣的東西
我就想到北京的那塊地兒
一定曾經轟轟烈烈地豎起
豎起像一面巨大的牆壁
伸出密密麻麻的橪子
掛滿了什麼東西
就像古時農村的年關
掛滿的豬啊牛啊羊

過年的犧牲品現在早已消失
但是
十六年了
這個想像還掛在我腦裡

2005年6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徐江 作品

chapter 3-3

悼念一個北京的孩子

北京的孩子死在故鄉的街上
勒韋爾迪的書說
“有時一個詞足以把一首最美的詩葬送”

沒有火災發生
沒有水，吞沒世界
但在那世上最漫長的黑夜
毀滅，披著滴血的大衣
在硝煙的城區潛行……

北京的孩子死在了故鄉的街上
他的靈魂踏上回家的林蔭道路

在中國炎熱的南部
我回憶起某個夜晚
寒冷，一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孩子
隔著屋中煙霧同我爭辯
談到文學和敘述，此時與彼時
我無言以對
“我看見夏天的孩子正在毀滅”

我看見我們的童話順流遠去
我想起有一個時期
一個叫狄蘭·湯瑪斯的青年俯身英格蘭的草坪
為他的倫敦哭泣

他的哭聲死在抵達邊疆的路上
正是在那遙遠的邊地
一個孩子的靈魂剛剛告別家門
而我此刻在做的，只能是
進入回憶與河流

北京的孩子死在他故鄉的路上
他死在自己的心中

誰也不知道
那是槍的緣故
還是轟鳴的鋼甲
又一具年輕的軀體長進夜幕
在流淚的路燈下蘸起紅色
寫他的“大”字，寫他
心中的詩句
他的憤怒化成了道路
狂奔著撲向鐵腥的拂曉

誰也不知道，那是何種緣故
當我立在南方的廊柱下
修築傍晚
向北部的天空眺望
那裡，青雲 呈現出熊和鱷魚的形狀
而我的聲音被緊緊鎖住
再無笛聲
再無幸福的鳥兒翩然飛翔
此刻，我置身歡歌人流卻再難唱出一支歌
哪怕是首憂傷的懷鄉曲
它當年宛如一面旗幟
在我與我同齡的少年心中飄揚

北京的孩子死在他故鄉的街上
那最後的鐘聲將為誰敲響

一百天過去
坐進這片棕櫚氣息的土地
我無言以對
一百天過去
面對一封遠方的來信
我無言以對
一百天過去
沉淪於異鄉的土地，我這個天津人
諦聽青草的話語
外面是秋雨綿綿
它們在微風中向我低語

“是那個北京的孩子吧，
他死在了他故鄉的街上……”

農家的小樹

——“六四”十五周年記

在一處僻壤的農家小院
主人歡喜地種下了兩株幼小的樹苗
是為了慶祝兩個寶寶的出生
願幼苗與幼兒一同成長

這農家寶寶是一對兒男娃娃
他們在小樹下學會了走路說話
聽著鳥兒落在樹間的鳴叫
他們的心幻想著長大後飛翔

終於他們努力學習都考取了城裡的學校

要去實現那人生的夢想
全村的人們都前來為他們送行
交口稱讚他們是一對兒天之驕子

然而多年過去的一天
男娃獨自回到了家中的樹下
他仰望著那小樹的綠色蔥蘢
淚水止不住地流下

他慢慢地向親人們訴說
女娃去參加向政府和平請願的遊行
不想被兇惡的子彈射穿了胸膛
生命結束在了即將開放的季節

全村的人們都為女娃而悲傷
星星也暗淡無光
那兩株同齡的小樹也流下痛苦的淚水
還有樹間的小鳥也在嗚咽

不久農家的小院
又栽下了另一株樹苗
只為紀念那可憐的女娃去了那遙遠的天國
如今這樹苗已有十五年的生涯

自由神

我在晚間看到過你，
在那流雲飛湍的時刻，
他們像田野中的稻浪般紛紛倒下，
子彈打碎了風景的一片朝霞。

我在大字報的牆上看到過你，
喧囂的牆上別人在為你而哭泣；
寫著“生，或者死！—自由，或是被奴役！”
可到頭來最受難的依然是你。

子彈洞穿了生命，
新生的一對兄弟失去了父親⁽¹⁾——無數家庭……
而謠言卻壓抑著靈魂，
不讓說話——只容許告密⁽²⁾。

這是什麼樣的日子？
在槍彈下亡了國的一群又一群；
在血泊中自由應首先賜予我，
為自由而生而死是屬於我的榮耀。

雨後的大地上你的旗幟在揮舞，
自由神，發出你那遼遠的預言，
激勵那些中了彈將要倒下去的人們，
也震嚇那些告了密的靈魂！

1989年9月

注（1）：北大化學系的肖波，在“六·四”中罹難。其時，他做舞蹈演員的妻子剛剛給他生下一對男嬰。這可算是一個不幸家庭的縮影。

注（2）：“六·四”以後，有一段“舉報”的“紅色恐怖”非常猖獗。

記憶

89·64時是《社會保障報》記者，6月3日下午——6月4日早晨在前門大街、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一帶活動採訪，在人民大會堂南街目擊整個清場過程。清場結束後騎自行車沿長安街回到五棵松家中。我是六四屠殺的親眼目睹者，我強烈要求將此詩編入這本詩集。

黎明時我走過蒸發的大街
昨夜的街頭我看見歷史
閃動的光風掃過燃燒的眼睛
噴發的液體穿透路邊的頑石
那麼多色彩只留下灰煙
那麼多聲音只留下沉寂
人們大群的站在路邊
看著那朵鮮花轉眼成泥
我在街頭拼命地尋找

我的朋友的書包哪裡去了？
我留在街邊的那輛舊自行車哪裡去了？
黎明的嘴唇青紫又殷紅
晨霧如包裹這城市的青帳
母親在遙遠的城頭呼喚孩子
我的心我的心飄在天際

曾德曠 作品

chapter 3-7

紀念日

又一個紀念日降臨
我不知道能紀念什麼
更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裡
像一個白日做夢的鬼魂
從一個記憶的漩渦
進入另一現實生活的漩渦
或者像一個傻瓜
面對著廣場、人群、紀念碑
輕輕的拿起口琴
無所適從地吹一首老歌

又一年的紀念日降臨
我不知道能紀念什麼
更不知道該如何面對
今天的世界明天的生活
我只是想唱一著歲月的歌
那應是一著低沉的挽歌
為了昨天的記憶昨天的我
為了逝去的青春逝去的風景
為了那一去不復返的熱情
我要旁若無人地唱這首歌

亞洲風輕輕地吹
亞洲的人民深深地醉
二十一世紀的歷史
像條瘋狗拖動著世界前進
我卻還留在記憶中的昨天
聆聽著歷史的回聲
像風暴一樣拂過脆弱的心靈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難過
不知道怎樣才能
讓自己迷惘的心解脫

又一個紀念日降臨
我不知道能紀念什麼
更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
坐在那個著名的紀念碑前
面對無動於衷的人群
面對歷史博物館門柱上的天空
面對不遠處的兩個員警
輕輕的拿起口琴
唱這一首記憶中的
無比熟悉的遊擊隊之歌

2006年6月，北京香山

平林舟子 作品

chapter 3-8

致屈原（另一首）

葉落下的時候 你眼光清冷
循鳥聲遠遊 你的九歌
好深

懷望一些城廓故土的事兒
天空是東流的江水
月 夜夜吸水
吮出你的沉重 你的孤獨
吮出你的憂心忡忡

都無法排遣
你迫走異鄉思楚營的深情

而圓了 瘦了的懷念
依舊在流放中被皇帝的風
吹走
東晉裡郢中的人民
依舊 在江水裡遠離幸福
並以食擊水
企盼你的拯救……

佇立一種無奈
年年棕葉抽綠的時節
都有鳥 在驚濤中醒來
為至深滲入江山的肺腑泣淚

望天空 世界在東流的水中清洗著日月
打青銅漢代湧來 川裡川外
讀你的“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
許多懷念為傷痕的往事
朝聖

懷念愛國的事

天空 鳥離去的時候
西風來了
臨水 你一曲《離騷》放遠
“曼餘以流關兮”
而舉目無舟哦

水 艱難的捲起東去的袖子
循山波及的蕭
是不是該開出一些幽深而冷的花
麻糲涉入漪中
而黃酒浸泡的肝膽
“冀一反何時”
早已托鳥翅感染了楚界川外

森林裡鳥抱住天空不放
“鳥飛返故鄉兮”
詩抱住江山不放

投入西風之中
有一千年的淚 細細的流
細細的孤獨

細細的步態訴著細細的“狐死必首丘”的
至高無尚的心

清涼面前 你把手伸給天空
如把愛國的親切伸給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的第一滴水聲

無奈之際
有一隻思念在驚叫中醒來
汨汨奔流 在你涉足之域
以“何日夜而忘之”的苦窘
碧水連天 破山而出……

2005年4月28日（今年的端午離六月不遠馬上到了，心寒不禁作此留存。）

六月四日我把手放在額頭上

安靜的時候 我把手放在額頭上卻突然感到痛
今天是六月四日
太陽很熱烈地扶起一些日漸忘了的陰影
這些陰影就像死亡的胎記被烤熱
我一個人屋子裡寫作。

並排的好多人從窗子外走過
他們推回來 又走過去
他們到了哪裡？

一些邪惡的頭像被裹進舊報紙了
一些嬰兒在出生
一些陽光
一些痛
一些人
一些記憶了的事物在機械的齒輪中被翻轉 碾碎

六月四日 把手放在額頭上
一種痛 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

2005年6月5日

六月五日

一個硝煙沖天的傍晚
我在劫後長街獨行
流血結束在前一天
在這裡 在北京
軍隊屠城
民眾激憤
六月五日
北京像一捆窒息著的濕柴
焚屍的惡臭仍然彌散在空中

一本燒焦的英語字典
正在路邊隨風翻動

它的不知姓名的主人
已經下落不明
那掀動過書頁的手指
是否早已失去了血色
還是依然血肉豐滿
正在逃往家鄉的列車中
擦乾眼角最後一點青春的淚痕

空曠的街道
血紅色的單車正伴隨我前行
立交橋上已沒有了吶喊的人群
無數標語曾充滿長街
像為末日王朝特製的冥錢
人流像洪水翻湧
白衫迎風 紅巾獵獵
宣言如野火撲面：
順民之口曾如決提之川

喧囂的夏天沉寂了
夕陽在濃雲後正無聲地泣血
長安街 六部口
木樨地 公主墳
沉默之地成了屠殺的證人

“暴民”倒下
如火紅的高粱面對鐮刀
“暴民”爛漫天真
倒下時還以為自己是在做夢

天安門破碎了
歷史之門的身上
刻下了一道最深最痛的疤痕
長安街扭曲了
槍彈已經毀滅了它絕世的姿容
它們何嘗不願被銷屍滅跡
而不是成為世世代代恥辱的象徵
被虛偽和欺騙脅迫著
歌舞昇平 殘喘偷生

噴湧的鮮血匯集成河
沖刷盡人們四十年幼稚的信任
拿他們做靶子的不是段祺瑞
蔣介石和日本人
一個八十四歲的老頭兒
在中南海 扔出了一張將牌
十億神州哭聲慟天
一個夏天陡然結束

北京提前進入了寒冬

倒下了

母親的未來

父親的驕傲

秦始皇自慚

不用掘地

北京正在坑儒

用的是最現代化的武器

慈禧愧歎

六君子的人頭太少

應該再砍幾批

廣播 正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

動亂 暴民……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政權在無數個槍口

寒光畢露 殺氣騰騰

瞄準著北京古老的頭顱

為了一個黨

為了少數人

時刻準備著

鎮壓 射擊

夜遊山海關老龍頭

——悼六四

街上的坦克——碾碎了我的幻想

悲憤的怒潮——欲平又漲

我忙把左臉緊貼在這堵老牆

問城祈靈

餓耳緊吸在那粗糙的老皮上

反貪的英良，反貪的何遭殃

老城它渾身都是淚和血的腥味

新舊的血淚已滲入這根老脊樑

我如見千萬築城累死的丁壯

怒眼圓睜
悲喊之聲撕裂了我的心房
可憐的孟姜女，可憐的萬喜良

在這古老脊樑的那一旁
我仿佛聽見哀歎的老胡楊
它們見證了恐怖血腥的廣場
廝殺動地
還有那成千橫屍街上的少兒郎
永別了肉身，永別了爺娘

在這古老古老的脊樑上
我幻想成一頭孤獨的野狼
在幽月下自由的號叫與思想
自由野狼
無懼那屠夫的坦克和機槍
滾蛋吧恐惶，滾蛋吧太上皇

勿輕言長城是民族的輝煌
它恰如座座緊連的塚房
磚磚塊塊都是驚心的哀唱
靜靜直言
深深地銘刻下血和淚的悲涼

百姓的悲涼，百姓的血淚傷

天黑了，稀星朗，嘩嘩的海浪
吃力地沖刷著這根老脊樑
我頓時喝令長城化作一頭巨蟒
帶著哀魂
深深地潛入那海底安葬
安息吧孟姜女，安息吧好兒郎

暗藍的天，如墨的海洋
彎眉的月兒掛在海天旁
喜瑪拉雅呀快變作一支毫王
飽蘸海水
在天幕上畫下全新的篇章
自由的太陽，自由的神之光

1989年6月作，2004年6月修改

孫凱 作品

chapter 3-11

還記得嗎？那一年

還記得嗎
那一年
我們離開了教室
離開了校園
手拉著手
在烈日裡

自由的旗幟
飄揚在我們的心
民主的聲音
響徹在祖國的大地

因吶喊而暗啞的嗓子
因絕食而瘦弱的軀體

還記得嗎
那一年
我們的美好的心願
我們的善意和平的請求
我們的最真誠的責任感

還記得嗎
那一年
黑夜降臨
我們年輕的胸膛
迎來了子彈
我們單薄的軀體
面對了坦克
山河在母親和孩子們的淚水中嗚咽

還記得嗎
那一年
晨曦中微微的涼意
輕撫著再也不起的同伴

我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離開廣場
那麼戀戀不捨
那麼生死與共
面對眼前的槍口
身後的坦克
彼此攙扶
互相撫慰

還記得嗎
那一年
染有血跡的殘破的旗幟
在早晨的陽光中顫慄
軍警空洞的叫喊
在我們堅定的死亡前發抖

還記得嗎
那一年
還記得嗎

1993年6月3日為“八九·六四”四周年而作

挽歌

一張印滿黑色鉛字的紙
帶來了一個歸去者的消息
它把眾多的歲月凝成沒有影子的墓碑
我們再次談起的已是對亡靈恍惚的記憶

那是心中轉瞬即逝的磷火
它飄搖閃爍如同我們善良而無助的寄予
仿佛冬日裡的陽光
北方凜冽的空氣稀釋了它溫暖的力量

黑色的死亡從哪兒悄然而至
它無聲的腳步令人猝不及防

掠過我們未知的空間
在不期而至的一瞬扼住了生命的翅膀

這已是第幾張了
我們這些曾經歷了晦暗時代的人們
如今又被另外的影子所覆蓋
死神之手所抽出的並不都是垂暮者的紙牌

遠行者的記憶在許多夢中閃現
他們一張張面孔螢幕般轉換
走過一個個不會再現的昨天
搖曳的生命之樹飄落了那麼多依舊未枯的葉片

印滿鉛字的紙仿佛一隻只黑翅之鳥
它們撲滅燭火銜來哀傷的網
籠罩住黃昏裡血色的殘陽
一位昔日的歌手將送別的挽歌唱了又唱

這已是第幾張了
我眼前翻飛著那麼多不祥的翅膀

黑夜與良心

——寫於1989-1990

這個夜晚，無論多美的夢
都會被白骨刺穿
繁星的天底下，總有
不屈的骷髏，破土而出

寂靜的大地
游走著英雄的孤魂
月光如淚
直落入九曲回腸

一陣細風
誰說不是死者之唇
幽幽，在吻陰沉的睡眠

幸運的生靈，有多少
在這個夜晚
打開了沉默的心扉
恭候故人

沉默

陽光，終於進屋
撫摸我的桌子了
蒼白而苦悶的天
也使人不想再抱怨什麼
生活中，唯有禿了葉的樹
還在盼望春天
當一大片國土受難之時
我們要哭泣，還是要沉默
仿佛古老而陰鬱的河流
在西風中送走它滾滾的淚水

荒涼的雲依然兀自閑在空中
大地因憂愁而披滿荊棘
如果良心是一粒種子埋入土中
如果它還能抽出一顆纖弱的嫩芽
那麼，請讓他面對
劊子手的屠刀，暴君的子彈

沉默，等待陽光來撫摸我們的桌子
沉默，等待英雄的軀體從黎明中復活

一點點高興的事情

一點點高興的事

應該有一點點高興的事

在陰暗祖國的心臟

在通向黃泉的路旁

每當崇高取得霎那的報酬

善惡有了公正的評判

我們應該高興啊

讓純樸的眼睛怒視奸詐

讓真誠的心靈痛斥虛偽

每當我看見良心還在搏動

善良的熱血依然沸騰

我高興啊，

涕泗橫流，涕泗橫流

感動如酒

在陰暗的祖國的心臟

在通向黃泉的路旁

我們該有一點點高興的事情

看一支蠟燭點燃

再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事了

看一支蠟燭點燃，然後熄滅

小小的過程使人驚心動魄

燭光中食指與中指分開，舉起來

構成V型的圖案，比木刻更深

沒看見蠟燭是怎樣點燃的

只記得一句話，一個手勢

燭火便從這隻眼跳到那隻眼

更多的手在燭光中舉起來

光的中心是青年的膏脂和血

光芒向四面八方
一隻鴿子的臉佔據了整個天空
再沒有比這更殘酷的事了
眼看著蠟燭要熄滅，但無能為力
燭光中密集的影子圍攏過來
看不清他們的臉和牙齒
黃皮膚上走過細細的雷聲
沒有看見燭火是怎麼熄滅的
只感到那些手臂優美的折斷
更多手臂優美的折斷
燭淚滴滿臺階
死亡使夏天成為最冷的風景
瞬間燦爛之後蠟燭已成灰了
被燭光穿透的事物堅定地黑暗下去

看一支蠟燭點燃，然後熄滅
體會著這人世間最殘酷的事
黑暗中，我只能沉默的冒煙

戰爭回憶錄

又是火光，又是疼痛的槍聲
每夜他都被同樣的場景驚醒
眼睜睜看著自己被分成兩半
兩軍遠遠對壘，互相打冷槍
繼而短兵相接，展開肉搏戰
再後來演變成混戰，敵我不分
他知道這不是在回憶某一次戰役
而是在經歷一場戰爭，某種經驗
是以前的戎馬生涯所沒有過的
紙上談兵，被空氣與落日包圍
每一面旗幟都寫著自己的綱領
為不同的主義而戰。他不知道
自己原來屬於哪一個階級
刀刃的兩面都是敵人，都是朋友
沒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
只有死亡，以戰爭消滅戰爭
不同年代的兵器一齊開火，人頭
落地，倒下的都是自己的軀體
他以腹擊鼓，砍下手臂作為旗杆
推動大炮，請皇帝吃些糖衣炮彈
一些鋼鐵的傢夥在他身上橫衝直撞

不斷有人從頭頂上壓迫過去
他感覺自己好像被擊中了
於是倒下。英雄末路總是很淒慘的
天亮以後，他用衣服遮掩住身上的傷口
在同事眼裡，他是一個謙虛的和平主義者

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

皮膚在臆想中被利刃剖破
血流了一地，很濃的血
使你的呼吸充滿腥味
冷冷的玩味傷口的經過
手指在刀鋒上拭了又拭
終於沒有勇氣讓自己更深刻一些

現在還不是談論死的時候
死很簡單，活著需要更多的糧食
空氣和水，女人的性感部位
肉慾的精神把你攪得更渾
但活得耿直是另一回事
以生命做抵押，使暴力失去耐心

讓刀更深一些。從看他人流血
到自己流血，體驗轉換的過程
施暴的手並不比受難的手輕鬆
在尖銳的意念中打開你的皮膚
看刀鋒契入，一點紅色
激發眾多的感想

這是你的第一滴血
遵循句法轉換的原則
不再有觀眾。用主觀的肉體
與鋼鐵對抗，或被鋼鐵推倒
一片天空壓過頭頂
廣大的傷痛消失
世界在你之後繼續冷得乾淨

刀鋒在流血。從左手到右手
你體會犧牲時嘗試了屠殺
臆想的死使你的兩眼充滿殺機

想像大鳥

鳥是一種會飛的東西
不是青鳥和藍鳥。是大鳥
重如泰山的羽毛
在想像中清晰地逼近
這是我虛構出來的
另一種性質的翅膀
另一種性質的水和天空

大鳥就這樣想起來了
很溫柔的行動使人一陣心跳
大鳥根深蒂固，還讓我想到蓮花
想到更古老的某種水銀
在眾多物像之外尖銳的存在
三百年過了，大鳥依然不鳴不飛

大鳥有時是鳥，有時是魚，
有時是莊周式的蝴蝶和處子
有時什麼也不是
只知道大鳥以火焰為食
所以很美，很燦爛
其實所謂的火焰也是想像的

大鳥無翅，根本沒有鳥的影子

鳥是一種比喻。大鳥是大的比喻
飛與不飛都同樣佔據著天空

從鳥到大鳥是一種變化
從語言到語言只是一種聲音
大鳥鋪天蓋地，但無從把握
突如其來的光芒使意識空虛
用手指敲擊天空，很藍的寧靜
任無中生有的琴鍵落滿蜻蜓
直接了當地深入或者退出
離開中心越遠和大鳥更為接近

想像大鳥就是呼吸大鳥
使事物遠大的有時只是一種氣息
生命被某種晶體所充滿或壯大
推動青銅與時間背道而馳
大鳥碩大如同海天之間包孕的珍珠
我們包含於其中
成為光明的核心部分
躍躍之心先於肉體鼓動起來

現在大鳥已在我的想像之外了
我觸摸不到，也不知它的去向
但我確實被擊中過，那種掃蕩的意義
使我銘心刻骨的疼痛，並且冥想
大鳥翱翔或靜止在別一個天空
那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天空
只要我們偶爾想到它
便有某種感覺使我們廣大無邊

當有一天大鳥突然朝我們飛來
我們所有的眼睛都會變成瞎子

水古 作品

chapter 3-15

失蹤的六月

想不到呵想不到
在北海六月的廣場上
我曾經看見了夢裡的北方六月
六月的後面拉著餓昏的五月
六月的前面抱著流血染紅的七月

那浩浩盪盪的場面哦
從北海的大街上走過
悲壯的影子
感動了北海的潮水
激動棕櫚和椰子樹
也在暴雨中為它呼嘯

而今六月了無聲息
海面上不興波浪
椰子林也變得很乏味
一條擁擠的大街
走動著一群失神的人群

六月，失蹤了嗎
是哪夥海盜
綁架了中國的六月呢

質問大地
北方不熱
南方不雪
大街上
六月好像在中國的日曆
被撕去了

六月真的就成了空缺嗎

我這樣問著
我感動了
我分明感到六月掙紮的陽光

在我的身上開始土生土長
摸了摸流汗的胸
精血在鼓噪的經絡
在嘩啦啦的流

我發現失蹤了的六月
不知什麼時候
悄悄躲到我的心中避暑了

六月，哎，你這個中國的六月
我怎樣說你好呢
現在滿大街都酷暑難堪
你聰明啊
你真的發現了我的心中
還存著一點涼

2004年7月8日，北海

六月印象

恍惚中誰又在
那火光四起的城市裡狂奔

兄弟姐妹們虛脫的身軀已不可見
只剩那些熟悉的名字澀澀地粘在喉口

金屬碾壓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逼近
子彈追逐著夢和年輕

冷冷地流淌在臉上的
不知是淚是血

青春四處迸濺在燒焦的夜中
紅得令人眩暈

1995年6月

雨地 作品

chapter 3-17

“六·四”九周年祭

開槍的愚兵可以被原諒嗎？
下令的武夫可以被原諒嗎？
策劃的政客可以被原諒嗎？
就算黃河流逝可以沖淡憤怒，
怎麼可能忘記“六·四”！

打在紀念碑的彈孔會被磨滅嗎？
壓在長安街的車痕會被補平嗎？
廣場飄揚著的呼號會被吹散嗎？
死難者屈死的頭骨會被腐爛嗎？
就算這一切都能作到，
怎麼可以忘記“六·四”？

滿腔的熱血會冷卻嗎？
聚首的英雄會離散嗎？
報國的情懷會消沉嗎？
奮鬥的意志會折損嗎？
就算這一切都可能，
也絕不能忘記“六·四”！

一塊內傷留在母親的身體，
一道鞭痕刻在父親的脊樑，
這將滅族的巨創，
茫茫何年才能痊癒？
鋼刀刺胸，疼痛絞心，
怎麼可能忘記“六·四”！

黃河九曲，流轉悠悠九年，
歌舞昇平，忘記當年的飛彈，
絕食者學會對酒當歌，
商品大潮淹沒自由的吶喊，
一個俗理似乎被公認：
肉體擋不住行進的坦克，
熱血終難融千年的冰川
自由的誘惑畢竟難抵金錢，

可這何足讓人忘了“六·四”？

啊，“六·四”

它是在母親的胸口響起的槍聲，
它是從祖國的心臟流出的鮮血，
它是從龍的嘴裡發出的吶喊，
它是從神女的眼睛裡流出的眼淚！
我們一定不能忘記“六·四”

亡魂（外一首）

你沒有長出來，像草木那樣
或像秋霧在峽間瀰漫
那場枉費心機的雨，掏空了山野
山上的長城，山下的古戰場
都深藏著精血，沒心沒肺
從此貧瘠，不讓誰由此生長愛情
生長人世的一粒糧食

風從山上吹到山下，又吹上來
同我的等待一樣虛無著
而石頭依然是石頭
一顆顆不甘絕望的頭顱
直到今世仍不肯化為土壤
也不肯把一個名字托向天空

太陽

薄薄的天空，你老成了自己
老成了王，獨步西山
一隻隻飛鳥，稍縱即逝，像草民
一群群，一代代，一切從簡

你深陷在自己的宮殿，四壁虛無
內心熾烈的是你，滿眼黑暗的是你
霞光映天，節日連起祭日
曾經的一天天，一夜夜，閃耀或者熄滅
都如處子的歷史
薄得不忍卒讀

2005年6月4日

中國，請你推平天安門

中國，請你推平天安門
這裡流過太多的血
死過太多的人，請你推平它
抹呀，刷呀，前一夜血流成河
真的第二天就耳目一新嗎
你說哪裡比這天安門更陰險更冷氣森森
中國，請你推平它

明朝皇帝在這裡招搖撞騙
清朝帝國也在這裡鉤心鬥角

辦子軍瘋瘋癲癲
袁世凱撒潑耍賴
天安門，這是一個最最專制的
老式中國子宮
不會生出龍鳳呈祥的真民主
中國，請你推平它

經歷人世間暗無天日
最最漫長的封建
人向妖魔低頭，鬼向畜牲哈腰
怎麼說也是華夏的大恥辱
不自由吾寧死的誓言
為什麼就不能在我鄉落地生根
中國，請你推平天安門

2006年5月8日，姚山

別後

我不再在黑夜窺視星空。自你走後
不再思想：地是分段的 天是承上啟下的
那些恬躁的造句，是世紀末最後一輪鵝黃
偶爾飛濺在爬滿青苔的窗格子上
我已不想。為此——
我得拿出毅力，在每一次親近窗簾時
讓自己安靜，安靜地將那些溫柔舒展、垂下
然後轉身，假裝自己是個不錯的看客
對一幅精緻的壁畫產生幻想。其實
其實所有的幻想都無法穿越
穿越那幕灰藍色的圍牆

可我無法讓腳步停歇

停歇在去往廣場的路上。自你走後
我學會熟悉每一處被腳步磨平的石塊，以及
四周由石塊連接縱直線上的故舊建築
那些雕像更黑了，因為雨的緣故
昔日枯乾的枝頭如今掛滿梨白桃紅
我這麼坐著，日頭底下，看——
遠處的靜物和身邊的流光逐漸模糊
模糊成一片黑白景觀。時間就這麼停了
停在某處：一個難以復原的背影和一些
無法拼湊的對白在留影機 反復。我這麼坐著
在廣場的中心——城市的空白處
與寂寞的雕塑對望
說著無人聽懂的嚙語，直到
桃花落了梨花碎了
直到廣場多了一座雕塑

沒有人在意廣場究竟有多少雕塑
面對滿地落紅，他們只將罪責
歸咎於這個春天太多的雨

清明

我們手捧小白花來把你喚醒，
一九八九——六四的英靈。

妹妹來看你了，
手拉手和你一道踏青；
輕輕詢問你初戀的故事，
愛看你臉上泛起的緋紅。

哥哥來看你了，
再和你肩並肩仰望星空；
六弦琴似風兒吹過，
雙子座仿佛親密的留影。

爸爸來看你了，
絮叨著囑咐叮嚀；
拍著你寬闊的胸膛，
聆聽你爽朗的聲音。

媽媽來看你了，
兒啊，你在這睡冷不冷？
快回家團聚啊，
這重逢啊，她等得太久。

大理石的墓碑，
隔不斷親情。
哪怕屠夫依然彈冠相慶，
我要問：
劊子手——
你做過多少纏身的噩夢？

哪怕兒皇帝依然胡吹亂捧，
我要說：
元兇們——
正在十八層地獄遭受嚴懲。

還有那“人民子弟兵”，
你的恥辱啊，
滔滔長江水——
也永遠洗不清。

時光之外

六月慘烈的陽光
照在我黑色的手鏈上
那些黑色過度的光芒
再次把我的眼灼傷

那黑色是什麼
是暗地翻滾的潮水
還是惡毒的火焰

我不再是雅典娜忠誠的戰士
冥王在六月給我灌輸黑色的血液
直到黑色被血腥凍結

是誰
把我封鎖在森林最深處的祭壇
等待死亡
還是希冀釋放

我孤獨的看著日沉月浮
幾千年輪回的時光

嚴寒降自十二月最高溫的酷熱
那漫天碎落的雪花冰凍了整個季節
沒掩住你驕傲的容顏

你放棄自由
沒把翅膀植進我的身軀
血液流淌
似遍地蓮花的綻放

燦然，是你傾國傾城的笑容
凍結在我黑色的土地
我在自由邊緣落下第一滴淚

我們無能為力
丟失在彼此的時光之外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個人的話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個人的話
那個廣場還沒指頭肚子大

從小到大，我就常常聽到它名字
聽到人們談論在它上面發生的事

我知道那個廣場是為了美好才建的
也是為了美好人們才去的

我知道廣場目睹了那一切
可它一直在沉默，什麼也沒說

這麼多年它沉默著
仿佛它存著一個民族的理想

現在，它躺在那兒
是民族心裡的一塊傷

死亡的歌

如千年沒喝一滴水的夸父
我捧起大海當碗
追尋了千年的太陽
就在碗裡跳舞啊

我一口氣將水喝光
將太陽喝進心底
黑夜裡，我光芒四射

可憐的人啊
不要憂傷
黎明時分我將與太陽一起
冉冉起床
來把你照亮

尊敬了一輩子的祖國哦
終於，我端著大碗公
喝到了你的心臟

現在我跪在你下面
揣著六月那個太陽
我好安詳

古島 作品

chapter 3-24

制服沒有什麼不好

制服沒有什麼不好
制服穿在身上
男人更精神抖擻風流倜儻
女人更嫵媚動人柔中帶剛
男人穿上制服更男人
女人穿上制服更女人

制服沒有什麼不好
問題是在騾子臭蟲和落荒老鼠
都穿制服的年代
制服就更像是
嫖客手裡的一粒偉哥
婊子為自己立的貞節牌坊

只是一塊遮羞布
遮住了皮膚底下的暗瘡

或者一把劣質手槍
不只会啞火，還會
冷不丁自己朝自己走火
就像一九八九年

西嶺 作品

chapter 3-25

六月

1

剛剛過完你的生日
就參加你的葬禮
六月
誰給了你生與死的輝煌
而我，在同一個六月
卻涮洗著
自己的尿布

2

本應是鮮花鋪滿的街頭

灑下一片血色
本應是白雲舒捲的藍天
罩上陰沉沉的霧靄
百鳥歡唱
滾過一聲驚雷

六月
為何你如此暴虐

3

一句話
喊了一百年
依然噎在喉頭

一腔血
流了五千年
總濃重如初

生與死
短短的一天
卻讓人每個六月
都深思，懷念

方舟子 作品

chapter 3-26

最後的預言

握緊我的手
讓我的圖騰烙在你的手上
請傳遞這一把火 直到
百年之後 我所有絕望的嘶叫凝固
而此刻回聲不絕 如帶雨的風
從一顆龜裂的心上撫過
那美麗的傷口 如禮花般開放
為一個最後的節日之夜殉葬

啊 那些長跪不起的人們
一夜夜靜等靈光催命的閃現
為每一次的劫難歡呼和嚎叫吧
但是我早已降臨

在空曠的祭壇上悠悠地獨步
一步步踏碎綠樹紅牆守護的古老夢境
碎影依然偉大如魔鬼 然而不再長久
告訴你們吧 這一刻的陣痛
乃是不可告人的無上歡樂
我不死的種子 在城樓那雙神秘的眼下
掙扎著播散如四溢的血
帶血的甯馨兒
比水晶裡的人神更為不朽

這時候你的歸來不可改變
正如我命定的離去
墓碑高聳 指示一次奇跡的毀滅
所有的道路都指向我們百年後的重逢
真正的道路是否不再虛幻
唯一的道路究竟埋葬在哪一片地下
不可破譯的密碼在你的眼裡閃爍
在默默的相對中消逝

1989年12月天安門廣場

會有這樣的時候

——“六·四”五周年祭

會有這樣的時候

昨夜的槍炮聲不再是恐怖的記憶
不倒的城牆化成一片頹敗的墓石
血染的旗幟和哀悼的白花一起凋落
年輕的熱血冷冷地凝固在墨寫的歷史

會有這樣的時候

晨鐘暮鼓陣陣響徹在暴君的殘年
永生的命名賦予了每一張失蹤的臉
復仇的憤怒之後必有新生的歡歌
苦難的盡頭是無比輝煌的起點

會有這樣的時候

怎能沒有這樣的時候
一年復一年，不會太久
在同一個永遠的日子
以心底的淚水釀造祭奠的薄酒
一起等待最後審判的鐘聲越來越近

長久的等待

是冰層下緩緩流動的大河
是心靈爆發之後綿綿不絕的回聲
更是爆發之前驚天動地的沉默

我只是站在這裡靜靜地看著你

——關於我們死去的酋長

我只是站在這裡靜靜地看著你
目光無聲無息
你的演出在落幕之後繼續
你最後不變的姿勢
和你過去所有誘人的姿勢
都一樣毫無意義
但是他們仍然膜拜不已

在塗滿你的簽名的天空下
我只是站在這裡靜靜地看著你
你不可再見的奇跡
從冷卻的石壁上飄落
一片片彌漫著寒意
在最寒冷的日子
他們只能一頁頁翻閱那些發黴的日子
並沒能找到那條失去的謎底
那些失去的
因此並不值得記憶

在你燦爛的陽光下
子夜的彌撒即將如期開始
我只是站在這裡靜靜地看著你
你那雙攝人心魄的眼睛
在不絕的隆隆聲中不能不緊閉
告訴我
你最終呈現的究竟是安寧還是恐懼
水晶裡的風景
究竟是天堂還是地獄

他們不能不緩緩地向前走去
他們不能不背著你緩緩地向前走去
你不可再生不可毀滅的遺產
沉重地壓在每個人的心底
我只是站在這裡靜靜地看著你
看著這一雙雙你澆制的腳緩緩抬起
再也沒有鬆軟的土地
再也沒有巨人的足跡
一切 都僅僅是你遺留的遊戲

1990年11月

馬連環 作品

chapter 3-27

日曆

縱使你用鮮花
粉飾每一個血雨腥風的秋冬春夏
縱使你用孩童的眼睛，甜美的笑
再掛上那紅紅的太陽
點綴每一個白天黑夜
縱使你那血淋淋的雙手
始終不翻開日曆的今天

縱使眼不見
耳不聞
口不言

縱使你以為已經忘卻
縱使你謊言重複千遍

縱使你有一個中心
兩個基點
三個方向
四個堅持
縱使十四年過去
縱使你那沾滿鮮血的雙手
始終不翻開日曆的今天
縱使長安街上
坦克再現

2003年6月4日，美國三藩市

謝海南 作品

chapter 3-28

懸賞通告

一個人被歡樂殺死
此刻歡樂正在逃遁

誰能提供歡樂的線索
以個人的名義
我懸賞十萬

一個被歡樂殺死的人
他身上的悲哀正在侵入土地

人民呀，請擦亮眼睛
請警惕
請將你掌握的線索
告訴未來

聞雨 作品

chapter 3-29

百年孤獨

這是一個近來很不走運的民族
無法還原的世界膽怯而懦弱

我不相信巨大的憤怒
就此熄滅在心中
我不相信那線光明
不能照亮這百年的孤獨

微睡封閉了我的靈魂
我寧願失去人類的恐懼和悔恨

陳以信 作品

chapter 3-30

自由的想像

—

終於知道，握拳的虛無
握拳，以為真正握住命運的掌紋
像夢，深鎖於花蕊的中央

終於知道，握拳的涵意
像掌心裡的汗水
眉宇之間強忍的憤怒

像子彈射穿敵人的胸膛
像懺悔擊響的鐘聲
像被遺忘於十字架下的

祈禱的雙手……

二

曾經有過這麼一顆狂妄的心
一個廣場。一付饑餓的肉身……

被放逐的心，正在逃亡
流浪到一處連根的痛楚都牽扯不到的地方
長出不同膚色的葉子
開著結不出果子的花

曾經的廣場，依然飄盪著
女神像蒼白的影子
子彈、坦克、血
幽魂的哭號

希望與絕望的種籽在四季裡不斷的輪回
饑渴的肉身還在，繼續絕食……

三

不再逗留了
我不願做被泥土拒絕的種子
寧願是風中的花蝶
然而，我又是大地的蚯蚓

歷史啊！請別釘死我
這牆上的標本，不會流血
用石頭雕塑的英雄
將被時間粉碎

四

廣場上，紛飛的，依然
一些尚未發芽的種子
血與淚的種子，滴落泥土
被無心的、無知的人們，踩著

而我仍是遠方一顆無能無顏無地自容的：
果子，苟存

五

破曉射穿黑夜的霧帳
擊落了千萬顆歷史的塵埃

沉睡中被強姦的露珠
終於從絕望的惡夢之中醒來

此刻的陽光，是一把正義的劍……

怪胎

五千年文化只生了一個兒子
是三千歲的皇帝
三千歲皇帝只生了一個兒子
是八十年的專制
後來，八十年專制肚子發膨
忽然懷上一個怪胎——民主
不多日，噁噁咕咕，噁噁咕咕
民主就要出生

於是，血肉模糊一團翻騰
於是，結成另一個怪胎：六四

怪胎難產
模糊的血肉滾在人們心頭
人們心靈不再發育

從此
一隻無法剝離的胎盤
總留在那片國土體內
難產的怪胎
年復一年傳來陣痛

1995年6月7日

六月，每天都有一顆星星在墜毀

—

六月的盡頭 出奇的幽暗
我越來越清醒於你的笑和每一句話
巷道的深處有湖水滑過的聲音
像身後綿綿不斷的雨季
許多行為僅僅只是慣例
六月，讓我更警惕
一面鏡子的出現
我可不可以再往前走
跨出一步就可證實
一個預感
昨夜的底片
滿天的星子
一顆一顆地熄滅

二

我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一個月、一年甚至更遠
遠遠的看著你
這時
我會想起63度的老燒酒和空無一人的大街
2003年的六月正在解散
旋轉中的愛情
你繼續說出一些天氣或風向
莊稼綠了、壯了、黃了
風箏飛了、遠了、掉了
我有些眩暈
沒有月光的夜晚
夜鶯，唱亂了我整裝待發的行程

2003年6月12、13日

不要在六四凌晨懷孕（外一首）

不要在六四凌晨懷孕
據說孩子生下來
頭上有一個彈孔

遇到六四出生的孩子
我會看一看他的腹部
是否有
履帶壓過的痕跡

不要在六月四日喝酒
那些槍彈，還欠死鬼們
一碗迷魂湯
頭腦清醒的死鬼

每逢忌日
泡在你的酒杯
邊哭邊醉

六四懷孕的孩子
記不住九九乘法表
背到八八六十四
就淚如雨下

看看天安門
孩子問我：
爸呀，你說的那個六四
到底是個啥

我說：
六四
就是爸看你不聽話
一刀割斷你的脖子

六四是一把刀子

六四是一把刀子
把俺劈成兩半
一半有心沒膽
一半有膽沒心
親愛的，你要哪一半？

六四這刀子攔腰砍來
把俺砍成兩段
上半身朝聖去
下半身逛妓院
親愛的，你要哪一段？

這刀子剝碎俺的理想
一半作了痞子的口水
一半作了英雄的牌坊
親愛的，你是否明白它們本質一樣？

六四這把刀子
把祖國剖成兩半
一半溶入血液
一半沖入馬桶

親愛的，你的祖國還好嗎？

六四這把刀子
把愛情徹底還原
一半是哭泣的肋骨
一半是缺根肋骨的骷髏

六四這把刀子
把歲月割成兩段
一半定格在流血的街頭
另一半繼續夢遊

扭動，抽搐

靜脈在黑暗的肉中扭動
骨髓在黑暗的骨中扭動
腦漿在黑暗的頭蓋殼下扭動
我的思想
在鏢鏑中扭動

長江在抽搐
黃河在抽搐
我的掌紋
在緊握的拳頭中
抽搐

祖國
1989年6月4日
我看到你
一具具血肉之軀
在祖先的土地
扭動，抽搐

六四招魂

——看萬潤南寒山新貼有感

六四會平反嗎？那與我何關？
死的已經死了，恨的已經恨了
窮的已經窮了，毀滅的已經毀滅了
六四還剩下些什麼

我的六四
只剩下一個空空的皮囊
那是知了蛻下了皮
那是孵化後的蛋殼

我的八九
給了我一個陰冷的夏天
從此我用冰冷的眼睛看著過去
也冰冷打量眼前的你

六四何曾留下了些什麼
六四的鴿子飛過廣場看到了血
六四的子彈看到人群在逃竄
我跑得比子彈快，所以活著

六四是祥林嫂的阿毛
嘮嘮叨叨被賣身的痛
直到自願嫁給收購我們的人

不，那是你們，不是我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我獨自在這裡蔑視自己的過去
我蔑視自己最英勇的行為
那與你們何關

你留下幾個腳印在廣場
風吹雨打，那腳印滯留在你身上
你看到新華門的木板
比你外婆的棺材厚多了
你看到夢寐以求的自由
並把它的屍體掛在你的肩膀

自由好像一條狗的尾巴
我們拖著它，像狗一樣拖著
天哪！你還真以為你是一匹狼

六四的旗幟只在半夜的黑暗中飄揚

扛著旗幟的是流盡血的僵屍
把它的面容鑄在國旗上

不要談什麼自由女神民主女神
請把你嘴巴閉上。

六四的僵屍牙齒落在何處
我想收集它們做一串項鍊掛在我脖子上
牙齒貼近我的咽喉，我的口中便發出他們的聲音
牙齒掛在我的胸口，我的心就因此堅硬

六四的僵屍把骸骨泡在酒瓶
比虎骨還要壯陽，比豹骨更補腎
我也想貢獻一根我的肋骨

不——！
我的愛人阻止了我：
我是你的肋骨
我是你的愛人
我要看到你歡樂唱歌
我不要你把恐怖的國際歌夢遊時唱到大街上

回到六四

回到啤酒和二鍋頭的春天
初戀的少女和我相識在絕食的廣場
她跟了別人，我愛上自己的影子
於是人們常常看到我在月下獨酌
看到我和愛人碰杯，直到我們一起酩酊

我的破拖鞋陪著我走遍廣場
那時的中關村遍地小販
哥們，要襪子嗎？要手套嗎？要軍大衣嗎
那時還沒有崔英傑一刀宰了城管

六四老了，掉了幾個牙齒
十七歲的六四不是少女
她被命運拋棄，被愛人遺忘
她長長的指甲沒有修剪，凌亂的白髮沒有梳理
或許你在半夜三更看到一個遊蕩的女鬼
那就是我們深愛過的六四啊

六四的兒子戴著厚厚的眼鏡
六四的情人坐在牆角捉著蝨子曬著太陽伴著蟋蟀漸漸老去
親愛的六四，你陽壽已盡，陰魂未散
我要扯起長長的白布幡
站在船頭把你的離魂召喚

六四呵，你在十七年看過幾個太陽
你走到荒山野嶺住在白毛仙姑的廟裡等天亮
你親生的兒子你被強姦的兒子死在了荒原
你爬過高山爬過黃河你把香爐砸到我們的腦袋上

六四呵，你匍匐在山溝磨破了你的指尖
你長長的頭髮被樹枝糾扯你的眼神越來越像惡狼
你在盼望著深山出太陽你在夾皮溝女扮男裝
你披上了老虎的皮毛，你扁平的胸脯從來不曾挺立
你在秦城監獄上吊自殺，六四你到底死了幾百次

我的六四早已是野獸在叢林裡遊逛
她沒有鮮紅的頭繩也沒有遮羞的衣衫
她用磨銳的爪子梳理她的毛髮
她夢 的微笑好像嬌羞的新娘

1989年的秋天好像給了我一點希望
我知道最美好的人生就是玩世不恭嘲弄我們醜陋的輔導員
他說話的表情跟胡錦濤一模一樣
我單戀的女友寫了申請書，把鮮花送到天安門廣場
然後拍一張照片斜倚著屠夫的肩膀
這畫面我在電視看到，又看到他們在中秋的圓明園燈會翩翩起舞

圓明園呵，你是我們酒鬼的家園
我曾喝醉了躺在你恥辱的碑上
那夜我再次喝醉看到我心愛的姑娘跳著集體舞顫抖她的乳房
這一刻我忽然喪失了勇氣
我最希望偉大的英法聯軍把燃燒彈扔在圓明園

六四瘋了，這個瘋婆子還被人爭搶
一群瘋子站在路上，向世人宣告自己是六四的兒子
一群野獸站在廣場自稱自己是六四他娘
供養白骨精的廟 塑起了六四的偶像
而六四總在半夜三更來到這裡，和白骨精共舞
那時候的六四，唱起來的歌聲相當淒慘

哥們，你敢夢到六四嗎？你還愛六四嗎
我和哥們在酒醉之餘，哈哈一笑
把我們共同的老情人盡情調侃
偶爾一滴眼淚
或許心裡那份就愛戀仍在發酵黴爛

2006年11月2日傍晚

中貞 作品

chapter 3-35

《十八魂》節選

第一章 野魂

——獻給“六四”全體罹難者

此夜無明月，高空紅似血！
山關萬裡齊天悲，四海孤魂共嗚咽。

夜宿並州煙霧裡，偶聽遠處聲淒切。
依稀晉水淚東流，蒼生憂亂與誰說？

時而聲斷並河浦，又似鬼魂沿江聚。
時鐘陣陣眠不得，撩開窗紗觀魂舞。

遙想京城宰相府，生靈十億為糞土。
秦皇坑儒十八賢，當朝冤魂千萬數！

三十年來平常心，老莊教我樹清明。
棋局不爭半目地，只為平常不為名。

如今野鬼泣無聲，江海冤心未能平。
一腔熱血留華夏，化作清泉晉水鳴。

自從秦王大一統，天下蒼生變僕從。
獨尊唯我鑄皇權，江山不再春秋夢。

多少文人論王功，皆翻那頁貞觀頌。
指望開明主興邦，卻換神壇不換供。

晉河浪，向東揚。
願野鬼，黃泉安。

史情自有良心錄，血灑江河未能忘。

1989年6月26日 作於太原市勝利橋西

《國殤祭四章》之一

力刀

國殤血日正十年，冤魂飄渺宮門懸。
待得日出雪化時，萬民一同燒紙錢。

1999年6月4日

國殤祭日——往事如夢

之二

往事如夢十四秋，幫閒鼓噪未曾休。
軍車浩蕩遮舊日，火器噴焰著新仇。

平民骨枯京都域，書生血濺國門樓。
莫道烏雲可摧城，泉台共討閻羅酋！

2003年4月9日

祭六·四

之三

暑日黑天血腥風，兵車鱗鱗似長龍。
金水橋頭華燈暗，紫禁城深宮牆紅。

一人獨臂面鐵甲，千百學子成鬼雄。
他日砸碎閻羅府，舉世唱和大江東。

2004年6月4日

六四十五周年祭日

之四

白乾老酒碗代杯，國殤祭日冤魂催。
淚灑夢斷十五年，故國何日映春暉？！

2004年6月6日

靳暉 作品

chapter 3-36

京華

京華歌舞失風煙，碧血空流十一年。
驚影倉皇奔走犬，悲情婉轉訴啼鶉。
遊人宮裡迷金殿，稚子門前放紙鳶。
慷慨無痕曾記否，祥和處處好歸眠。

詠史

信把江山顏換新，長城未倒笑癡人。
河殤碧落驚初夏，血沃黃沙祭暮春。
明月偏升胡塞柳，鮮花難長漢家塵。
少卿不灑自由淚，無悔今生為叛臣！

文冰 作品

chapter 3-37

1989登居庸關感懷

居庸關頭幾傷情，文章寫盡隨西風。
漢家非是厭胡曲，儒道本來畏槍纓。
旌旗一搖三千血，鐵騎忽來幾人生？
連日烽火焚屍骨，徹夜嚎哭泣鬼聲。
青磚初壘自秦始，女牆高築到滿清。
居庸有魂當知恥，終是未能護圓明。
萬事無奈東流水，四方空望古亡靈。
燕山側看京城矮，荒原長放野風箏。
騷人附雅攀勝跡，賈客苟且奔前程。
小樹淺草籬笆葉，當是天生氣平平。
聖心超乎雲塵上，禪悟天地日月星。
九樂佛音度凡欲，一注香煙祭空朦。
葡得前後八百載，唯獨疏漏我姓名。

chapter 4

海外人士作品

媽媽，我餓了

媽媽，我餓了
但是我吃不下
這麼苦的滋味整天哽在我喉頭
我怎麼吞得下

媽媽，我累了
但是我睡不著
這麼重的感覺整夜壓在我胸口
我怎麼睡得著

媽媽，我死了
但是我不瞑目
這麼慘的國家永遠烙在我魂魄
我怎麼放得下

媽媽，我走了
明年的清明節
記得來為我招魂
在民主的歲月
在這天安門下

作者簡介：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於南京。詩人、散文家、文學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鄉愁》是他膾炙人口的經典詩作，他眾多作品如《鄉愁四韻》與《民歌》等也廣為流傳，其中他的長詩《打擊樂》寫盡了一個漂泊他鄉的遊子對自己同種同語的人類支離破碎的現實的深切苦悶。

“六四”鎮壓之後，整個地球人類無限悲憤。海外華人更作出前所未有的關注與聲援。詩人余光中召集港臺詩人編寫詩集《我的心在天安門》，並前往加拿大、香港等地演講、朗誦，對天安門廣場絕食、死難學生救援、悼念。入選此詩即是詩人當時為此所作作品。

今年的粽子

今年的粽子，我們都不要吃
今年的粽子，我們都送到北京去

今年的粽子，我們從六四開始包起
一粒粒的米，是一滴滴鮮血
一滴滴鮮血，是一個個生命
我們數著數著
我們含著熱淚默默的數著

數著，我們包進去的，是熱騰騰的鮮血
數著，我們包進去的，是活潑潑的生命
數著，我們包進去的，是全中國人的愛

今年的粽子，不是城的
今年的粽子，也不是鹹的
今年的粽子，包的是熱血
今年的粽子，裹的是熱淚

今年的粽子，我們都不吃
今年的粽子，我們都送到天安門去

Leslie Levy 作品（美國）、鐘嬰 翻譯

chapter 4-3

仍然沸騰

學生仍然在沸騰
百萬個碎瓶不能緩解
被密封起來的
高壓下的沉痛心情

這蠢惑的局面怎麼才能使之通風？
這發酵到只缺稍點上火星
隨時等著爆炸的民情
要怎麼打入新空氣？

換不過氣來的迷醉
腦部的沼氣
驅動著超過負荷的
都市封建主義的斡旋輪

當真知灼見不能伸張
一個自認為無神的天命
已經落入自己掌心的政黨
會把群眾要忍受的考驗
調緊到甚麼地步？

記憶中的無數事件仍然蠕動
在集體的頭顱中不安地流淌
學生們仍然哀悼
數不清的死亡者

學生們無法給良心的囚犯
帶來復活或者復位
甚至復原其雪白的人格
他們為英烈的理想吊念
他們無助地等待

即使有些點不著的濕鞭炮
但仍然沸騰的人不少
喉管被塞住，透不過氣的脖子
在權力的皮靴底下

百萬個碎瓶只能惹火
一個拒絕接受監督
而死抓權力的政黨

1991年6月4日

活在人間的毅力

我們走入了時間的蛹道而倖存下來
蒼天的氣數讓我們呈現新的化身
作為活著的祭品我們仍然有氣力
有著脫離「耗散」定論而向上的呼吸

我們被捲入難纏的命運之節
檢驗著臍帶的健全
要理清走入歧途的敗緒
要導正身體中僅剩的氣血

我們這一群哀慟而未死而精魂
擔負了那些饑餓遊魂的衣鉢
急需的饋餉該由我們施與
對幽途的慰藉要由我們成就

給我們行動的空間
界定墮落的邊緣
責求必要的妥協

一切為遙遠目的而積攢的美德
即使撒了一地，將由我們贖回

要忍耐無辜群眾的恥辱
為洗清提出必經之路

肯定我們的個人人格
雖然患著幽默與悖論的綜合症
而我們面對生理現象的心靈
無法擺脫生物鐘的折磨

有文化所傳承的種種人類經驗
來養育我們，還有基因、激素、運氣、恩惠
因為天才的出現，使現在時態更充實
因為命運的存在，使時空能夠體現出來

作為見證者的我們有共同的責任
能袒誠自身愧疚者才堪稱有毅力
誰敢誇談我們已經獲得了自由
壞事的發生，或許也因我們而造成

1998年5月3日

黑社會

在一條集裝箱的貨輪上
十八條人命
合著微薄的資金出海
到一個遍地不是黃金的國家
在拯救的希望落空的墳墓
十五個人嚴重中暑
沙丁魚般地罐裝在那裡
三個人死亡

在一個密封包裝的託盤上
他們竟感尋找安身之地
鎖在鋼鐵的牢房
兩個星期以上
隱密的貨物發出不祥的氣味
一張沒有邀請函的貨單
十五個人嚴重中暑
三個人死亡

帶著能耐和希望
繞過沒有接通的資訊管道
準繩尚未弄清，先把自己綁緊

顧不上後顧之憂

十八條人蛇

要面對沒有臉面的窘迫

十五個人嚴重中暑

三個人死亡

鋪著一個不是床的床

拿著最後的一跟稻草抽籤

僅憑一張沒有保證的賣身契

紅圖章、由紅變紫的瘀血

脆弱的人性蓋上欲望的圖章

從人心向上的低層

十五個人嚴重中暑

三個人死亡

冗員正想換來自身的身價

尋求吃夠麵包的謀生之道

為糊口只好互相依賴

遵循習俗、義務與債

生產要靠低廉的人手

機會不均等的到岸價

人的資源也可當通貨使

自由貿易的隱密代價

剛下船的海客

人類苦難的下艙水

嚮往自由的烏合之眾

死也要打工

黑社會的人頭生意

在黑暗最茂盛的地方進行

從最匱乏的，要榨取最多

那些被追緝的，沒有人要的生命

2000年1月31日

作者簡介：

Leslie Levy，52歲，美國傳媒自由撰稿人，注重靈修，有32年練功內修經驗。1974迷戀太極拳，1984就讀在洛杉磯中醫學院。1989到中國大陸進修中醫課程，親歷六四天安門事件，曾出嫁上海民運人士，對中國的國情有親身體會。1996年離婚後，更關心中國民主人權事業。現住在美國洛杉磯，供職於洛杉磯藝術學院。

曉鳴 作品

chapter4-4

趙紫陽之死

你站在這些日子，擋住我的全部視線
冬天的樹枝象骨頭一樣裸露突兀，支撐了冰雪的空間
人永遠不在了，遺產象礦藏一樣被埋沒
你的沉默是民族的恥辱，整個民族的沉默是我的恥辱

在不可抑制的洪水前，你選擇了孤島，接受淹沒
固守良知的底線，使孤獨更加莊嚴
道德有各種偽證，只有犧牲不容懷疑
你以一己之輕，使歷史失去平衡

耕者有其田，智者暢其言，一切深刻源於樸素
被你的悲憫惠澤過的，仍然被你的悲憫振奮
衣食是大眾的第一要素，自由貫通其中
那些被漸漸忘卻的精神，使高尚的人流下眼淚

是常人常性的奇跡，是混沌中的浩然之氣
你沉重走過的地方，留下的是冰川的擦痕
失敗只是失去繁枝贅葉，樹根仍然光芒一樣輻射
在歷史黑暗漫長的甬道中，你以你的熄滅點亮了一盞燈
2005年1月24日

詹雅淳 作品

chapter4-5

眼淚

回顧歷史，曾經有一天
叫天安門六四
老師說很多青年死了
很多人的心碎了
廣場上的血
很久很久，沒乾

那年是一九八九
我才三歲，不懂人間
那可怕的一刻
對我，還是一張空白

從那之後，好多好多年過去了
我也漸漸長大
現今社會的變遷快到連我們也來不及反應
有好多事情，別人——教給我

讓我選擇留存或忘記

而當你告訴我有關那血淋淋的一天

那些倖存的青年

（他們現在已不再青年）

他們，都到那兒去了？

有人說，他們有些仍為民主而努力

漂流異鄉，或許此生再也回不去

有人說，他們有些早已變了心

選擇投降，放棄了曾經的夢想

更有人說，他們有些成了……

太多太多的說法

我年輕的心，無從掌握

無法負載

只能憑弔而已

——對我而言

那驚心動魄的時刻

書本上、影片裡、口述記憶的片段中

都是血

它們在坦克和槍刺下湧流

而它們的主人只一個願望

希望自己的國家更好

對美好的願望遭受坦克槍刺

我只能憑弔

他們正年輕

古老的中國不給他們想要的空間

還有自由

卻剝奪了他們的生命

他們靈魂承受了莫大的委屈

所以我哭泣

在許多的他們都已長眠地底的今天

我依然為他們哭泣

當坦克壓過的，槍口瞄準的

是和現在的我同樣的

同樣年輕過的身體、靈魂、甚至信念

我怎麼能不哭泣？！

作者簡介：

詹雅淳，1986年1月2日出生，今年二十歲，臺灣台中人，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二年級學生。

圖雅 作品

chapter 4-6

紀念六四

靜靜地，花的飄落是這樣
死亡被表達著是這樣
世界如一出繽紛的悲劇
這世界，我讀史——
有如在黑夜中走過巨大的刑場

1991年

戰士

我悲痛
但我不能失聲

我失眠
但我不能無夢

我無解
但我仍然求索

我無路
但我仍然前行

活著·是自由的嚮往
死去·是永遠的呼聲

伍木 作品 (新加坡)

chapter 4-7

天安門

——給六四難人

當非議詛咒學潮的廣場
當廣場變成民運的祭壇
當對峙潛藏著仇恨
當仇恨迸發出血腥的蒼白
驍勇的天安門之子
站在歷史的沸點
用熱血書寫逆耳之銘
用心跳憑弔諫諍之魂
在書齋與牢獄的兩極
帶枷而詩，尋找生命的烏托邦

當流放成為唯一的選擇
當家鄉成為遙不可及的虛詞
當槍炮的餘熱不再把你灼傷
當理想尚未淪為幻想
在寒冷中獨行的錚錚書生呵
置身於如芒在背的漩渦在外
用溫熱脈搏反思廣場史實
用炯炯筆尖刺探六四真相
在感性與理性的安與不安之間
殷殷而盼一面昭天的明鏡

附記：1989年6月，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時任新加坡《聯合早報·文藝城》主編的劉培芳編排了整版關於中國學生運動的“天安門詩抄”，把新加坡華文詩人們對不幸罹難的示威群眾的哀悼詩花彙編成一股悲慟的強流。當時版面上所設計的鮮血已凝固在“天安門詩抄”見報的那一天，永遠地見證著政治的汙點。14年後，在回想起編排“天安門詩抄”的日子時，劉培芳仍然記憶猶新，我從她炯炯有神的目光中，看到了媒體的良知。

土地

善良的土地不會瞭解
民主或不民主，不會
在意支配或被支配
唱一首哀歌給土地聽吧

縱有阡陌江河
把土地細細肢解
它依然延續千年心跳
依然淡泊榮辱，依然
無言接受鏽與不鏽
朽與不朽

向歲月繳械吧！
含蓄的土地知道
有一片平坦，育一季豐收
有一片矗立，遭一次砍伐

附記：幾年前我到過的北京並不是這個樣子的。那時候，漫步在初夏的天安門廣場，瑞祥寧靜的夕照，寬容地撫慰著莊嚴肅穆的故宮博物院、人民大會堂和英雄紀念碑。走在世界最大的廣場上，感覺走進歷史的末流。絡繹不絕的遊客、一張張大傘蔭下等待替旅人拍照的臉孔，正不斷地擴大。誰曾想到，當年腳下的天安門廣場，竟是內蘊

熔岩的活火山，儘管地質學家再三勘測，也不曾預料這座火山的威力遠在想像之上。未愈的傷口一觸即發，不可收拾，炙熱的岩漿一瀉萬里，沸騰奔湧，直燒中華兒女的心窩，烘醒沉睡中的炎黃子孫。飄飄紅旗和激動的口號，閃閃金星和凝望的眼神。醞釀一場滾滾浪潮需要多少時光？醫治一種沉沉病魔需要幾度手術？河山再呼嘯，波瀾更壯闊。天安門精神不僅僅搖撼全北京、全中國，它是一顆感召全世界的巨靈之光！

MIST 作品

chapter 4-8

媽媽，我已不能回家

媽媽，我走了
沒有來得及和您告別
便離開了溫暖的家

在那個初夏
我去辦一件事
為了我們的理想與信念
去辦一件事
卻忽略了我們太天真

在那個初夏
我站在人頭攢動的廣場
以為自己很快就會回來
怎料到
我們踏上了一條不歸的路

在那個初夏

我與您不辭而別
從此您再也沒見到孩兒
誰會想到
您怎樣傷心欲絕

許多年過去了
我應該已經長大
您已風燭殘年
卻還在那樣奔波呼喊
盼我回家

媽媽，我是多麼想回家
多麼想緊緊地抱住您
瘦小枯乾的身軀
多麼想輕輕地撫摸您
風中飄動的白髮
多麼想好好地陪伴您
能天天為您泡一杯熱茶

媽媽，我已不能回家
媽媽，我已被他們的子彈和坦克
推入地下
媽媽，我已不能回家

易明 作品

chapter 4-9

母親

——致丁子霖

我多想
和你一起痛哭
用眼淚
把那年輕的生命留住

我多想
和你一起傾訴
用熱血
燃起長明的紅燭

我多想
和你一起
奪下魔鬼手中的刀
去祭奠
那陽光下的墳墓

我多想
和你一起
捧起心中的珍珠
用牽掛
伴你那餘生的孤獨

雪陽 作品

chapter 4-10

母與子

——獻給丁子霖和所有天安門受難母親

夢，雪白地覆蓋著東方日出的遠景
我們融化了
家和世界沒有透明的牆
你驚醒在母親的位置
默默地盯著天空

那公開的謊言凝固著公開的暴行
白雪融化，陳述著潔白的夢境
如果我們離去
能為你們找回自己和生命
願我們活著親吻死亡的黎明

有一個世紀我們曾以人的形象誕生
然後，被殺害，被垃圾車
拖著鮮嫩的屍軀離開
白雪潔白地陳述
那不能公開的真情
我們未完成的一生
時光無法珍存

一代飛雪的靈魂
是未來自由的風
母親手中掠起

1993年夏天，英格蘭

誰對不起我們

誰對不起我們

誰剝奪我們的一切

反過來嘲笑我們的貧困

誰大聲地讚美大地上的花朵

卻拿暴風雨在黎明之前襲擊青春

誰對不起我們

因為祖父的生命和父輩的苦悶

被囚禁的思想者和被放逐的詩人

明裡暗裡傷害著我們

卻千方百計逼我們感恩

誰對不起我們

盜用我們的名義

殺害了我們最好的兄弟

用本來適合於他自己的罪名

想玷污我們兄弟的純真

誰對不起我們

他重複自己不信的謊言

卻偏要我們相信

誰迷失了真實的靈魂

要我們的靈魂也腐爛在肉體中

誰對不起我們

他以春天的名義偷竊陽光

把黃昏的微光說成黎明

誰熄滅了我們故鄉的燈火

又在我們回家的路上設置陷阱

1997年6月3日子夜，英格蘭

最後的詩

題記：在一個偉大民族覺醒起來為實現思想或制度的改革的鬥爭中，詩人是最可靠的先驅、夥伴和追隨者。

— 雪萊

當我回首，選擇了你們的槍口
當我環顧，矚望寧靜的晨曦已無親人可告別
當我尋索來路，歷史被豪奪真理被搶劫
我，將傲然挺立抬起最後的目光
以死亡的微笑，將你們的靈魂處決

殺吧！我將默默背起自己的遺骸
爬過鮮血洗滌的屠城之夜
爬過沒有被寫完的青春史詩
爬過五千年歷盡劫難的國土
抱緊理想，爬進最後一泓月色之水

蒼天已在苦難中猝然崩塌
謊言高壓著沉默，而六月

青春史詩的第一朵薔薇
不可凌辱，正緩緩掙出稚嫩的春色
在應聲倒下的地方
在曾經長滿勿忘我的無名荒崗
在母親悲慟的泣影裡，在情人淚濡的羅裙邊
殷紅地綻放

1995年6月4日，美國俄勒岡

唐夫 作品

chapter 4-11

曾經的皇城岩漿

這天 史頁嘩嘩響切悲壯
這天 坦克碾過赤手的胸膛

這天 魔鬼 突然肆無忌憚
這天 女神 撕開潔白的乳房

一張共和國的照牌
終於遮擋不住腐朽廣告裝潢
一個陰森的雷鳴夜晚
深宮癡笑 神州痙攣搖晃

一簇簇烈火熊熊之筆
燃出了藏垢納汙的集團軍軍裝
一曲曲人間地獄的哀歌
為豺狼虎豹慶典的嗜血宴唱

五十年重重疊疊的憤怒冤魂
已擠滿在九百六十萬公里飄盪
幾隻狗急跳牆的僧子手
把滾滾硝煙爆破在芸芸眾生廣場

老人的血肉 被炸裂在門外
孩子的屍體 堆積在醫院病床
軟軟昏倒的少婦啊，將守寡深閨
淒淒悲絕的父母喲 擊頭撞牆

看 手無寸鐵的王維林
對百噸的衝鋒坦克撲身阻擋
瞪 勇於抗命的將軍
用生命去嘲笑十二塊金牌的帝王
淚水 浸不透急躁的眾志
顫抖 是山雨欲來 摧毀紫陽

這個打磨不圓的黃土地殼哦
唱不盡 巨浪奔騰的河殤
多少前僕後繼的萬古捐軀英烈
溶匯 是波濤洶湧的岩漿……！

chapter 5

六四歌曲

注（1）：王維林，一位學生，他在六四當天以血肉之軀阻繞坦克，僵持在廣場，據說最後慘死在坦克下。但最近傳聞他活著。

（2）徐勤先，為三十八軍中將軍長，抗命不參與六四大屠殺，被軍法處置槍斃。另有二十八軍何軍長，他也拒絕屠殺學生平民，是否同樣下場不詳。

（3）趙紫陽，身為國家總理，在六四前去廣場手持話筒奉勸學生離開，他邊說邊哭，但止不住釀成的血案。從此，他囚禁到逝世。

佚名

chapter 5-1

等待

——獻給絕食同學

推薦者記：謹摘麻子《關於六四之夜的回憶》一節，向你們推薦一首當年的歌曲：有一個人，我願意再提到他。他的名字叫閻文，是一名死在長安街上的北大學生。我其實並不認識他，他是我們宿舍另外一個同學的朋友，我只是在他來找那個同學的時候見過他幾面，從來沒說過話。但是他的死卻讓所有知道他的人感到震驚，不僅因為他就是我們身邊的人，更因為沒有人會想到像他那樣的人會死在那樣一種情形下。他留給我的印象是個子高高的，很穩重老練，精明能幹的樣子。他是八八年校園經商熱潮中的弄潮兒，那時候“大款兒”這個詞剛剛興起，他大概就是校園中的“大款兒”，曾經聽人說見過他有整抽屜的外鈔。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六四之夜不聽朋友的勸阻，扛著那時還不多見的攝像機上了長安街。也許就是因為扛著攝像機目標太大，他在軍事博物館附近中了彈。他死後，他在國外留學的哥哥寫過一篇祭文，十分感人，當時曾在我們同學中流傳，可惜我沒有保留下來一份。我們曾經一起唱過一首歌悼念閻文。這首歌的標題是“等待——獻給絕食同學”，作者不明，歌詞如下：

你在靜靜地等待
等待生命的離開
你才剛剛開放

卻要匆匆地謝敗
可你是否聽到遠方有聲聲腳步傳來
那不是失望那不是失敗
那是你我心中盼望的未來
那是明淨天空中自由的雲彩
你用生命換取的一切就在身旁
我怎能把你忘懷
在那藍天白雲中有無數微笑的你
我也永遠把你等待

鄧麗君 演唱（臺灣），田芳生 詞（日本）

chapter 5-2

家在山的那一邊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那兒有茂密的森林，
那兒有無邊的草原，
春天播種稻麥的種子，
秋天收割等待著新年。
張大叔從不發愁，
李大嬸永遠樂觀。

自從窯洞 鑽出了狸鼠，
一切都改變了。
他嚼食了深埋的枯骨，
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張大叔失去了歡樂，
李大嬸收藏了笑顏，
鳥兒飛出溫暖的窩巢，
春天變成寒冷的冬天。

親友們失去了自由，
拋棄了美麗的家園。

朋友！不要貪一時歡樂，
朋友！不要貪一時苟安。
要儘快的回去，
把民主的火把點燃，
不要忘了我們生長的地方，
是在山的那一邊，山的那一邊。

鄧麗君簡介：

鄧麗君（1953年1月29日－1995年5月8日），現代華語歌壇歌唱藝人。她一生好歌眾多，其中《月亮代表我的心》、《小城故事》、《海韻》、《何日君再來》等是她的經典作品。

“六四”之前，中國學生愛國運動的熱血、英勇與理性為媒體廣泛傳播已深深打動整個地球人類的心。人們紛紛以各種方式表達聲援與支援。作為一位在世界歌壇深具影響的藝人，鄧麗君不顧母親的反對，於1989年5月27日親自參加在香港跑馬地舉行聲援天安門反貪汙、反腐敗的學生民主運動大型演唱會。港、台藝人亦熱血沸騰，共襄盛舉，跑馬地湧滿近五十萬民眾，當次為學生募得款項高達近千萬港幣。開唱之前鄧麗君難掩激動，對群眾表示：「謝謝大家聚在一起努力爭取民主，我練習了一首歌，這首歌我從來沒唱過，聽了就知道我心裡想說些什麼」。當時，鄧麗君演唱的就是《家在山的那一邊》。

梅豔芳 演唱，潘偉源 作詞，倫永亮 作曲

chapter 5-3

四海一心

我與你遙隔幾千里
血裡卻共有這刻記
永遠共分享痛悲
要奮勇投向這真理
要決意達到這希冀
寧勇敢犧牲自己
協力圍護你
雖分千千里
而四海一心
天生譜寫上新的日記
那個怕冒著風吹雪飛
誓要獻上一切去達成
明日真善美

梅豔芳簡介：

梅豔芳(1965—2003)被譽為“百變歌後”，生前是香港演藝界地位崇高的紅星之一，從藝20餘年，獲得過眾多重要獎項，其中《祝福》、《壞女孩》是其重要歌曲代表作。1989年香港演藝界為支持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港臺及海外巡迴義演，梅豔芳是其中靈魂人物之一。此歌曲即是梅豔芳邀請作曲家倫永亮、詞作家潘偉源特為當時“民主歌聲獻中華”港臺及海外巡迴義演創作並首度在巡迴義演中演唱的作品。

李壽全、李宗盛、陳復明、童安格等 詞曲

chapter 5-4

歷史的傷口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掩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掩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
啊……啊……

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掩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而真理在心中，創痛在胸口，還要忍多久，還要沉默多久
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能記得今天的怒吼，讓世界都看到歷史的……傷口
啊……啊……
啊……啊……啊……啊……啊……
啊……

歌曲簡介：

為聲援大陸蓬勃高漲的學生民主運動，1989年5月27日，飛碟、滾石、可登、寶麗金四家唱片公司聯合緊急製作歌曲《歷史的傷口》，詞曲工作者有李壽全、李宗盛、陳復明、童安格、沈光遠、梁弘志、林秋離、陳志遠等。當天，詞曲定案後，合作同仁立即將此歌詞曲先以傳真方式送至大陸，並邀請中廣合唱團及數十位歌手連夜在新公園音樂台合唱演出，錄音、錄影，製作成影、音帶送臺灣新聞局審查，在當周內通過臺灣三台新聞及綜藝節目同時播出。此外為了將歌聲送至大陸，合作單位並透過廣播、海外組織及在國外各機場針對赴大陸旅客免費散發音樂卡帶，帶至大陸。至今此歌仍是海外每年六四周年紀念活動人們必唱的經典歌曲。

羅大佑 詞曲

chapter 5-5

彈唱詞（別後）

手指勾一勾 兩人心在此
眼神兜一兜 可愛的樣子
轉身掉頭去 誰的俏身影
別時多珍重 別後見真情
嘿呦哼嘿呦 天地的真情

人在世間生 誰無親父母
血肉身連心 養大焉知苦
同在世間生 同耕世上土
同擔日月天 同甘人世福
嘿呦哼嘿呦 天地的賜福

人在江湖上 幾多恩怨尤
本是同根生 何以自相剖
血染生靈心 誰人凶刃手
絕滅天理處 誰人在怒吼

嘿呦哼嘿呦 天地的怒吼

人在風塵中 隨風四飄流
好惡終有報 只分遲或早
海闊天空心 常比日月久
頂天立地身 只為換自由
嘿呦哼嘿呦 天地的自由

嘿呦哼嘿呦 天地的自由
嘿呦哼嘿呦 天地的自由
嘿呦哼嘿呦 換我的自由
嘿呦哼嘿呦 換我的自由

作者簡介：

羅大佑，現代華語歌壇藝人，臺灣“校園歌曲”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港臺三地歌壇具有廣泛影響。其中《童年》、《東方之珠》是他的重要作品。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地球人類無限悲痛，香港演藝界為支持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舉辦了一系列聲援活動，其後更籌資拍攝大量電影、電視以不同形式諷刺、痛斥中國當局的暴行，同情愛國學生。其中《我在黑社會的日子》、《雙城記》是當時深具影響的影片。此處所選《彈唱詞（別後）》是當年詞曲家羅大佑為電影《我在黑社會的日子》所作的主題曲，歌詞流行當時港臺，象徵意味清晰可見。

崔健 詞曲

chapter 5-6

最後一槍

一顆流彈打中我胸膛
剎那間往事湧在我心上
只有淚水 沒有悲傷

如果這是最後的一槍
我願接受這莫大的榮光
哦哦，最後一槍
哦哦，最後一槍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話還沒講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歡樂沒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樣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個最後一槍

安睡在這溫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陽花木自芬芳
哦哦，只有一句話，留在世界上

一顆流彈打中我胸膛
剎那間往事湧在我心上
哦哦，最後一槍
哦哦，最後一槍

作者簡介：

崔健，1961年生於北京，中國搖滾歌曲的先驅與代表人物。

“六四”被鎮壓后，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專制腐敗”的啟蒙運動，它的精神影響遠沒有結束。為了肅清“餘毒”，中國政府不惜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在更廣大的範圍內進行了誣衊、抹殺與清算。為此中國許多關於這一題材的優秀作品得不到出版，很多被壓迫在歷史的底層。為了尋求能見天日，其中有少 作品不得不改頭換面避開這一禁忌。為得當局的歡心，甚至違心承認作品內容符合當今政治。崔健《最後一槍》即是此類命運被扭曲的作品中的一例。《最後一槍》本是崔健在“六四”後為“六四”所寫的作品。但為回避當局禁止，當年上市唱片公司稱此曲是緣於「中越戰爭」歷史典故，與六四事件無關。

楊銀波 詞，盤古樂隊 曲、唱、製作

chapter 5-7

不滅的理想

我曾在許多的血跡裡尋覓
一聲聲顫抖的抽泣
尋覓那一陣陣恐懼的窒息
屠刀下
多少人在憎恨權力

我的肺腑與你們一起呼吸
一股股覺醒的正氣
呼吸那一潮潮抗爭的民意
暴政下
多少人正走向勝利

這是我們的熱血
不是他們的機器
這是我們的生命

不是他們的奴隸

是他們叫我低頭
是他們叫我忍受
是他們這些罪人
心狠手辣的兇手

如果有一天不能再見到我
如果我們曾經一起奮鬥過
就讓我們不滅的理想之聲
永遠響徹在歷史的天空

作者簡介：

楊銀波，國際筆會中國獨立作家筆會會員，中國國內新一代異議社會活動工作者。

菲力浦·摩根 詞曲，圖雅 譯

chapter 5-8

血流灑在那個廣場

一支歌激盪了中國
一支歌唱遍了北京
在春天，一九八九
廣場上響徹人的聲音
世界來到人群聚集的廣場
去傾聽那自由之歌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廣場上的日日夜夜
廣場上等待的眼睛
“未來應該更好
請唱出你內心的聲音
中國的孩子，手握在一起

為了祖國，自由，為了人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軍隊開進了廣場
坦克和裝甲車揚起炮筒
政府害怕了
怕人民的兒女，怕自己的公民
但這樣還說不傷人，叫誰相信
世界上哪能有這樣的公平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在那個六四
一九八九的暮春
一個信號發出了
死亡令如毒蛇蜿蜒而行
火從槍口噴出
十裡長街，倒下年輕的軀體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流盡

黑夜接續白天

槍口對著生命
多少人被卑鄙地屠殺
卑鄙的屠殺何時能停
殺人者藏不住
他們的骯髒的名字

啊，孩子，歷史將記得鮮血在長街上流盡

淚水在流
心在痛
鎮壓繼續著
被驅散的人群隱蔽了聲音
恐怖只能造成片刻的無言
鮮血卻印刷了永久的證明

啊，孩子！我們記得，你的名字是用鮮血寫成

毋忘六四

毋忘六四，人民永遠亦會記起
坦克與槍炮雖霸氣，不可碾平人念記
毋忘六四，人民永遠亦會記起
要反抗一切不合理，將哀思點燃成為浩氣
毋忘六四，人民永遠亦會記起
敢於挺身責歪理，不屈于強權毋自棄
毋忘六四，人民永遠亦會記起
絕不滿足以口念記，反省中前行行萬

1998年5月26日

作者簡介：

金佩瑋，紐約理工學院傳播藝術系藝術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宗教）哲學碩士，香港灣仔區議會民選區議員。

愛在深秋 詞，金佩瑋 詞，李鎬俊 曲

chapter 5-10

怎能忘心中苦楚
當天你我一起痛過
縱是改變不可阻
或是許多對與錯
但滅不了心中的燙火

你在六四的那夜犧牲
從此喚醒了萬千人
容我承襲你這份精神
遠途繼續前行

2001年2月4日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回憶在這刻刺著心窩
時光沒法將歲月消磨
曾想忘掉的那段經過
卻仍清楚

記著六四的那夜挺身
無懼為理想喪命的人
曾經共我兩地同牽引
感覺多麼近

桑梓 詞曲

chapter 5-11

六四之歌

六四的呼喚，
神聖的吶喊從北國傳遍南疆，
自由之神在廣場聳立，
希望之聲在心中回蕩，
我們唱歌曲，我們堅守理想，
我們覺醒在最黑暗的黎明前，
我們吶喊在祖國危亡的前夜。
六四的槍聲，
法西斯的鐵蹄從我們胸口踏過，
坦克從我們身上碾過，
子彈從我們胸口穿過，
我們追求民主，我們嚮往自由，
我們長眠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我們的鮮血灑在黎明前的廣場。

六四的黑夜，
殷紅的鮮血從金水橋流過，
黃河為我們怒吼咆哮，
群星為我們悲咽靜默，
我們埋葬專制，我們嚮往新中國，
我們含笑在自由女神花叢中，
我們的生命復活在新中國的藍天。

為了新中國的誕生，
讓我們手挽手，肩並肩，
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
高擎自由女神的臂膀，
迎接新中國第一縷黎明的曙光。

1990年12月14日 寫於澳洲布里斯本

佚名

chapter 5-12

堅持到明天

坦克衝進了天安門廣場，槍口對準了年青的胸膛，
為了實現理想，我們再次拋棄了，不盡的猶豫和徬徨。
在絕食的日子裡，我們曾理想誓言：

我們堅決不後退，堅持到明天，
迎著暴風雨前進，人民給我們力量，
我們堅絕不後退，堅持到明天！

曾經凝視著，漆黑的夜空，等待黎明那勝利的曙光，
雖然無情的軍車，輾碎我們的軀體，他卻喚醒了，億萬人的迷惘，
在槍林彈雨之中，我們重複著誓言：

如今我們不是遊魂，仍在那廣場的上空遊蕩，
請不要傷心流淚不要悲觀失望，苦難的中國已升起了希望。
讓那子孫萬代繼承我們的事業
讓那自由的火把仍能回盪這廣場

佚名

chapter 5-13

重返廣場

風雨中離開了廣場，匆匆又別我多難的故鄉，
無論我飄流在何處，昨天的一切永遠難忘。

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重返廣場，
擁抱那年青的太陽！

我隔著太平洋沿岸，思念著朋友是否安祥？
你們的相貌和音容，一直在我的心中無限迴響。

人生雖然短暫，但是冬季絕不會悠長，
當那春風吹綠了大地，鮮花將開遍我的家鄉。

編者的話

六四與五四一樣，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為除去人類社會封建王朝的專制變種——共產制度，正如俗語所說，仁人志士們“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已經且仍在付出悲壯而慘烈的代價。

為了發揚六四精神，傳承六四文化，進一步剷除仍殘剩在中國社會的專制體制，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理念，我們懷著珍惜生命、緬懷死者、反思歷史、繼往開來的心情收集編撰了《六四詩集》。

《六四詩集》徵集消息經各媒體報導後得到了海內外人們廣泛回應，共收集投稿與推薦作品一千二百八十一件，五千三百四十一首，我們深切感謝大家對我們的關心與支持。在本次詩歌徵集中，眾多身在內地的作者與薦稿友人，即使身處中國政治的恐怖之中，仍不避恐怖冒險通過各種管道向我們投稿與推薦，甚至不惜因此失去優渥的工作和平靜的生活，令我們尤為感動。

《六四詩集》共分五章。第一章為廣場及蒙難者作品，第二章為民主人士作品，第三章為民間人士作品，第四章為國際友人與海外人士作品，第五章為六四歌曲。為陳述歷史、展示六四作為一場文化運動的流向，本集的編撰儘量做到以史實史人史詩為基點，相容各個時期各種不同情感與觀點的作品。

六四運動融聚了中國人類的勇敢與期望，融聚了他們的渴求與悲憤，融聚了中國人類乃至地球人類，對這場運動的可貴情感與高貴熱血。我們希望

這部詩集的誕生能讓人們更真切的牢記歷史，展望未來，為中國這個守舊落後的民族早日走進現代先進的文明發出自己的光熱。

由於“六四”目前仍是中國社會的禁忌，收集工作仍很艱難，儘管國內眾多有識之士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貴資料，相信許多優秀的作品我們尚沒能收集，希望未來“六四”問題在中國社會得到公正對待之後，這部詩集能編輯得更為完善。

《六四詩集》尚未出版，已有翻版在大陸遭中國政府查繳。我們感謝人們對《六四詩集》的關注，同時譴責中國政府封鎖歷史真相、扼殺言論自由、摧毀人類文化的惡劣行徑，願人們對我們的支持能促進《六四詩集》廣泛深入的傳播。

《六四詩集》編輯、顧問委員會

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

